

抗戰叢刊

鄭光昭編

第六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光昭編

抗戰叢刊第六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再版

(3563.9F)

# 抗戰叢刊第六輯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者 鄭光昭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南昌、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福州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 導言

自從全面抗戰以來，無可避免的我們暫時失去了許多土地，而在這許多淪陷區域中的我同胞，也無可避免的遭受了不淺的痛苦；但是敵人在淪陷區中施用種種黑暗手段，來決心滅亡我全中華民族，真是罄竹難書。

敵人對於我同胞的奸淫屠殺，放火劫財，無所不爲，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殘暴的紀錄，我們暫且不說。而敵人目前最毒辣的手段乃是唆使那些毫無心肝的漢奸，組織所謂維持會的漢奸政府，通過漢奸政權來奴化我民族，施行敵人的以華制華的陰謀。更用無數量的鴉片嗎啡等毒物來無限制的推行毒化政策，這些殺人不見血的行爲，更是卑劣而可怕。總之在淪陷區中我同胞所受的痛苦，決不能用「水深火熱」所能描寫的。

因此我們內心中自然會發生以下幾個問題：

(1) 各失地淪陷經過是如何的？

(2) 淪陷區同胞遭受怎樣的痛苦？

(3) 淪陷區同胞目前如何生活？

(4) 淪陷區的漢奸怎樣活動？

(5) 漢奸政權有否成效？

(6) 淪陷區同胞怎樣和惡勢力奮鬥？

(7) 未淪陷區的同胞應怎樣拯救淪陷區的同胞？

(8) 我們可以收復失地，解放受難的同胞嗎？……編者爲解答這些衆所欲知的問題起見，就

本以往編輯方法，彙集了本輯的三十三篇短文，提供讀者們自己去參考，去思慮，去警惕！

本輯內容自第一篇至第五篇是記述淪陷最久的東北。這些地方的民衆，並不因淪陷時間較久而鬆弛他們抗戰的精神，他們仍然努力奮鬥。因爲敵人勢力的深入，他們拚鬥的情形，比較別的部分，尤爲困難。自第六篇至第十篇是就我們抗戰開幕最早失去的平津一帶而介紹，這裏有壯烈的市民，有英勇的游擊隊，亦有喪盡良知大漢奸羣！第十一篇至第十五篇是敘晉魯一帶的淪陷區，

這邊因游擊隊活躍，迫使漢奸政權不得鞏固；第十六篇專述我首都失去後的情形，最令人沉痛；第十七篇則介紹那侮辱首都的華中漢奸羣，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三篇則就蘇省各淪陷城鎮介紹，我們可看看這劫後的有名繁華的江南真相；自第二十四篇至第二十七篇都是介紹大上海的，這所謂「孤島」，雖有特區的護符，但終掩不了牠慘苦的面目；自第二十八篇至第三十篇乃是追述浙省已淪陷的各區，所謂「西子蒙難」一語這時要暫且名符其實了；末後三篇我們可以看到那華南淪陷區的強悍民衆有些什麼作爲？

上面這三十三篇短文，具體的給我們各淪陷區的一些輪廓。我們每個黃帝子孫，都應定下志願，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共同努力，來收復失地，搶救淪陷區的各個受難同胞！

最後，編者要求讀者任何方面的指正！

編者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目次

東北人民的英勇奮鬥.....	一
在奴隸之悲憤中回到瀋陽.....	八
今日的東北.....	一三
偽滿逗留記.....	二二
請看今日之北平.....	三三
故都陷落後之形形色色.....	四二
亂動中的北平.....	五四
平津道上.....	六三
不曾淪陷的平津.....	六九
華北的日本傀儡.....	七七

太原的魔舞·····	八五
淪陷後的太原·····	九〇
鐵蹄下的濟南·····	九四
淪陷後的青島·····	一〇二
青島海關現狀·····	一〇五
淪京五月記·····	一〇九
關於華中傀儡政府·····	一三一
痛話南通·····	一三六
無錫剪影·····	一四一
歸蘇小記·····	一四五
寶山的傀儡·····	一五五
松江淪陷經過·····	一六二



青浦的新面目·····	一六七
上海雜寫·····	一七〇
人煙冷落十室九空·····	一七六
不盡人頭滾滾來·····	一八〇
「恐怖」的上海·····	一八四
從上海到金山衛·····	一八九
淪陷中的杭州·····	一九四
今日的浙西·····	一九九
揮淚話金門·····	二〇五
廈門在戰亂中·····	二一一
南澳失陷與收復·····	二一六

# 抗戰叢刊第六輯

## 東北人民的英勇奮鬥

雷 丁

題解：

儘管東北淪陷了七年之久，儘管敵人壓制得嚴密無比，但我們可由本文看看那

邊的同胞是如何的英勇奮鬥着呢？

血·腥·統·治· 日寇佔領東北四省已經七年多了，在這七年多的中間，它對東北是否樹立下牢固的統治基礎呢？我們的答覆是「沒有。」

任憑日寇血腥的鎮壓，殘酷的毒害，無恥的麻醉，慘烈的屠殺，但始終沒有把東北人民大眾屈服。東北的義勇軍，爲着爭取自身與民族解放以及東北失地之收復，年年在那裏作着英勇的鬪爭。

東北人民的英雄奮鬥

日寇爲了維持它的血腥統治，不能不用重兵鎮壓，與御用有機動的治安機構，去發揮它的統治效能。

以日本關東軍爲骨幹的偽國兵備，大致如下：

(一) 偽國軍隊可分爲：(1) 正規軍；(2) 靖安軍；(3) 憲兵；(4) 關東軍。

偽正規軍的編制，與「九一八」以前東北軍的編制，大同小異。但旅以上設日本顧問及日本參謀長，團以下設日本教官三四名。

偽靖安軍是擔任綏靖地方的特殊組織。最近日寇爲強化對東北的統治，防止偽軍的譁變，擬把全東北的偽正規軍，完全變爲靖安軍，使它專擔任後方的警備。所謂「國防」的保衛，概由關東軍擔任。

憲兵在各城鎮協助警察，靖安軍維持治安。

關東軍駐在東北各地的軍隊，其配備如左：

(一) 步兵團五個；(二) 混成師旅五個；(三) 獨立警備旅團五個；(四) 騎兵旅團二個；

(五) 電信聯隊六個；(六) 鐵道聯隊一個；(七) 坦克車聯隊一個；(八) 空軍聯隊四個；(九) 重砲兵聯隊四個。總數不下十七萬人。

偽國的治安機構，是以警察機關為中心，作為統治廣大東北鄉村的樞紐，其組織系統由偽中央國務院民政部警務司，而為警務廳，而偽縣警務局，而偽區警務署，及村警察分所等五級而成。

偽警務司長與偽警務廳長，都是日本人。縣警務局長雖為華人，但設有日本首席指導官，指揮監督。由這警察機構可以舉出，東北人民大眾的生命，都操在日寇手裏，這正是「血腥統治」！

每個大村子，有所謂自衛團的組織，以輔佐警察機關。自衛團的組織，有常備自衛團與預備自衛團兩種；居民年齡在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的，均須受三個月的訓練，在預備自衛團服務，經過一定期間，服務成績優良者，升為常備自衛團團員。每個大村子的自衛團，團員的名額，由十名至二十名，協助警察、憲兵、綏靖地方，並監視人民的行動。他們沒有武裝，木棍是他們唯一的武器。

八·一·三抗戰之後，以上是日寇統治東北的武裝力量之全豹。「八·一·三」我國抗戰後，尤其在第二期抗戰展開以來，戰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寇軍傷亡之多，動員之衆，使日寇在中國兵力的

補充，成爲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期作戰時，日寇出動五十萬大軍，它的成績，僅佔據了江南和華北的幾個大城市，和幾段鐵路。而它活動的範圍，亦限於在幾個大城市，現在戰線無限的延長了，使它不能不增加兵力；目前它動員在八十萬以上，它如何去補充這兵力呢？從國內，從朝鮮，調來的爲數過多了，那只有從東北抽調關東軍與一部僞軍。從第二期抗戰開始，日寇就接連着向關內運兵；台兒莊戰役後，調兵更加頻繁，運來多少？局外人無從考查，但東北各地的日軍，較前減少，可以斷言。顯著的現象，就是在各城市駐紮的日軍，時常乘軍用汽車向各地出動，改變旗幟，番號，故作虛張聲勢之舉，這證明東北腹地，是相當空虛的。

同時，義勇軍活動的加緊，給日寇以絕大打擊，使它對東北的統治起了強烈的震撼。它現在把許多僞軍都開到義勇軍活動的地帶，用來鎮壓，而關東軍則在扼守重要城市與交通路線，它認爲交通路線是統治東北的大動脈。它近來仍積極修築公路，在軍事重要地帶，已組成了交通網及電話的裝設，非常普遍，無論何地，只要有警報，不出二十分鐘，就有隊伍開來鎮壓。

可是任日寇防範如何嚴密，但東北的抗日鬪爭，卻無一刻止息。日寇在東北的兵力，很不夠分配，簡直無法鎮壓「滿」抗日的英勇大衆。在日寇看來，偽軍究竟不可靠。當然，偽軍是中國人，他們還都有民族意識，絕不甘永久給日寇做奴隸。最近成百成千的譁變，整營整團的反正，去打擊日寇。他們和東北與其他東北人一樣，都想驅逐日寇滾出東北去。

民族統一戰線。我們知道！目前廣大的東北人民大衆，與偽軍，偽警察，偽官吏，以及自衛團丁等，都在反日民族統一戰線行動口號下，在醞釀總的鬪爭組織，準備一個總的行動。在今天落後階層的大衆也被推醒了，參加了反日鬪爭；而英勇的工人是站在鬪爭的最前線。在關東州、大連、撫順、本溪、鞍山、遼陽、長春、哈爾濱、瀋陽各地的礦工、紡織工人、鐵路工人、運輸工人、製鞋工人、五金工人等，經常在艱困狀況下進行或明或暗的反日罷工，幫助義勇軍，或參加游擊隊，配合祖國抗戰發揮他們的雄偉力量，去動搖日寇在東北的統治基礎。

由於日寇掠奪中國戰爭的繼續，現在「滿州國」的物價暴漲了，日常生活品平均漲百分之一一六，奢侈品漲百分之一〇五——〇八，商役工資漲百分之五十，這影響整個民生，使東北廣大

人民越走近飢餓與貧困的泥沼。

抗日聯軍是東北反日鬪爭的骨幹，是推翻日寇在東北統治的鐵手，最近的將來，它必然要發動普遍的游擊戰爭，擴大它的工作範圍。一方面增厚自己的力量；他方面去組織東北總的鬪爭力量。東北抗日聯軍爲着擴大它的工作範圍，使抗日運動普遍於東北每一角落，發展廣泛的嚴密組織，掀起大規模的羣衆反日鬪爭——罷工、罷市、罷操、罷課，以配合抗日聯軍的活動。

今年一月抗日聯軍政治工作人員幹部，爲擴大工作範圍，發展廣泛的鬪爭組織，在哈爾濱舉行了祕密工作會議。到來的各地男女代表一百零三人，會議未告結束，便被漢奸告密，所有參與會議的代表，全被逮捕，被判處極刑者達九十人，這是莫可補償的重大損失。增加這一工作上的許多困難！但是抗日聯軍本着鬪爭精神，不怕失敗，不餒氣，不動搖，仍在積極進行這一艱苦工作！這種工作的開展，大規模的反日鬪爭，便會被掀動起來，配合抗日聯軍的游擊戰，牽掣日寇的進攻，擾亂日寇的後防，截斷日寇前後聯絡的交通幹線，劫奪它的軍需用品，搗毀各地的電信機關，割斷電信，砍倒電桿，破壞礦坑，擊襲它的兵營，造成東北的大混亂，根本動搖日寇在東北的統治。

日寇統治東北的喪鐘響了，東北大眾已經給它準備好了墳墓，在這墳墓上將豎起「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時代標誌！（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新華日報）



## 在奴隸之悲憤中回到瀋陽

丙且

題解： 本文告訴我們亡了的東北是如何的改變了牠的原來一切面目的。

變·色·的·還·鄉·之·路。 朋友們常常勸我回到瀋陽去，嘗一嘗亡了的家鄉的味道。這次，因母親病重的消息傳來，終於踏上了灰頹的還鄉之路。

變色了的還鄉之路，該有多少的險阻呀？

在臨榆的漢奸們的「大東公司」里，求買了件保護證之類的東西，那上面有着紅色的警語，意思是叫人家做奴隸。

呆滯的雲層凝結在長城的嶺脊上，漠北的風，飄起黃沙。我跟跣地跨上北寧路的三等車。列車將在移動時，侍立在每個窗口的日本憲兵，豎起了他們的刺刀和長槍，開始巡行了一週。

刺刀的光，閃亮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上，深鑄下亡國的烙印。

在迷迷濛濛中我們看見了那綿延五千五百里的長城！

列車驟然加速，像一條毒蛇一樣進入了『滿洲』內地；長城之影，就漫漫地消失在暗黑的大空中了。

半夜，將抵『高橋』，車中騷動了起來。騷動的原因是：日本憲兵命令將靠窗的黑布遮掩起來，好使車內的燈光，不流射到車外四野去，以避免義勇軍看見了加以突擊。

敬·佩·的·義·勇·軍。一個我熟識的老年商人，一面在梳他白了的長鬚，一面同我輕聲攀談起來：「這裏的義勇軍，真夠敬佩呀！他們冒了風雪在黑暗裏工作，巡哨。他們都是青年，有的是關內來的學生，最近南滿路的義勇軍，曾經克服了「娘子山」；雖然那裏有大夥的敵兵。」

早晨，列車行過『高橋』，整個市鎮都迷濛在藍色霧中，一切都看不清楚，只有日本軍營上血紅的旗幟，在大空中飄着。接着，街梢上有重機關槍的放射聲，我們大家默然聽着。

中午，列車開入森林，那坐在旁邊的老年商人，又對我講：

絕不斷地採伐，已砍去了全林三分之一，在以前，不是不准

幫子車站。我不禁驚嘆起來：寂寞的小市鎮，現在竟這樣的繁華，我知的可怕。

半刻鐘以後，另外有幾十個日本憲兵從窗口裏爬進來檢查，用不熟悉的中國乘客；有些中國乘客恐怖得幾乎答不出來，於是日本憲兵舉起了槍柄，在那些人的耳擊一下，才緩緩的下車去。

到夜晚，列車才移動出站，在站上全是響着木屐的噪音，和日本女人的尖銳的歡笑。我真嗅亡國的氣味了！

經過「黑山」是在半夜，那埠頭有着燈火，隱約中豎着高高的樓房，記憶中的黃泥土牆，原始的市集，全然沒有了。而滿地是戴鋼帽的敵兵。

晨間，老年的商人蘇醒過來，他抹一抹眼手指窗外說道：

「那就是瀋陽！車站上的日本將士陣亡紀念塔，你看見嗎？」

「那塔是用了幾十萬洋鈿建造的！哼，完全是我們中國商人的捐稅呵！」

到了瀋陽，我心急去找老家和記憶中的柳牆。我問了問老年商人的住址，趕忙向大西邊門去了。

大西邊門的柳牆是沒有了！我只望見幾根磚柱，架着一個半圓形的鐵架。沒有一株柳樹，卻有着像柳樹樣高的強橫的敵兵。

穿過大西邊門，突然兩支槍對住了我。

結果，我將那從「大東公司」得來的保護證給他們檢查以後，纔抹了把汗，踉蹌行過。

齒冷心寒。我驚慌地走了半點鐘，才看見了瀋陽的城垣。呵，那頹灰的城牆呵！城樓上七顛八倒的衰草，雉堞上磚屑蝕落，荒涼淒清，我似乎已走入古廟里去了。

我又趕忙的溜開了這望人的古城，我在「日本車站」上了。

日本車站卻有著廣寬的柏油馬路，更轟立着「朝鮮銀行」的大理石建築，日本人的工廠，我

真齒冷心寒了！

這兒，將要變成新的都市，將要變成純粹日本的地方了。

從日本車站過去，我到了『後地的人家。』

『後地的人家』完全是中國人民居住的處所，一排排黃泥和燕草的小屋。中國的女人，孩子，衣衫零落，鬢髮蓬鬆——他們是飽嘗了亡國的滋味了！

我蹣跚地走進了家門，看見母親躺在坑上，我欣喜地喊了起來：

『母親……』

但是，我們久別重逢的悲喜交織的情緒，一忽兒就爲亡國的悲憤遮掩了！（二十七年四月六

日星報）

## 今日的東北

小雲

題解：這裏又是一篇令人感動的報告，可和上文併讀。

(一)生活不易。東北自從民國二十年九月陷落之後，一直到今天，變化最劇，影響一般民衆最厲害的，就是賺錢不易，吃燒高昂，所謂「米珠薪桂」一句話，恰好用來形容。有的人，一心做順民，抱定不管他家外鬧得天翻地覆，我卻依舊關上門，過好日子的目的，既不過問誰做主子，誰當皇帝，更不管什麼大同與昭和，但使他們不能不叫苦的，卻是生活日見艱苦的衰象，一天近似一天。東北本是中國米豆倉庫，菜蔬之豐，用之不盡，取之不竭，但自從「康德」登基以來，和日本不知訂了多少惠約，結果今日東北的一切農產品，全被日本人壟斷獨佔了。在秋天時候，日本人的株式會社就開始用低價強收米穀菽荳，大批裝運朝鮮和日本內地，因此米荳雜糧的產量雖豐，依然不夠日本

人有計劃有目的的收買，結果米糧短少，五穀價錢飛漲。就拿從前九角錢一斗的高粱說，如今已經漲到兩元多了，這就可以看出東北穀物價值前後所差的有多麼懸殊。高粱本是東北三千萬人每日必需吃用的主要糧物，它的價錢竟漲得如此之高，那麼其餘的豆、菽、包米、菜、雜糧的增價，就可以不言自明了。農人們不能積囤雜糧超過注定的數量，每年秋天，偽國都有專人出去按戶調查，因此農人們的耕稼工作，一年比一年產量少，加上田耕雜稅繁多，東北的農民已經吃不飽三餐了。商人因了東北市場完全爲日人所獨佔，他們只有用小本經營日本貨，而這種經營方式，是從日本人辦的大企業公司下分來的，既不能和日人的公司競爭，又不能用低價求售。因此今日的東北貧民數目，一天天地增加，日本人又像潮水似的湧進了東北，中國商工農各階層，都擠滿了日本人，中國人只有扮失業的一種腳色。

不過，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失業者是特有嚴厲的手段對付的。第一凡是失業者，必須在就近本警區註冊，送上照片。第二，凡是當本區或就近地區發生不安或騷亂時，這些失業者，都負責任。他們的理由：是一個失業者，既無職業入款，何以能生活呢？一定是暗中幹着土匪的工作。其次，如果有積

蓄，尙能維持，他們就要反問「沒有職業，還能有錢生活，錢不是搶來的麼？」否則，他們就可咬定你是「通支反滿」的嫌疑犯。因此，這也似成了不成文的規訂，凡是失業者，都須入監牢。

在一般日常生活中，人們最討厭而至於不安的是各地警署所派出的特務員，東北人簡稱之曰特務，他們是無地不到，無處不攢，凡是當地人民的大事小情，婚喪出行，嫁娶，生病，祭祀等等小事，他們都是不能缺少的主要人物。東北人民怕日本人，但是最怕的是這種特務。因此凡是特務的無理勒索，橫搶，明劫，誰都得低首下心地忍受，否則只有準備等死。

更牽掛着東北居民的，就是行路出門的手續，比喻說甲地人求去乙地，必得先商量十家長，再請取家長的許可，還得在當地區署註冊准可。請求的手續非常麻煩，交照片，打手印，問口供等，同時還得按着日期到乙地，先到乙地的警署報告，以後方可自由居留，或辦事，否則沒有註冊登記而被查出的話，就是入牢的。因此今日東北的民衆，日常生活既不易，就是做順民是也萬難。

(二)特殊教育。今日要在東北找出一間普通性質的中等學校，已是萬分不易。今日在東北，就沒有普通中學，大學更不待言。只有簡易工科，師範，農林，水產和醫學等低陋的職業學校。學校的



數量少，並且升入讀書的限制也嚴。同時就是各地城鄉的初級小學，也是在裁減合併中，比如一地的初級小學，原來本有十數間，但日本人卻用了節省財力人力的口實，硬併成四處，而以一地的東西南北四區爲校數的標準，這真是一件奇事。

論到小學校的內部教學方法，和任人等等，更有許多奇怪的現象。（一）課本是偽府文教部特印的教科書，就像特別存心似的，每年春秋兩季開學時候，課本都是不能如期印就的，因此各學校一律鬧着課本荒，有的時候，一直鬧到兩三個月才能有書念。在無課本的期間，學生只得讀舊書溫舊功課，習水筆字。同時教師絕對不許私自印製講義或私授他項教材的。（二）功課內容分多項，但最重要的是讀經，念修身。此外還有一種不在行的課本，是每個學生必須熟誦「登基詔書」「回鑾詔書」各文都有五百字長短，「登基詔書」就是溥儀在長春做傀儡時候發的宣言，又名「繼位詔書」。「回鑾詔書」就是溥儀訪日回國時發的訓民宣言。每個學生必須熟背的，學校以此作爲考核學品的標準，至於校長不止要背這二者，還得會背誦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的「執政宣言」，每次開會，照例要背誦的。（三）小學教師，不止在學教書，還得負宣傳責任，這叫做「宣撫班」，每

週要向學生，學外人民宣傳「滿洲建國的原因」和「與日本友邦不可分之關係」教師的請聘與否，也須在乎他是否能對以上的問題用力出奇地發揮。同時還有考試，考試題目有二，一是「滿洲建國精神」，二是「日滿不可分之關係」，這兩個題目是經常照例考試用的考材。如果教師常能使學生作文，也用這類似的文題。那麼他就是一位地位牢固的良教，否則只有滾蛋。（四）學校每週一日上課之前，須由校長領導全校員生，舉行向北「遙拜式」，這是東北的紀念週，同時校長還須恭讀詔書。最講究的是詔書由文教部頒發的，詔書是一張印就的紙，盛在特製的黃木盒子裏，外再裹包黃布。校長須雙手捧持低頭屏息，進三步，退三步，不須用眼看視地緩讀，同時學生也須屏息俯首致敬，否則就是侵犯了皇帝的尊嚴，要受法律處治的。（五）平時學生在學校須負責清理學校工作，學校不僱校役，一切打雜工作概歸學生自理，抹窗掃地都須分班去作，這叫作「勞作教育」。凡是當地有日本尉官或其他滿府小吏來訪，全市鄉學生都須列隊到站恭迎，常是在清晨黎明之前，有人入境，那就更苦了。接迎之後，隨之就是恭送，還須列隊去站鵠立以候，今日，東北的學生們，都是在讀經之外，幹着這類送往迎來的工作了。

(三)節日的慘痛。東北偽國的官曆上，也規定了許多的節日，就如在正月十三日，是「康德」生辰，全「國」懸旗，結彩，學校放假。三月一日是登基紀念日，四月十五日，是康德回鑾紀念日，五月二日是頒布訓民詔書紀念日，六月九日是撤廢治外法權紀念日，七月一日至七日，是「清潔週間」，凡各地學校師生，必須全體出動，到市鎮，或城鄉舉行大掃除，每人還須自備帚箕，或其他用具，分段清理街市，住宅，住宅的宅園，住院，總共一星期的工夫，末後還須檢查核准。九月十五日，是友邦陸軍承認「滿洲國」紀念日，九月十八日是事變紀念日，偽教部，通令全「國」學校，兼行體育比賽會，這也成了定例，叫做「體育週間」，凡學生必須唱指定的運動歌，作指定的體操式，叫作「建國操」，這也是比賽的，同時有日本特務監視。在舊例八月七日，是祭孔子，八月八日祭關岳。前者是在黎明之前，須在孔廟舉行，一切均按古禮古制，作樂唱舞，一如其例。後者則是日本兵舉行紀念會，就如劈刺，裝瘋等等，但偽國學生必須列隊出席參觀，這分明是示武揚威了。以上所舉的節日，都是每個「滿洲」國民必須實地參加的，參加的人是慚愧，是苦痛，只有個人知了。

(四)四等民。今日的東北人，是被分作四個等次，這也許是日本人特別居心之故，凡是一個

偽國國民，要有什麼行動或請求，都須簽署呈請書的，在那張文件上，聲請者必須註明自己所屬等次，這也是一種身份證明。四等計分甲，知識分子；乙，中等民；丙，工人；丁，農商民。其中最不好的是作「甲等民」，這多是被目爲思想犯的，反「滿」抗日多是這等民，所以今日在東北，如果被日人認爲是「甲等民」，無異就是定了罪刑。第二種的「乙等民」，包含滿洲官吏或其他有錢階級，這也是被目爲不穩妥的一種人，至於丙丁兩種，才是日本人認爲的頭等良民。

(五)「滿洲國」的婦女。在東北的日本人，口口聲聲不離開「王道樂土」的，因此不止在偽國的組織系統上加上兩個政黨，分什麼協和黨，憲政黨，強分奴才們屬於一黨，好在議會中像有介事似的滔滔發音，就連偽國的婦女們，日本人也替她們造了許多地位與幸福，就如東北各大城市中的公共機關如郵局、車站、巴士、電車等，都可以看見東北婦女在露頭面了，她們也頗能耐勞，滿臉風塵地穿着制服，說着和語，在匆忙着，不過據一般人說：「她們——都不大正經。」這一句話不打緊，但一切高尚的滿洲婦女，是不屑享受這份福利了，更有平時，凡滿洲國的婦女，必須參加以下的兩個會體，一是「日滿協和會」；再一個是國防婦女會。前者是智識者遭受監視的組織，自然日

本人是處在高高在上的地位，滿洲人只是奴才輩罷。至於第二個卻是凡滿洲婦女，不分智識有無，都須參加，會費是每年兩元四角，像稅捐似的強制繳納，女學生則是納一元二角，表示優待，她們的工作，主要的是宣傳「日滿一體」與鄉間無知婦女大眾，另外的工作，是代表婦女界，專作着上車站，跑碼頭的送迎工作，她們的表號是一條長長的黃布帶子，斜掛在胸際，靠肩的一端卻是畫着紅藍白黑的四色條子，恰是個滿洲國旗的式樣。到了節日，須遊行，持日滿國旗，巡街吶喊。東北的婦運，是日本人一手提拔起來的，聽來似乎令人啼笑皆非罷！

(六)游擊隊的世界 日本人在東北的心腹大患——游擊隊，永沒有肅清，並且他們還是依舊積極在東北沿邊一帶加緊活動。他們的組織從前本是很散漫，目標不同，步伐也不齊一，但是自經在民國二十三年統一了東北的一切義勇軍，成立了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總會，後再過一年，因為義勇軍的領導得人，竟又組成了東北抗日聯合軍，計有八個軍隊，但今日的東北義勇軍已經擴增到十二個軍了。人數共有三十多萬。他們活動的地帶分三區，一是吉林的東北部，吉會鐵路沿線，鏡泊湖附近，及中東路東部沿線，二是遼寧的東南部和遼吉的邊界上，前者是在安奉和南滿兩鐵路

之間，日人稱之爲馬賊活躍的三角地帶；後者是在盤石縣附近一帶；三是熱河的阜新和朝陽等地。這三十多萬的義勇軍都是在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建樹着偉大的事業，他們的游擊戰術和戰法，常是使日僞的兵士胆落心寒，無論是什麼主要大城，就如瀋陽、長春、濱江、暉春、富錦、佳木斯、同江、海倫等地，他們都可以隨意進出。如今東北的義勇軍全體已經都相互取得了聯繫，同時在熱河的義勇軍，也是和長城內的綏遠、察哈爾等地的游擊隊又取了聯絡，那麼這偉大的一支生力軍不難一網將日僞軍勢力打盡的。因此今日抗戰中，東北各地義勇軍不止使日僞寢食不安，並且也使他們苦痛地尋找着從游擊隊的襲擊屠滅中掙脫出來，但是整個東北的白山黑水平原上，都是義勇軍的勢力，日僞又怎能自救呢？

(七)偉大勝利的期待。中日抗戰一年的經過和英烈勝利戰蹟，如今也是祕密地在東北同胞間盛傳着。他們聽了祖國統一抗戰的消息，又聽見了中國不會屈服的音訊，他們都愉快地歡欣鼓舞，他們暗自祝禱着勝利早日到來，淪陷土地早日光復。最近東北各地是遍徵着壯丁，「戶有三丁，點一丁」的方法在去年夏天就已經開始了，有的是被徵編入滿洲軍政部直轄的「紅袖頭」

軍中，有的卻是被徵隨了關東軍趕着大車，載了糧草，被送到平津、山西和上海去。從這一點上，東北同胞看了可信的朕兆，就是「祖國和日本已經拚了一年了，」當然中國的勝利爲期不遠了。住在瀋陽、打虎山、溝幫子和錦州的東北同胞，每日每夜看着日本的兵車鱗鱗過境，又見了成千的死屍，急馳著被拖回，他們的光明希望更爲堅定偉大。他們一傳十，十傳百地稱慶，他們雖然沒有發聲號呼，但他們已經堅定地守着希望，期望着偉大時日的到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星島日報）

## 偽滿逗留記

溫途

題解：

這裏是一篇東北遊子回家鄉後所見一切的生動報告；東北同胞遭受的內心痛

苦，我們真是同情不盡的。

或·無·重·登·車·的·希·望·

去年桃花將謝時節，我從江南跑到塞北，探望久別的家鄉，由津浦換搭

北上車，過天津不久，車上茶房來來去去高喊：「到滿洲去要換滿洲票（偽滿紙鈔）誰換滿洲票？」

黎明時到山海關，照例應到行李車旁等待檢查行李，我因爲人太擠，仍坐在車上，忽然一個茶房連串的喊：「誰從天津上車行李裏帶好些書？趕快下去看我預感不幸將來臨了！拿了大衣並提了小皮箱，我想這次下車或無重登車希望走近行李台，看見有十幾個人圍了我的箱子，有日本人，偽國人，後面站着拿槍的日本憲兵，我站定了，一個輕輕地說：「原來是個女人的！」後來由一個日本人



用半通的中國話盤問我，間或由僞國人翻譯，其他人兩手都忙着；有的看我的書，有的看照片有的看畫片，有的看底片，最後由一個漢奸摸起我包舊鞋的報紙還有一本洋裝燙金的書，是姚莘農譯的近代世界史，他說：「這書和報紙你還要不要？」我知道要扣留牠們，我乾脆說不要了，於是他便拿走了，一些人都都停止檢查，由一個人吩咐路警：「把這女人箱子細好，送到行李車。」我鬆了一口氣回到車上。

時代的賜與。火車到瀋陽我便在旅館住下，爲了要看在友師朋友，旅館外觀很整潔，可是裏面鴉片煙氣燻人欲倒，旅館喊叫聲，野妓和茶房調笑聲，繼而野妓和茶房相罵聲，接着野妓自哭自訴聲：「我們賣肉體的誰的氣都該受你們掌櫃的也不管……嗚嗚……」我掩耳睡了一夜，次晨坐馬車到大東門女師去。我的老友特意請了一天假，陪我出去玩，談起舊同學，死的死，嫁的嫁，不死的在倒霉，沒有一個有好出路的，她說：「爲什麼都這樣命苦？」朋友呵！什麼是命運？這是時代的賜與呵！

走近了東陵，壯嚴琉璃瓦的古建築物，看了使我出神，因爲我想起可愛的北平來了；朋友告訴

我現在東陵有香火了，溥儀常穿朝服，戴朝帽，掛朝珠來朝拜。

用皮鞭來告訴。夕陽西下時，辭別了友人回到旅館，付了賬繼續我的行程，到長春，也就是偽新京去，一個茶房捐了箱子送我到車站，打了行李票，我照例付了兩毛小費，不料他仍是跟着我，說要替我佔個位置去，我堅說不用，他說：「我們是日本老板，只給我們飯吃，不給勞金（薪金）所以只好多替客人作點事，請客人多給點錢用。」我更不理他了，原來他受別人的榨取，想要加重榨取我。

走進候車室，看滿地坐了蹲了一些冀魯一帶的鄉民，近年來農村破產，他們都大批流轉到關外來，因為現在日人正加速修鐵路，開礦山，造邊防要隘，建洋房，恰需要多數勞動者。

鈴聲響了，開始剪票進月台，我們的勞苦同胞們，從沒有搭火車旅行，恐怕佔不到坐位，更怕沒等上火車，火車便開了，所以都爭先恐後擠到剪票處，可是日本人來告訴旅行的規矩，要排成一隊按次剪票，不是輕聲告訴，也不是大聲告訴，是用皮鞭來告訴，隊伍沒成一半，後面人又擁到前邊去，隊伍將要排好，後面又往前湧，我不由自主向前邁兩步，前面人也不由自主向前邁兩步，皮鞭聲在

我身旁響起，後面的山東老哥背了個大包袱，左手抱了孩子，右手牽着小腳蓬髮婦人，仍往前衝，頭上重重挨了幾鞭，彷彿打暈了，孩子跌倒花磚地上，小腳婦人顛狂地彎了腰……我淚水充滿了眼眶，悄悄站到隊尾去，送我的茶房又出現我的身旁，譏諷着說：「怕打哼？」我在北平「一二九」也會在大刀下衝來衝去過，我真怕打嗎？

沉悶的窒息。踏上火車，並不怎樣擠。深夜時到了我披了繁華淫衣的故鄉，問了問行李明天才可取，安步當車走回家，陌生的柏油路，陌生的洋房，幾乎使我迷了途。家庭委實甜蜜，但是住了幾天便感到沉悶得窒息，偌大的城市，沒有幾家報館，頂大的要算大同報，每日雖出兩大張，刊的消息都是同盟社訊，副刊只有半版，碰天有，碰一天就沒有副刊。想出去會舊師友，據說有的先生失業，有的朋友作了大學教授（他在大學讀過一年半）學校地址都改了，省立二師，二中，七中都合併一個學校，從前的縣女中，現在搬到偏僻的南關，原校址作了「機關」，三個縣立小學，十幾個區立小學，現在合併成兩個小學，這樣無形中有好些學生失學了，不這裏也創辦了「文化學院」，「日語學院」，「簡易師範」，（簡得一年便可畢業）但是無疑都是製造漢奸的學校，其他兩個私立小學也

改爲「市立」歷史悠久的英國教會學校萃文女中兼小學，事變後第三年仍是採用中國課本，可是現在也改「滿洲國文教部」所訂的課本了。這裏文化生活如何可憐可想而知。假如說電影是文化的一部，那麼這裏的電影業是突出的文化線，日人辦三個電影院，「滿」人辦有國泰、大安、光明、光陸、平安五個電影院，影片都是直接從上海運來，譬如現在正演：迷途的羔羊，十字街頭，母愛，還有西片賴婚等。

三項工具。日本人一貫用鴉片，妓女，賭博來統治亡國奴的靈魂，這三項工具在長春是繁盛絕倫，黃版刻黑字的「鴉片零買所」據說有二百四十餘家，大規模的有幾層樓房，漂亮的女招待，小規模的用幾間磚房掛個招牌就算了。這些煙館幾乎到處皆是。除掉用統一的「鴉片零賣所」外，還個別用橫匾刻着：「青雲閣」「醉心閣」更有令人作嘔的「噴雲吐霧」橫匾。內部有櫃檯，買膏的就在櫃檯前交易，兩毛錢一小包；再走進去，便是用木板夾成一間間小房，房內擺木榻，木榻上放着枕頭，進去就可一聲不響躺下，茶房也會一聲不響捧上烟具，如需要個女人陪，那方便極了，不過要多給點小費，偽滿警察也常挨門挨戶捉烟客，是捉沒有照會的，一般人爲避免捐照會，查照

會麻煩，每天都到鴉片零賣所去「噴雲吐霧」。

矮牆矮屋式的小洋房，門前高掛什麼料理店的，也到處皆是，其數目不下於鴉片零賣所，料理店本是飯店的意思，可是這裏的料理店，進去固然可以吃飯，可是都以賣淫爲正業，每走到街上總能看到日妓們塗着菩薩般的臉，穿着奇裝異服，嬉笑着在賣弄風騷，或者向將別去的狎客高呼：「訕訕哪啦！伊啦訕！」（再見！願再來！）重覆地高喊，比上海街頭野妓還坦然些，我常看上海野妓愁眉苦臉佇立着，我看日妓可總在笑，她們或許是不曉得痛苦的？

相似料理店的建築，門前掛什麼麻雀屋，那就是賭場，其數目也相當多，至於日人組織的不公開賭窖，及街頭巷尾的押寶攤，都毫不加阻止。

人民叫苦連天。長春向來商業發達，可是自從作了「偽首都」之後商業相反蕭條起來，譬如綢緞業一向售江浙絲綢和上海布疋，可是現在關稅和運費重了，生意都轉到售日貨的日商手中。東北土地肥沃，每年能收好些高粱、大荳、穀子、玉米等，事變前每當秋收後都由營口、山海關運到內地來，事變後就無人運輸，無人收買，近來由日人「運輸組合」廉價收買，操縱輸運到日本或什

麼地方去，米糧業真蕭條得很。自從偽「中央銀行」成立以來，中國法幣與銀幣都禁用，市上流通着日鈔和偽鈔，銀行業都覺無事做，甚有歇業的，長春交通銀行、中國銀行都仍存在，只靠經營產業或零星匯兌做生意，如交通銀行，去年只賺一萬元，大有今昔之感了！旅館業該算最發達了，因為全「滿」鐵路都以「新京」為終點，或藉來繁榮「新京」，並且又多一條「京白線」（就是從長春到白城子，是早擬建築的），可是市面雖蕭條，捐稅卻奇重：地皮捐、房捐、戶別捐、保甲費、衛生費名目十足，人民叫苦連天。

這裏的人們都太趨向浮華了，工人學徒都着起日本式不蓋屁股西服，婦女多喜穿鮮豔日貨旗袍。長春西部建起好些「機關」和「公館」洋房，這些人們都喜歡去逛街，看着很不順眼。「公務員」除着西服外，現在都着「協和服」，式樣很像中山服，所差者是鈕扣像西服褲樣藏在裏邊。「協和服」是「日滿協和會」會員制服，日「滿」會員很多，各地都有了分會，現已有若干萬，正在飛速增加，這是加緊統治，鎮壓反動的機關。

我的親友，也有幾個爲日人服務的，有一個真被麻醉了，他對我說：「日本人辦事認真，實行考

試制度，不亂薦人，比中國人濫用親戚好多了。」他忘記大前題了，但是我沒回駁他，其他人則不然，爲了吃飯不得不遷就職業，他們苦悶着，有兩個人要我代在內地謀職業，我呢？自己也沒辦法。那時抗戰未發動前，各方組織，實不令人滿意，何處容納有志報效祖國的人們呢？

到吉林去。爲了看久別的姑母，我便搭火車到吉林省城去，只有三小時餘的旅程，火車到了土門嶺，想到這是風景很好的地方，探出頭望了望，瞥見一個土坵上面豎了個木板，寫客車被劫日月。原來不久前抗日紅軍游擊隊在此劫過次車，當游擊隊槍聲響起，火車前進不能，游擊隊便登頭二等車，據說日人多被槍殺，並搜走一些錢鈔，籍此補充經費。這次車的下次車，便是一列軍用車，或游擊隊目的本在軍用車。

吉林的日人比較少，據說日商人及「公務員」因爲這裏「鬍子」（游擊隊）都不願來。譬如「公務員」從「新京」調到吉林的，可增其原薪百分之十的「冒險金」，如調到敦化，延吉一帶，可增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冒險金」，如調至嫩江或松花江下游去，可增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冒險金」。

我去看吉林省立女師同學，他們都羨慕着說：「能到內地是太好了！」談起吉林的學校，知道省立一中和五中合併，省立女高中取消，每年級員限四十人，目的在「淘汰」課程都減輕了，取消英文，取消中國史地，代以「滿洲國」史地，歷史據說從遼金開始，可是從小學便添讀日文、孝經、語、孟子接讀下去，沒有讀過古書的先生教古書，笑話百出。她們全快畢業了，談到畢業後她們都覺渺茫，職業不一定有，城市裏學校減少，很難找到位置，如到小村鎮，「鬍子」太多了，雖然聽說「鬍子」專打日本人，當與她們握別時，她們都說：「希望你趕快回內地去吧！我們祝你……」她們眼睛都溼滿了！

錦繡河山。當從吉林回長春後，接到上海來信，知道到上海生活有辦法；我彈着熱淚又離開家鄉，搭火車到大連，由大連搭日商船到上海，船開之先，是「水上警察局」的日人與「滿」人，到船上詰問一次又一次，最後一個漢奸問：「你這單身的女人到上海作什麼？是不是組織什麼會？」我覺得很厭煩，把手中吃的蛋殼往旁一拋說：「你說什麼話？」他又邊走邊說：「扣留在大連，你也沒法……」不久鑼聲響起，船慢慢移動了，我想不會「扣留在大連」了。跑到甲板上，看看海水澄



清的可愛，港灣形式非常好，冬不結冰，實是東北難得的港灣。溫和的海風梳着我的頭髮，我低低唱起：「錦繡河山，何時還……」「……流浪，流浪，何時回到我的家鄉？看看我衰老的爺娘……」

（二十七年八月三日大美報）

## 請看今日之北平

鐵嶺

題解：無心肝的漢奸，偽善的侵略者，愛國的市民，就是今日故都的寫真。本文是一位清

華教授最近對於這方面情況的報告。

日化的程度。抵北平的第一個感覺是市面較失陷後的最初二個月熱鬧，而「日化」的程度加深，平津車頭二等搭客中大半爲日人。車中查票員及侍役等皆用日語，如遇搭客不能用日語時始改用國語。車站上因未受去年大戰影響，至今無恙，只感到各方面日人勢力的加強而已。

日人對於平市商業上的投資，頗形踴躍，如東城某電台改爲舞廳，東安市場有極多日人新開商店。市內各地滿掛日旗，商店充滿日貨。王府井大街之國貨售品所之「國」字改爲「百」字，國貨外，日貨亦甚多，「國」與「百」兩字固有極大的分別也。公園及各種館子極多日人，常且行且

唱日軍歌，頗有得意忘形之態。光陸電影院已爲日人所收買，每日除演美片外，須演日片一次。「歐美同學會」已被改爲「留日同學會」，地址在宣同絨線胡同舊時韓復榘之住宅，會所相當「堂皇」。據稱日人原擬收買北京飯店，但究因有外商股份關係，未能如願。以蒜羊肉聞名之東來順，日人亦擬攫爲己有，結果因東來順老板以一萬元爲託情費，始逃此劫。六國飯店亦爲日人買去，售日本飯而以日本女子爲招待，北平英文時事日報（*Peiping Chronicle*）亦爲日人收買，將「北平」改爲「北京」，中山公園亦改稱「北京公園」，卽無一事一物不將北平改爲北京。由外地寄往北平信件，如寫北京其檢查亦可較寬——日人之視北平，蓋已認爲永久佔有區矣。

一、副假面具。北平市民一般的生活已漸恢復戰前狀態。洋車夫漸有歡迎日人坐車的傾向，蓋日人雖鄙吝，但對車錢尙不斤斤計較，亦不隨便欺負車夫。日人在電車上甚守秩序，一樣付錢，亦不搶中國人坐位，有時且極客氣。此非日本人的文明客氣，只因他們刻正侵略中南，爲攏絡華北人心故，乃裝出這一副假面具。汽車業極發達，因日人及新僞組織中之「新貴」坐汽車者甚多。

日人曾極力收買平市居民產業，但市民樂意出讓者爲數不多，多年來日人之殘酷教訓，市民

並未遺忘，故一部份人即有空房空屋，既不想賣，亦不敢租，且市民多年來所受故都文化之影響，其愛國思想斷非日人所能「掃除」者。

中日兩方在平「新貴」請客之風甚盛，東興樓之「小梅蘭芳」李世芳戲最多，且被認為時髦。

北平表面上似甚繁榮，秩序亦漸安定，但實骨子的情形並不如此——繁榮只是一時的消耗增加，並非由於地方生產力之增加。人民意識中，認為偽組織總有崩潰之日，對於偽鈔的獲得，並不認為可靠的財富。

市民的傾向。市內雖到處寫有歡迎「皇軍」的字樣，但這是被逼致此，人民內心只希望我軍能到。市民間一聞有新從南方來者，總極熱切的探問關於南方的消息：我軍的實力如何？日本是否即將崩潰？國共合作的情形怎樣？國民政府的內部如何？民氣如何？日本無時不在宣傳國共行將決裂，「黨軍」力量消失。但市民認為此種宣傳絕不可信，對地方報紙，總覺諸多可疑。他們對於中央機飛平的希望過於熱切，所以時有中央機至某地某地轟炸之謠傳，幾每隔數日必有此種現象。

一次。

人民對於無線電發生莫大的興趣且極重視，因他們對於南方的消息，平常只靠此得悉一二。對長沙晨四點鐘的廣播，常有起身聽完再睡者。

台莊勝利的消息傳到北平時，人民莫不歡騰鼓舞，沉悶的空氣爲之衝破。據聞王克敏得此消息後亦極高興熱鬧，異乎尋常。因他以爲日軍果在南方時吃敗仗，對北平漢奸們當可較爲客氣。日人對衆漢奸之態度，喜怒無常，當彼等未上台時，確甚客氣，上台之後，漢奸帽子已戴，如騎虎背，日人便覺再無客氣必要，而處處加以指揮矣。羣醜中，王克敏雖亦感做事不易，但尙較有主意可出，其餘者則談不到什麼。

紅軍派來的。平市近郊中國游擊隊勢力極有可觀，門頭溝、妙峯山等地皆爲游擊隊出沒地點。台莊大戰後，平郊日軍多被抽調赴援，游擊隊更加活躍，因此有數縣縣長不敢回任。

據傳有下面一段趣事。河北某縣長奉僞命到任時，有人以有要事求見。見面時，該往見者問：「縣長就是你嗎？」縣長答曰：「就是我。」往見者謂：「你是縣長，我也是縣長。誰派你來的？」縣長

答稱：「北京政府。」並反問往見者：「你是什麼機關派來的？」往見者告以：「我是紅軍派來的。」隨又告以紅軍在縣中實力及佈置，令其速逃，否則生命將不保，該縣長聞言倉皇離縣而去。

目前河北有不少地方日軍與紅軍駐紮同一縣份而不相擾者，蓋駐各城內日軍雖明知該縣城外各處有紅軍蹤跡，但不向日軍司令部報告，否則日司令部將令彼等出擊，勢必戰死。紅軍亦知之而置之不理，因如向縣城少數之日軍進擊，勢必引起日軍抽隊來擾，影響於宣傳組織及武裝民衆工作。不如待工作完成後始作全面殲滅戰，其效力更大。此係在各縣置有礦產之某銀行家所言，必非謠傳。

去年「七、二八」戰後，二十九軍一部未及隨大隊退走而被俘者，日軍原擬訓練之以期有所用於日軍，但不久即羣起槍殺日軍官而逃，加入游擊隊。現河北各地除城市及各交通要道駐有較多之日軍不計外，餘均在中國游擊隊手中。北平市內警察現已發給子彈，但每人只有十發，對每粒子彈之用途須有報告。各城門警察，常明知有中國便衣隊混入，亦置若罔聞——此可見北平一般武裝同志之真意向矣。

偽票的效用。關於北平的經濟情形，偽組織雖已組成其所謂「中央準備銀行」，但現象至爲混亂。各種鈔票如冀東、朝鮮、滿洲、中交等銀行所發鈔票，皆混合使用。中交鈔票，偽組織雖嘗多次限期禁用，但效力極微，且多視爲寶貴。偽準備行所印鈔票，各種色彩皆有，蔚然大觀。樣式係用前北京政府財政部舊樣新製者，一面尙印有龍，一面則印中國古帝王或聖人像，如一元票印孔子像，五元票印關羽，十元票印文天祥，百元票印黃帝。

偽票行使市面，常被人民作爲對漢奸洩憤工具之一，如作各種繪畫或題辭痛罵。初漢奸們認爲此種現象有失體面，故嘗下令禁用被塗污之鈔票，不知此令一下，正中市民下懷，蓋市民可借此理由以拒用偽票。羣奸以其未免影響偽鈔之流行數量，只得收回原令；偽準備行之中小漢奸們且有時見人民借故拒用偽票時，挺身而出，願代換新票者。該行會極力以偽票找換中交票，但效力至微，換正金銀行票則日行不准。此種偽票之使用，除天津租界及北平東交民巷外，平津青島濟南等地皆有。

人民對偽票信用之懷疑，即影響於物價之高漲。假定戰前平津物價指數爲一百，現已增至一

百三十至四十之間。至於由平匯款到外地極爲困難，因銀行除要求對僞幣折扣或提高匯率外，尙只限於轉帳關係，蓋各行雅不欲收此種帶有危險性之鈔票。物價高漲之原因與日圓之跌價亦有影響。但物價此種高漲情形，因地方消費力增大與僞票流通速度增高（人民卽有所得，因心理關係，常不欲留此種鈔票而急急用出）對一般市民生活尙無多大影響。

**教育現狀** 學校方面中小學大多已開學，初時學生甚少，後經日僞雙方多面之威嚇利誘，上學者遂漸多。教會學校受影響較少，如育英貝滿二校現共有學生千餘人，維持戰前數目。教科書大部爲「新民社」所印出。其印刷地點，雖均註明平津，實則多由東京運來。

「新民社」爲北平僞組織之「黨」機關，幾乎無事無物不冠以「新民」二字，如前之世界日報被收後改爲「新民報」，組織學會則名之爲新民學會。

教本內容皆已改變舊觀。對學生訓練，亦多具麻醉目的，如獎勵學生做詩做文，如論文比賽演講比賽，題目如「東亞之將來」，「中日滿之關係」，得首獎之文章，且嘗登載於新民報上。

平市常有所謂照像比賽者，所攝影片，大都注重表示地方之繁榮現象，日軍所到各地之漸趨



「明朝化。」此正與烟台之碼頭工人，其背後各有「中日滿親善」各字之無聊麻醉工作相似。

北平之繁榮，與日人對北平投資之熱烈，皆表示日人存久有其地之思想。日人投資及地方繁榮之結果，日本商人及漢奸們收入增加皆大歡喜。但亦有不少日本小商人上此「明朝化」鼓勵投資宣傳之當者。例如東城某某校門口日人所開之文具店，學生向此購貨者絕少。該老板異想天開，帶極多本子到校要求校長代為推銷——校長被視為推銷員，頗覺滑稽。

各大學之開辦問題，外報嘗登載（日人有收各國立大學開辦如清華辦理工，北大辦文，法商辦法）之消息。但大吹大擂，大登招生廣告之結果，如農學院報名學生只有一人，且開學期無定，招生廣告則「久維原狀」。國立師範大學被改為「國立師資學院」。該院分爲男女二校，現皆有學生百餘人。兩校校長因爭招學生之故，嘗引起嚴重衝突。男校擬男女兼收，女校則反對男校兼招女生。爭執結果，女校因「官勢」較大而勝利，男校校長徐祖正辭職以去，私立學校如中國輔仁燕京等校皆照常上課，燕京更與戰前無異。此外尚有偽組織所辦之「新民學院」專收被認爲「可造之材」的大學畢業生而「訓練」之。數月之後，即可分發任用，升官發財。

其他國立學校如北京大學一院爲日軍佔駐，門口有軍看守，二三兩院情形未詳。清華大學已被大批日軍「暫時借駐」，除保管委員外，平時不易入內，門口有沙包鐵絲網等防禦物。校警仍舊，校內建築尙無損害，惟各建築物之內部則因駐軍之故，固定椅桌及其他器具多被拆毀。學生宿舍被佔住，學生用物及書籍多被搬動。生物館化學館儀器移置圖書館封藏，工學校各館儀器則損失頗多。至各校書物是否被搬走雖未詳，但坊間已發現各校所印刷之書籍不少。（二十七年八月六日星島日報）

## 故都陷落後之形形色色

朱鏡心

題解： 本文是記者在故都陷落後七十餘日的見聞記，那時偽組織尙未成立，而民衆的痛苦卻已無言可宣了。

(一)漢奸大肆活動。故都爲北方政治中心，冀察政務委員會原設於此。七月二十八日晚宋哲元決定離平，當發表以張自忠代理委員長職務，並兼任北平市長，負責處理一切。二十九軍部隊除留阮玄武一旅，改名保安隊，留守北平，協同警察，維持地方外，餘均全部開出。同時並發表潘毓桂爲警察局長。張潘等於八月一日同時就職，當潘氏就職時，曾謂日軍決不入城。（潘與日方關係甚深，任冀察政務處長時，即因此解職。）至八月二日，日方通知張自忠，令阮部即時解除武裝，開往黃寺待命，致張赤手空拳，無法負責，旋於五日被追離職，地方遂呈無政府狀態。僅由警察局暫時維持。

漢奸之活動，遠在蘆溝橋事變之前，事變發生後，實力派主戰，漢奸派主和。及戰端開始，漢奸竟然大肆活動，前北平商會會長冷家驥，前湖南省長周肇祥等，邀同所謂地方名宿，應時而起，每日奔走於日特務機關之門，以大好河山，爲彼等升官發財之禮物。宋哲元氏離平，卽係彼等假日機將大舉轟炸北平，請顧念一百六十萬人民生命財產爲名，請其離去。嗣以目的既達，遂有新組織之醞釀，先以地方維持會爲掠奪政權之初步，冷周等以資望不孚，恐難得日方許可，乃威誘前清遺老江朝宗出任會長。江以年老之軀，不堪重任，曾一度謙辭，實則食指早已怦怦動，維持會開始辦公之期，爲八月十日，彼等則宣告於八月一日成立，當聘請大批日人爲顧問，強拉各界名士任委員顧問等職，復以北平市長一職，自張自忠被迫去位後，虛懸已久，冷潘等莫不覬覦，每日奔走活動，但日人以彼等市井流俗，難勝重任，乃授意維持會，假借民意，公推江朝宗兼任市長。各局局長亦一律更換，大小漢奸遂得一過官癮，地痞流氓，居然高官顯職，如工務局長李季思，原任某路局科員，每日赴局當差，下午出任局長，奇形怪狀，笑話百出，而每日夤緣奔走者，仍不乏其人，魍魎魍魎，行同鬼蜮，忝顏事仇，毫無羞愧之色。實則各機關大權皆操於日籍顧問之手，各機關之行政收支以及用人，雖一文之

微，如不經簽字許可，亦無效力，雖如此情形，但漢奸輩爭權奪利之心，仍高騰萬丈。例如電車公司爲平市收入較佳營業，江朝宗卽以維持會名義，委本人任董事長，各委員任理監事，經日人面斥阻止，方自行收回成命。其不知人間羞恥事，至此可謂達於極點。漢奸集團之維持會外，另一部漢奸如許蘭州等，卽於八月二十七日成立所謂「華北人民自治會」，與維持會互爭賣國作倭之優先權，最近更有一部漢奸組織大亞細亞同盟，亦爲爭權奪利之機關，醞釀設立華北僞政府，置民衆於萬劫不復之地。

漢奸諂媚日方，各有不同，煞費苦心，卽如此次北平於事變中未罹戰禍，一部漢奸卽歸功於日軍，乃以保護生命財產之美名，自稱代表，求見日特務機關長松井，面爲陳述，要求爲彼代建銅像於天安門之前。松井懼彼邦之蜚言，當卽加以拒絕，彼輩心猶不死，復改送感謝狀，不但個人感激，卽後世子孫，亦莫不感激之卑言鄙語，以博一粲。中華民族人格，至此全被彼輩掃盡矣。

最近消息傳來，日方以通縣保安隊反正，日僑軍民，均被殺害，歸罪於殷逆汝耕，將彼逮捕，解大連審訊，聞已被槍決，爲虎作倭之結果如此，可爲殷鑒。一般漢奸聞訊，亦莫不膽寒。

(二)日人之統治政策

日軍部隊於八月七日大舉入城後，首即壓制各方反抗勢力，阮玄武旅既被繳械，尚有警察保安隊等一萬餘人，步槍手槍爲數甚夥，除將軍人出身之保安隊長撤職外，並令潘毓桂將警察槍支全部繳出，運往東交民巷該國兵營保存，對民間私存之槍支，亦限期繳官，三日之內，獲得各種槍支約在萬餘，是時警察維持秩序，僅恃短棍，於是白晝搶劫之事，層出不窮，警察赤手空拳，即見之亦無力干涉。其後波及日鮮人住宅，日方始感覺自身危險，乃允酌爲發還一部槍支，按照警區數目，每區各給步槍五十支，手槍十支，每支附子彈十粒，並諭不得無故開放，雖至必要時，亦應先行請示核准後，始得射擊，故現時少數警察，雖攜有槍支，實際與無槍者，無甚差別。

國旗黨旗及黨徽黨證，三民主義等書，於日軍進城之後，即被嚴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之總理遺像，均一律銷燬，日方並嗾使警察局嚴密偵緝黨務人員，及有關係者，一律目爲共產黨及藍衣社，更獎勵市民舉發，致栽贓誣陷之事，日有所聞。當是時也，一本三民主義，即是構成死罪鐵證，日憲兵隊部內，囚犯累累，前衛生局長謝振平，曾爲防止癘疫，在天壇備有防疫疫苗，日軍認爲係製造毒菌，驟加速捕，拘禁兩月，方始釋放。其他身入囹圄，未知所犯何罪者，更比比皆是，生命財產，毫無保障。

除漢奸之外，尙無人敢保自身之安危。在北平居住之中央地方官吏，軍人住宅，日憲兵隊每日隨意檢查逮捕外，並由漢奸組所謂財產保管委員會，聲稱保管各要人之財產，待將來返平時再行發還，實則毫無保障，無形沒收。市民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日特務機關憲兵隊軍部均可隨時發號施令，任意檢查逮捕，甚至日韓浪人，假借民義，藉口檢查，反動份子，強索財物，亦無人敢櫻其鋒。日軍用車輛每日馳騁街頭，任意衝撞，不幸慘死於輪下者，日必數起，亦無伸冤之處。

我同胞處於淫威之處，飽受摧殘之苦，而日人之統治，實行高壓政策，故人人敢怒而不敢言，另有一部日人，假意收賣人心，成立所謂宣撫本部，更於各城設立辦公處，以日人精通我國情形者任處長，以三四流漢奸任副處長，並邀集當地奸商土豪，成立宣撫委員會，利用文字宣傳日軍德政，偶代市民解決一二糾紛，亦必在於日方無損之條件之下，始能發生效力，實則不過代日方利誘我國同胞，使之就範而已。

(三)實施奴化教育。北平號稱文化城，教育發達，學生運動素極活躍，久爲日人痛恨，此次日軍入城，文化機關，均被破壞。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北平大學等國立學校，均改爲駐軍場所，教職員走

避一空，校內什物破壞無遺，各校學生，隨意逮捕強殺。（法學院駐軍開出後，校役收拾房舍，發現三學生被刺刀刺死。）惟時在暑假期中，學生多數返里，即有一部於事變後，亦復逃出北平。現除燕京大學因教會關係，仍照常開課外，其他均已停頓。

平市中等學校，爲數最多，私立者，均由政府補助，事變後既以學生不敷，經費無着，大部無形停辦，間有少數以收學費爲目的之學校，勉強開學，學生亦寥寥無幾。小學及民衆學校則一律強迫開課，課本內提倡民族意識及抗日思想者，均由日方令維持會文化組與社會局教育科，負責刪改，以是特組中小學課本審查委員會，分別審查，一一刪改，原擬重新付印，嗣以趕辦不及，臨時剪貼應用，所有與黨義國家民族有關，以及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均被刪去。

課程方面亦有極大之變動，黨義根本取消，日方並令警察局轉諭，各校禁授黨義，此外公民改爲修身，軍事訓練軍事看護及童子軍改爲武術，並加添日語一門，強迫學生上課，以備養成毫無民族意識之漢奸，將來充彼等之活動傀儡。

日方對於過去學生運動，既嚴予取締，同時製造偽學生組織，以金錢收買一部無恥學生，強拉



同學及非學生組織所謂華北學生聯合會，惟號召力極爲薄弱，加入者僅十餘人，開成立大會，會由維持會通令各校校長，必須攜帶學生出席，屆時則僅有初小學生百餘人，整隊入場，致詞云云，均爲例套。講者自講，聽者毫無印象，演成一幕滑稽劇。

日方對於高等教育，擬根本取消，惟一般文人漢奸，則覬覦各校校長之美名，遂亦組織華北教育總會，用代教育最高機關，惟日方對此，並不積極維持，僅爲一空頭機關而已。

(四) 新聞事業破產。平市新聞事業，素極發達，日軍入城後，對此民衆喉舌，當不能放任。於是我同業橫被摧殘，強作爲彼方之宣傳機關，新聞事業於是完全破產，事變後停刊最早者，爲代表中央之華北日報，二十九軍退出北平之夕，該報即自行停刊，全部職員，亦均走避。次日漢奸勾引日韓浪人，入內檢查，所有什物，均被攜走。中央通訊社北平分社，於日軍入城後，仍繼續發稿，八月六日晚，日方嗾使警察局派警前往檢查，當將編輯詹辱生及信差等十餘人，均行捕去，電台亦被接收。嗣經各方爲之緩頰，允將信差釋放，詹辱生一人，則送往法院判處徒刑，自是以後，世界日報、北平晨報，先後停刊，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以情勢不佳，先行離去，北平晨報原爲冀察政委會主辦，亦同時停頓。

華北銷路最廣之實報，亦同於十三日被檢查，並逮捕社長管翼賢，管得臨時逃避，僅以身免。此外新聞界被捕者，尚有民國日報、鄭方中、新聞檢查所職員翁乃容等人，各報停版後，漢奸輩即德憑日方，着手接辦華北日報、新興報（日人所辦小型報之一），豬上接辦北平晨報，由宋介接辦，世界日報由魏誠齋接辦。均先後繼續出版，實報則由何庭流接辦，並強令舊同人李誠毅幫同負責管理。李當時迫於暴力之下，爲保全管理產業，忍辱任事。時及月餘，爲管救出財產近萬元。事爲漢奸查悉，以通訊有據，遂下令逮捕，李逃津得以身免。

現時平市各報，均已一律成爲日方宣傳機關，消息來源，僅由同盟社供給，稱國府爲寧府，國軍爲寧軍或黨軍，每日所載，均爲不利我方之反宣傳。於事實無人相信，致各報銷路，一落千丈，銷數最多者僅二三千份而已（讀者多謂化錢受氣，不如不看）。

日方消息，除同盟社外，日大使館武官室內，復設一宣傳部，每日令各報社通訊社記者發表新聞，其謠言更甚於同盟社，某次彼等發表胡適之在京遇刺，嚴令各報一致刊登，當晚同盟社滬電則謂胡氏在滬，即將赴美。其他類似矛盾之處，更無處無之。關於軍事，則言勝不言敗，各線戰事有勝利

時，卽大書特書，否則一字不提，滬戰後九月中旬，曾有十數日未道及一字，時正侵滬失利，故諱莫如深。市民對當地報紙之信仰全失，無人肯信彼等之謠言及反宣傳於是無線電收音機利市百倍，家家戶戶，均各購置一具，每日收聽中央電台廣播之新聞。日方對此亦極痛恨，當在天津設立華北電台，每日放送荒謬新聞，復播送雜音，擾亂中央電台之音波，使不能清晰收聽，最近爲掩盡世人耳目起見，對於裝設收音機，亦嚴重取締。

(五)日軍暴行一斑 北平淪陷後，日軍紛紛入城，於是我百六十萬同胞，遂入地獄。日軍非法暴行，隨地皆是，其瑩瑩大者，厥爲拉夫、抓車、搶錢、買物不付價、及強姦婦女諸端。拉夫之舉，過去軍閥時代，爲常有之現象，近十年來，久已不聞強拉民夫之聲。日軍入城後，卽開始強拉民夫，擔任運輸工作，不僅貧苦同胞，有被拉之虞，卽衣冠楚楚，西服革履者，時且不免。滿城風雨，人人自危，於是臂章之風大興，任何機關團體，均各發給白布臂章一方，註名機關名稱，以資識別。

日軍以運輸繁忙，車輛不敷應用，曾將地方各機關之汽車及載重汽車，強行索去，警察局於事變時攬得一九三七式新汽車二十餘輛，亦爲日軍索去。日軍復在大街實行抓車，汽車、載重車，以及

大車等，不論私有或營業，多被抓往前線，擔任運輸。平時日軍結隊出門，亦在大街強索人力車，有時或命警察代僱，車資不足什一，被抓者亦無處聲訴，否則一觸其怒，則槍托皮靴刺刀隨之俱來矣。

日軍購物多不付款，或所付之價，不足什一。普通商店，對日軍之光顧，極感痛苦，因是多將貨物祕密收藏，以防攫取。大小商店，十之八九宣告停業，最繁盛之前門外一帶，現亦冷落異常，每至黃昏街市行人即告斷絕。

日軍暴行最甚者，莫過於侮辱我國婦女，駐軍所在地之附近，居民紛紛遷居，以避其擾。彼等於夜晚遇有孤身行路之婦女，即施以強暴，逾牆入內之事，亦時有所聞。

日方爲解決其士兵之性慾，乃飭令警察局轉令，八埠妓寮，每戶必須派出三名，以事供應。妓女聞訊，大起恐慌，富有者紛往天津租界，其餘則由警察局送往日本軍人俱樂部（設於宣武門內絨線胡同西口）內，每日塗胭脂，強作歡笑，供彼輩禽獸之蹂躪。

各宜撫辦公處亦大招女宣撫員書記辦事員等，應徵者多爲野鷄，落魄女妓，失業女侍等類人物，辦事云云，不過爲一種招牌，實際供其調笑，及日方較高人員洩慾而已。甚至授意各報，刊登徵求

華語女教師之廣告，與宣撫辦公處招考女職員意義相同，此種侮辱我國女性之事實，聞之令人切齒。

日方更善於偽造民意，八月二十四日晨，日軍入保定，彼等在平，則早於二十三日夜公佈佔領，即於二十四日下午二時，舉行市民大會於天安門，日鮮人各持鐵筒破蓋，權當鑼鼓，亂唱亂跳，醜態百出。時值暴雨傾盆，大會遂被衝散，下午四時，復假第一舞台舉行慶祝大會，自有一般大小漢奸，登台大罵自己國家及其祖宗。市民不明真象，前往觀光者，強留於會場之內，並由警察局令全市商號各出一人，前往開會，入場後由警察封鎖大門，只許進不許出，以免羣衆走散。至一場怪劇終了後，復提燈遊行，民衆飽受惡氣，莫不痛恨，出場後當即紛紛散去，晚並令各商住戶一律在門前懸掛紅燈，並張貼慶祝保定陷落之荒謬標語，市民痛心疾首，亦無可奈何。

(六) 四郊義軍之活動。七月二十七日以後之平郊抗戰，二十九軍士兵及冀北保安隊（石友三部）倉皇南移，尚有少數落後，與反正之冀東保安隊結合，彼等親受日軍轟炸屠殺之禍，遂團結一起，廬集於四郊叢山中，形成一股雄厚之抗日力量，號稱抗日義勇軍，國立各大學生，流亡無力，

不敢在平安居者，亦多加入其中，從事游擊戰爭。日軍之入北平也，迄未敢越雷池一步，出城即須延鐵道線或汽車路而行，時值秋初，正青紗帳起之際，遍地高粱，高達七八尺，我愛國義勇軍，即利用爲天然屏障，乘機截擊，不僅日兵不敢三五人出遊，即大隊人馬，時有被殺之危。日方遂飭警察局轉令農民，強迫收割秋禾，名曰防匪，四郊農民，多於戰時被難，逃入城內，無敢回鄉收割者。義軍對抗日兵，完全利用游擊戰術，三五成羣，攻敵不備，收效甚宏。日軍死傷無算，軍用品損失尤夥，且以地理不熟，人心背叛，不敢前往剿除，祇能每日派遣飛機，四出偵察轟炸而已。平民農會，被毀極多，義軍之軍實，完全仰仗日軍，日前聞某部僅餘手榴彈三枚，現仍在苦撐之中。（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申報）

## 亂動中的北平

魯悅明

題解：我們故都剛陷落的情況，是一種怎樣辛酸的滋味，可在本文中體會出來！

今日與昨日 二十九日早晨，昨夜睡得頗爲滿足的人們打開本日的新聞紙，準備來溫習一遍昨天的「歡欣」，可是，最醒目的題目已經換了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及北平市長都已離平赴保了。

昨天天黑以後，東城六條東街口的朋友就來電話告我，二十九軍司令部已經在搬家，糟雜卻不混亂，似乎是有計劃地向南退走。我們在白天雖然已經曉得這幾個富於刺激性的消息很有折扣，可是還不會料到「急轉直下」得這樣迅速，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天夜晚所見各方面的情形，確是在興奮中還有忙迫。

據說代委員長張自忠今晨要視察全市防務，記者在破曉後便環城走了一週，視察換防情形。各城門雖是依然在關閉，可是上面已經沒有一個手持大刀「不失一寸土」的士兵。巡察們正在指揮着拆除麻袋，當記者在攝影時，快嘴者流便紛紛喊着：「又照像了！」可是警察們卻一聲不響地連頭都不抬，「今日」與「昨日」宛然是兩個世界。

今天，街上最可憐的莫過於前方退下來的「弟兄」，他們從南苑方面退回來，千辛萬苦地找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司令部裏已經沒有一個自己的人，在大門口便被「擋駕」，自己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機警些的人，就忙找個僻靜處拋了大刀，軍衣脫了，僅穿着裏面的小衣褲在街市上開始作落魄的孤魂。市民們已經沒有人再行另眼相待，雖然和昨天的距離不過只有十二三小時光景。

殺·韃·子·故·事·重·演。 下半年，外城每過相當時候開城一次，使難民進城，只允婦孺，不要孤身男人。四個日軍站在城門邊監視着警察執行職務，男人手中的包裹必須打開檢視，但女人手中的則只按按有無武器，即准進來，南城一帶，香廠和彰儀門裏都設立了供給玉米麵粥的收容所，所址的



面積和難民人數比起來，真是「一粟」。

在朝陽門上，可以看見通州的煙氣瀰漫。

昨天夜晚，通州一點也不平靜，保安第一總隊在總隊長張慶餘指揮下「反正」了，冀東政府的各縣一致行動，宛如過去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重演，在民族仇恨的怒火燃燒中，我們的士兵先把監視當地的太上皇某敵人領袖消滅後，便開始作着壯烈的流血，這羣東北健兒可以遙向着白山黑水默禱：我們放棄了最後的等待！（按，其中有于學忠舊部。）

殷汝耕本是被擄在軍中，那張之洞的第十三個孫子，前五省保安司令趙二老爺和其他漢奸都是戰戰兢兢地爬在高梁地裏聽着別人血滴在流；一槍打死，緊跟着又是一刀。一陣暴風過去後，又享受了從未吃過的辛苦，到了北平城外，才輾轉打電話，叫了個汽車坐着進城，他們進城後才知道殷某是在某種諒解下，並未喪失了性命。

最慘酷的是大部冀東保安隊來到北平和二十九軍會合，不料到了城根卻受到敵人機關槍的歡迎。二十九日傍晚北平城內又聽到了沉重的砲聲，人心震動，以為是中央軍來到，可以死水揚

波，誰想到是這幕悲劇呢？這以後，收復冀東顯然是不會再這麼容易了。

到處是嘆息，到處是憤懣，無線電台天天報告着「日機，日機，」華北人民要問「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國軍呢？」事情到了自己的頭上，才起了真正的感覺，大家的向心力堅強，決非東北事變熱河事變，上海事變時的漠不關心了。可是——北平已被團團包圍着，四面已經透不進一點風來。

野火四起。日文報稱北平爲籠城，這比喻是相當恰當的。籠城中大家窒息到萬分，一般覺得，寧要狂暴，不要這死水一般的平靜。所以謠言多到萬分，結果證實了都是熱望與空想。可是製造者和聽衆們卻在其中獲得了聊以自慰的滿足。

籠城的籠屨的外層，在治安上已然有着天淵之別，雖然這內層的秩序讓這羣沒有槍的警察維持着能到那一天也還是問題。各駐紮日軍的城門外，難民是成羣結隊地逃進城來，從他們的狼狽的情緒上，可以看出那裏的環境是有着不能駐足的惡劣，「但只有法，」他們說，「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呢？」幾天來，苦風淒雨頻頻打擊着這羣隊伍。

外城一帶，在逼迫下，已經懸掛出來，用半隻麵粉口袋，畫一個紅圈的旗子。在黑衣白箍的警察監視之下，齊化門外，一個高麗人拿枝手槍，一天連搶三家。日軍在守城之暇，最喜到各家串門，一件黃短褲或是一身童子軍衣都會構到了私藏軍械的罪狀。彰儀門外，情形尤為混亂，作檢查工作的「堂堂士兵」竟公然把別人的錢鈔沒收到自己的衣袋裏，有反抗的，便說他是通敵的便衣隊。阜成門外，有個鄉下人繫紅腰帶進城，結果便被日軍扣留起來，倒灌涼水，又打個半死，硬逼他供出同夥的人來。這個人，直到嘔氣時他也沒有明白他為什麼犯罪。

騷亂的蔓延像是野火，只要是有人開了頭，便會毫不停息的擴大和燃燒起來。我們的四郊是蠅集着多少散兵流勇和多少流氓地痞，當那偵緝網嚴密的時候，他們還要「生事」，何況現在是又有了這麼好的「機會」。從四郊到內城，即有籠屨也難關鎖着這騷動的滋生。

因此，一天，籠城人們自己替自己造了更多的謠言和更多的虛驚。

北平陷落。本是「遵約」不入城的日軍，在四日通過了聯絡員之後，終於在八月八日入城了，滿街上貼滿了「大日本軍入城司令」的佈告進城了，這是我軍退出北平後的第十日。

最近一週難民蝟集，呈稀有之慘狀，據各方統計，目前本城各收容所皆已滿額，已突破一萬人口關頭。各處的牆上悲慘地貼着一些「尋人」的淒楚公告。一家人，東奔西走地到了四方，望乾了淚水，誰再也見不着誰。我們所曉得的近城廂一帶，服毒自盡的是時有所聞，恰好北平滿地都是烟館，購起鴉片來十分容易，遼遠地帶的淒惶，當然只有加甚了。

這次中國人官方告訴中國人說是「小住即去」的日本兵，但在佈告上宣稱爲「維持治安」而來，並沒有「小住即去」的意思。日軍係河邊旅團，約三千人及機械化戰隊，分在彰儀門、永定門及朝陽門三路入城，分駐在天壇、鐵獅子胡同及旃壇寺等處。十二點正開始入城，在天安門前集合，一共戒嚴約四小時，使得全市人民觀看，及全市警察的出動。

日軍進城前，正是漢奸郝鵬的靈柩出永定門，記者先隨殯去城外視察，這時沿途已經沒有死屍及傷兵，惟道路因連日落雨，卻泥濘非常。青紗帳鬱鬱茂茂，碧蔥可愛，據鄉人說，裏面還有死屍，不過除非踏毀莊稼，否則便不容易找尋出來。

坦克車響聲隆隆，哨得柏油路上留着齒印，有些明眼人，看到這套機械戰隊，便說其戰車的號

頭是和四日前聯絡員所嚮往通州的，同一模式，似乎是從通州又轉回來專爲給籠城的人們以恫嚇的。

當日軍集合與通過時，北平的中心區停止交通約四小時之久。這時期，街人只有黃衣警察市政府供給的載重汽車和城外來的大車，在柏油路上過來過去，偶然地，也有人力車拖過幾個西人，廣場上的獨步，似乎連車夫都感到了驕傲，他們的脚步把地打得很響。滿街的觀衆，也都很羨慕這羣「天之驕子」。

警察打着呵欠在勸沿街的觀衆後退。「反正就是些人跟車，」他連聲說，「有什麼看頭。大家退一退。」後來，又大聲喊，「諸位，這要是出了誤會……這要是出了誤會……」不止，他也不想：征服之下還有誤會嗎？

羣衆很嘈雜，每一條路口上都是走不出的車，穿不過的人，有人處小販子便來了，敲着酸梅湯的銅碗，拍打着滿是青蠅的爛桃，西瓜販高喊「船」的個，斗大的塊來——大羣衆嘻笑怒罵着向後退幾步，便回敬幾句道「好丫頭，真利害，」或是「這丫頭真是裝蒜。」

當大軍「堂堂」地走過之後，另有一部分「頹廢派」隨在後面，有的甚而至於坐在人力車上一個個地把頭垂在胸前。東交民巷的美國兵營高牆上有人在攝影，記者也希望能夠把這一份隨着「堂堂入城」的機械隊一同公諸世界——讓世界看看軍閥專橫下一般士兵的疾病和疲勞。

交通恢復後，天安門前留下的是馬糞，爛紙，和坦克車輪印。我們地方維持會的袁代表和新貴們，便在這輪印上，飛駛着汽車趕去叩謁「司令」了。

回·憶·庚·子。這次日軍的入城，令人回憶到「庚子之變」，四十歲以上的人，他們已經有兩次看到這古城受蹂躪。陸樹德氏曾謂「庚子之變誤於不通洋務者惟有怨恨畏縮，而不知自強，又誤於熟悉洋務者，只知謁媚逢迎而不知大體。」這日幾句話，至今仍有再唸一遍的必要。

北平落「日」之時，各階層的感受雖各個不同，但自不知不覺以至於先知先覺，各有其激憤乃屬當然。某慈善會之老祖又行降壇，曾謂立秋日（八月八日）晨微雨，午後北風，晚見北斗星則可以免災。此說當日一一應驗，而日軍亦於是日入城，北平由是能否因而免災，這恐怕任何相信老

祖的人都難承認。這種迷信，比起庚子時代的上本求神請怪的羣臣，自然已有天淵之別。

陳敬如詩云：「五色旌旗成列國，萬家燈火盡夷人。」實亦爲今日籠城之良好寫照。可是，不必悲觀。

昨夜聽到砲聲了，也許不久籠城就有了自由的空氣。（二十六年九月大公報）

## 平津道上

維克

題解：從北平到天津的鬼道中，那些鬼做點什麼鬼事？淪陷十個月的天津人過點什麼

生活？本文有介紹。

快·快·走·吧·  
北平的郊外的槍砲聲一天有一天沒有，這增加了北平市民的興奮與恐怖，加着那說不出的氛氳，我就決計離開我的第二故鄉到南方來。

車票居然很容易買到了，但檢查卻很麻煩，三名警察，二名敵兵，搜了身上以後，再用槍刺挑被頭，翻來覆去，仔細地檢查了兩遍，敵兵咕嚕了兩句——我不懂，警察說：「快快走吧！」於是第一關總算逃過了。

這是早晨，在金黃色的陽光普照下，灰色的列車靜靜的臥在鐵軌上。走進車門，最刺目的便是



「中日攜手共謀東亞和平」的標語。車箱的一角落裏坐了兩名敵兵在吸煙；那邊還有三個穿和服的日本人同着兩個女人在談笑；坐着男的，女的，小孩子，老太太，好像是個家庭，都靜靜地默然相對的坐着。我的對面坐了兩位工人模樣的青年。二十多歲，身體很堅壯，高大的體格，他們是中華男兒，我們抗戰的時候，需要他們作戰士，但是他們臂上都繞着一方黃布，上面寫着「運輸會社」，這是我們的損失！

月台上的鐘響了，車子蠕蠕地動了，月台上並沒有許多人送行，恐怕他們是怕麻煩；其實月台上只有兩三個敵兵往來梭巡着。

北平城的影子漸漸消失了，出永定門，過豐台、黃村，都停了些時候，一隊敵兵登車，全副武裝，用尖銳的眼光注視着每個旅客，我不去看他們，只好看窗外綠油油的田野，偶然有一陣清風，吹散了我的心氣。

廊坊到了，車停了，好像敵人在誇耀着他們的戰跡似的，車站月台已經轟平了，售票房，站長室成了瓦礫堆，這裏有我們三十八師的勇士的血漬，很值得我們憑弔。站上小販很多，臂上都繞了一

個「順民」的臂章。

汽笛嗚嗚的叫着，左邊一列一列的火車，滿載着敵兵很快的開過去，右邊一列一列的開回來，他們都去到前線送死！客車因為兵車的擁擠，便擱淺了。

他們的任務，衝破了靜寂，走進來一羣人，都是中國人，穿着中國衣服，卻滿嘴日語，每人臂上有一「宣撫班宣傳隊」字樣的臂章，拿了小旗幟，傳單，像潮水似的湧進來；由一個身量很矮小，穿西裝，滿嘴鬍鬚的日本人領隊，他嘴裏「咕阿馬斯扣……」的講演，在車箱內散放荒謬不經的傳單，與「東亞和平」的小冊子。旅客呢，都很驚訝，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人有人言，獸有獸語」着和服的「矮子」都歡呼起來，鼓掌來表示他們的高興。這樣十多分鐘，他們的「任務」完了，走到另一節車上去了！旅客手裏的小冊子，都翻了翻，就藏起來，他們不敢馬上拋掉。

車子不斷的前進，天津老站到了，這已經是下午一點了；平時平津快車只須三小時就可以到了，現在六小時了。趕快下車衝這「最後關頭」！

平津何日收復。車子剛停，敵憲兵登車看了看，卻沒有什麼，就過去了。我提着行李走到門口

敵兵檢查一邊，出站時警察也很忠於「職務」的盤問，這是檢查三部曲，每次都得很純熟的背出你的履歷與行蹤，否則，要請你到「警備部」的特別間去住一夜。

出了老車站的大門，心裏一鬆，旅行的危險總算過去了，可是我還是身居敵境，平津何日收復呢？

標準漢奸 天津很早便是華北的惟一商埠，同時也是貫輸南北交通的總樞紐，在軍事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為它的重要，所以敵人便首先把它佔領了。

現在天津偽市長，便是敵人所認為「標準漢奸」的潘毓桂。

我在天津有三天的盤桓，三天來天津給我的印象只是淒涼與悲傷。

新站一帶，這是戰場，保安隊在這裏有過重大犧牲，所以這裏的一切都變成了砲灰，鋪戶房舍都成了一片瓦礫；看到的只是幾名警察在街頭上點綴着。

河北大街以前很熱鬧，現在呢？商店已經毀於敵人的炸彈與砲火下，只有些貧民在擺着浮攤，賣些火爐的殘物，維持他們不能過下去的生活。

街頭上除了矮人，穿西裝着大褂的人很少，反之，臂繞黃布的順民倒充斥市面。

筆者走過幾條馬路，兩邊的鋪舍，坍倒的，火燒的，比比皆是；每一住戶的兩扇大門，上面都貼了偽市府的封條，橫三豎四的釘着木板。馬路口很清靜，沒有什麼聲音偶然跑過一條狗，這是戰後的餘生。人呢！都逃了，死了，還有些則不知他們流浪到什麼地方去了？

英租界本來是住宅區，有高樓洋房，西式花園，馬路寬暢，清潔靜穆；法租界是商業區，商店公司櫛比林立，熱鬧異常；意租界地區比較小一點，日租界是娛樂場所的集中點，是妓院、烟館和賭窟的總匯；全租界裏的支出都靠了花捐、烟稅來維持。最可注目的是，這裏有「漢奸總司令部。」

戰後的天津租界，英租界，地皮漲價，房屋增租，每間房最高可收租金三十元，但是找一間還是很難，人口不斷的增加，財翁的汽車房也可以租十五元。人口的增加不是無因的，這裏有三十尺見方的大英國國旗。

法租界，本來就是華北商業的總匯，現在驟增了大批購買力強勁的財老，商店、公司的老板，都笑逐顏開地擴充營業，招牌刷新，旗幟鮮明，晚上霓虹燈放出五色的光芒，充分的表現着繁榮；當然

在這裏看不到什麼戰爭的氣氛！

日租界——侵略華北的根據地，最熱鬧的旭街是天津大會戰的最前線，我保安隊曾攻入旭街，給予敵人重大打擊，日人的商店、公司，大部焚燬；昔日的熱鬧，現在的敵人也無力恢復。於是暗娼、煙館悄悄的一家一家的都向隔壁搬到意租界了！

天津的租界是華北唯一的「難民區」，只有這裏還可以看到青天白日旗！

這裏沒有報紙給我們看，只有英文時事日報可以告訴我們一點外國方面的消息，其餘的漢奸報，如庸報、商報（非王鏤冰主編的商報）滿篇「黨軍」、「蔣政權」之類的麻醉質文字。

天津已淪陷敵手快十個月了，它就在這種矛盾情勢下生長着。

最近天津的近郊楊柳青與小站，已經發現我們的游擊隊了，這也許就是收復天津的一股潛力吧！（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星報）

## 不曾淪陷的平津

北 鷗

題解：

本文內有許多沉痛的故事，可以證明我中華民族的平津沒有失去，不久就能收

復的。

幾天來連續地從平津來了些朋友，因之得到了不少關於平津的消息，想來也是讀者所願知道的：

(一)失陷的是土地，不是人民。平津被敵人佔領以後，北平更被敵人重名為「北京」，在改名的時候，偽市政府還會舉行過一次繁重的更名典禮，北平就這樣改了樣，一切商店和偽機關，都掛出北京牌子。

尤其使人不快的是：一輛接一輛在大街上威風凜凜馳騁着的灰黃色的插着太陽旗的軍用

不曾淪陷的平津

載重車。一批批滿街亂撞亂喊的「皇軍」粉頸古髮一走頭一搖的人間尤物。在西單或是東單，更有汽球高高的飄在空中，下面時時更換着不同的字，以前有過「慶祝保定陷落」，「慶祝太原佔領」，「慶祝皇軍佔領南京」這一二月以來是再看不到慶祝了。汽球下面的字，換成「日華提攜親善」。

江山異色了。

除了甘心爲敵人做傀儡的漢奸，揚揚得意地搖着尾巴一樣地在街心邁着大步，每個人們都是心胸充滿着不敢發洩的憤怒，街上貼着紅紅綠綠的「澈底消滅黨軍」的標語，在白天這類標語是好好站着，然而到夜晚牆上的標語全被撕毀得零亂的垂下，敵人雖然常常地換新的標語，然而在將換上的第二天就馬上被撕得破爛不堪；甚至有幾次連敵駐軍門口的牌子在深夜裏都被撕毀過。

偽臨時政府在積極改訂「教育法規」，「大學組織法」之後，爲了討論親日教育的設施，成立所謂「學制研究會」，由偽教育部長湯爾和同偽教育部次長黎世衡分任正副會長，會員是漢奸教

育家，偽教育機關首腦，各級學校校長：周作人、徐祖正、何其鞏、龐敦敏、元尙介、鮑鑑清、張其冰、蕭述祖、韓秋圃、李洲、楊蔭慶、俞大西、王淑周、李如松、劉家壩、文元模、陶尙銘、李泰棻、張儒林等。偽組織更在樹立大學教育，把北平大學、北洋學院、河北工學院、水產學校改組。北京大學設立文、理、法、商、工、醫六院，劉兆麟任醫學院院長，阮尙介任工學院院長，龐敦敏任農學院院長，校長人選尙未定；北平師範大學被改爲「北京師範大學」，黎世衡任偽校長，女子文理學院被改爲女師大，由徐祖正任偽校長。這些漢奸教育家一切雖然都佈置好了，然而苦於沒有學生報名，於是偽教部成立「京津校院舊生報到處」，在有數萬大學生的平津，到現在，祇有數十個人被拉去報到。偽教部在沒奈何之中，祇好派人到上海招生，自然這些漢奸將遭遇到同樣的失敗。

中學和小學，敵人用日文和讀經麻醉青年。初小讀孝經，初中讀詩經，高中讀孟子。小學校的課本把所有關於三民主義和愛國思想的地方，都以「荒謬」和「有礙邦交」的理由被刪改，或是用白紙粘蓋上，然而小學生把所刪改的，所用紙粘了的，卻深深地記到心裏，並且每個人都能把粘上的背誦出來。有一次曾舉行小學會考，題目僅僅有兩個。一個是「對事變的感想」，一個是「給



日本小朋友的一封信。」並且規定不交卷的除名，純潔的孩子許多看看題目哭了，有些勇敢的孩子大膽地說出他們所要說的話。教員看着文章嘆着氣說：「這樣文章交上去，你們還能有活命！」結果全部試卷都由教員代做。

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在平津發行以後，偽組織跟着發表「聲明書」，「舊通貨整理辦法」，「取締擾亂金融辦法」。平津的市民雖然在敵人淫威之下，然而都棄鄙偽幣，法幣不但信用未曾被搖動，而信用反更增加，偽幣的價值祇等於法幣九角左右。商人因為拒用偽幣被逮捕屠殺的極多，最被人們知道的是裕大銀行的經理曾被捕去槍斃。

平津的土地雖然淪陷到敵人手裏，然而除了極少數做敵人傀儡的漢奸之外，沒有一個人不在遙望着祖國的軍隊早日趕走日寇的。每當深夜，平津郊外的砲聲槍聲傳到城裏的時候，每個人的心靈都歡悅地跳動起來。

(二)化整爲零的愛國心。在世界最野蠻最殘暴的強盜統治下的平津，雖然迫使着成百成千的從事於救國工作的人離開平津，然而平津的救亡活動決不會停止，相反的，當平津的市民直

接的感到敵人的欺凌壓迫的時候，人們的愛國心是更加速地成長了起來。

雖在那樣艱難的惡劣的環境中，他們以各種方法得到了外面出版的抗戰書籍——像「論戰時總動員」、「怎樣爭取持久戰的勝利」以及各種抗戰的理論書籍，各種游擊戰的書籍，更組織着流通圖書館，把這些書籍介紹給平津的市民，以堅定每個人的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心，以加強抗敵鬪爭的力量。外面出的雜誌他們也能收到，更用油翻印，傳遞着看。中央社的廣播，他們收聽着，記錄着，印刷着，有組織有計劃地在平津傳動着，在平津市民熱烈歡迎之下，常常有人出幾角以至幾元買一張油印的新聞看。

在天津出版的抗戰雜誌有三種：大華週刊，時代週刊，鐵蹄下的華北。這種雜誌在平津自然不可能鉛印，所以完全是油印的。鐵蹄下的華北是通訊的性質，大華週刊，時代週刊都是抗戰理論和實踐的指導刊物。

在天津的租界裏的電影院一樣地放映着國旗、黨旗，以及總理遺像和蔣委員長像，每到放映蔣委員長像的時候，觀眾的掌聲總是不斷的響着。常常地在黑漆的電影院裏，會看到同蝴蝶一

樣地飛起許許多多的白紙片。紙片上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軍閥」，「擁護政府抗戰到底」，「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在北平，在幽靜的小巷裏，常常地也會看到，白粉筆在黑牆上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參加游擊戰反對日寇的侵略。」

發展游擊戰，參加游擊戰，在北平用各種方法在推動着。最廣泛開展的是援助游擊隊的工作，援助游擊隊的運動不但開展的廣泛，而且當衣服，當被子捐助游擊隊的是常有的事。在天津會有一位近七十的老年人，竟當了他所有的皮衣服，捐助了游擊隊三百多元。

(三)用血肉反抗敵人。北平漢奸遇刺，各地的報紙都會登載過。英勇的愛國青年襲擊敵人，在北平，也是常有的事。在北平有幾次日兵在僻靜的幽巷裏，被炸彈炸死炸傷。在天津的北門營和西門營也常有三五個農民樣的人，攜帶着手槍，和手榴彈把在北門營和西門營守衛着的敵兵擊斃；等到敵人用大批的隊伍鎮壓的時候，我們的機敏的戰士，卻早已無影無跡了。

北平四郊時常的發生游擊戰，而近來在門頭溝更會給敵人以重大打擊。門頭溝不但是在馬

鞍山、香山、妙峯山之間，更臨着永定河。在兩面都是泥溝的路上，敵人的載重汽車是必經之路；有一次探聽好了敵人將有大批的軍需和敵兵將往這條道路通過。於是找到十幾輛牛車停在這條路上，車上裝滿煤油，煤油上面覆蓋着乾草。當滿載着敵兵和軍需的汽車經過的時候，點起來了牛車上的煤油，煤油和乾草燃燒了起來，牛驚慌的亂跑；敵人的汽車倒的倒，着火的着火，同時四面響起了槍聲；在這火牛陣下殲滅了近千的敵兵。

偽組織成立以後，爲了使平津能比較的安定，所以在平津附近的縣城、霸縣、文安、任邱、河間、高陽、房山、蠡縣放了偽縣長；然而所放去的縣長當到達所當到的縣城，就被當地的農民殺害了。其中最值得敘說的是偽房山縣縣長被殺害的事件。在這些縣城中，房山距離北平最近，當房山的人民在舊縣長逃跑之後，聽到偽組織將另委偽縣長，人民都非常憤恨。當時負維持房山秩序的公安局長，卻主張歡迎偽縣長。當偽縣長到任那天，他叫全家人都換上新衣服歡迎偽縣長和同偽縣長一同來的日本顧問，並且以最精美的菜肴款待這兩位上司。正當喝酒吃飯的時候，在飯廳預先放置的地雷爆發了，偽縣長和日本顧問當時被炸斃，公安局長的全家也同時做了悲慘的壯烈的犧牲。

類似這樣可歌可泣的事件，自然決不祇房山一縣有。

平津雖然陷落在敵人的手裏，然而除了極少數的昏庸的漢奸在表面上演着傀儡戲之外，敵人征服不了一個中國人。

平津的民衆都在冀望着政府堅決抗戰到底，收復失地，而能使在鐵蹄下掙扎着人，重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有一樣的心，平津是不會淪陷的，敵人雖然暫時的佔據了我們的國土，然而決征服不了中國人。（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新華日報）

## 華北的日本傀儡

——美國坎尼夫著 無爲譯——

題解：

一批出賣祖國的活屍首，現在是如何出醜的在華北過他們的傀儡生活，本文中

有具體的介紹。

日本人因爲沒法使蔣介石投降，同時又沒法使國民政府發生政變，造成一個親日的統治，所以不能不在長城以南設立一個「中國人」的政府，來蒙蔽世人的耳目。日本的法西斯，明明在推行其大陸政策，但口頭上則口口聲聲說：他們這次對華作戰，是在對付共產黨；他們要世界各國多認中國是西班牙第二；日本這次對華的用兵，正和德義二國一樣的名正言順，好使世界各國對於蔣委員長不加援助。

華人完全反日。其實中國的情形，完全和西班牙不同。西班牙的大地主，天主教會以及和外

國有關係的大工業家，確乎擁護佛朗哥的統治。但在中國，則就是極反動的舊官僚思想頑固的舊式文人，以及向來不願預問國事的中產階級及商人，可說沒有一個是真正受日本人統治的，即向來和國民黨鑿柄不相容的華北人民而論，對於日本的統治，也是不樂意的；雖說日本目前在華北所樹立起來的統治，是以中國人出面，日本人自己不過在幕後劃策，但事實上，中國人是沒有一個贊成的，總之，在中國的所謂「自治組織」完全是日本的兵力所造成的，若沒有日本的兵力的支持，必致立刻倒台；而且這種兵力的支持，更將與日俱增，我們祇要一看「滿洲國」的情形，便可知道。再則，華北的組織，和西班牙的佛朗哥統治，在人物上還有一點不同，佛朗哥自己是軍人，他下面的軍人也很多。但在「北平臨時組織」方面的人物，則幾乎沒有一個能統率軍隊的；他們不獨沒有佛朗哥那般人的體魄，同時也沒有西班牙法西斯那樣的虎虎有生氣。下面關於此輩傀儡的敘述，都以作者在華長期僑寓中耳聞目睹的材料作根據。觀此，便可發見日人此項組織的弱點。現在且將北平「臨時政府」中的幾個人物說一說。

傀儡人物一瞥

王揖唐（議政會的常務會員兼賑濟部總長）是一個舊式的軍人兼政治

家。但說也奇怪，他卻是個佛教徒。他的日本朋友，可說較任何中國人還多。他是安福俱樂部創立的，這是在歐戰時用以選舉徐世昌做總統時所組織的；其後便被認為親日派的大本營。他起初是在德國學陸軍，後來便轉到日本留學，稍後便充奉天巡撫徐世昌的軍事顧問。入民國後，袁世凱和國民黨發生暗鬥，王揖唐助袁世凱在國會裏擊敗國民黨。他所擅長的地方是陰謀。自國民黨失敗之後，他便組織安福系，舉凡西原借款的借得，小徐（即徐樹錚）的出兵外蒙，日本對在國際銀行團中的勝利，都是安福系一手包辦成功的；所以安福系這一個名詞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無異是一個日本人在中國陰謀的集團和工具。因此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在國民黨勢力鼎盛的時代，這一輩所謂安福系的分子，也都消聲匿跡起來。不過，到「九一八」之後，蔣委員長爲了和緩日本的感情計，也曾引用過安福系政學系中的人。但到楊永泰被刺之後，南京的親日勢力，便日就式微，中日戰起之後，日人無法屈服中國，所以又利用到他來組織華北的傀儡統治。

董康（議政會常務委員兼司法委員長）是一個研究歷史和法律的學者，今年已七十歲，在從前北京政府時代做過大理院院長和司法部長。自一九二五年後，他似乎靠翻印古書過日子，其



後在北平某國立大學中擔任過教職；但是思想陳舊腐敗，並且沒有眼光和節操。

王克敏（議政會常委兼行政部長）是一個較有材幹的人，他做過留日學生監督，並做過駐日公使館參贊；在一九一七年時曾任中國銀行行長；在北京政府中曾兩度做過財政部長。在最近二年前，曾任北平政委會委員長。王氏先世累任巨宦，富於資財，所以王氏完全是一個財閥，目前他的行動雖不是求財，但至少也在滿足他的虛榮心。原來中國做過官的人，假若「三日無官」做的時候，往往會發生「皇皇如也」的恐慌，所以做了官之後，非繼續做官不可。

湯爾和（議政會委員長並教育部長）是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士，曾做過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長，他雖不是安福系的直屬分子，但是當時在北政府中的地位，卻是靠安福系的力量。他和王克敏都是華北最反動的人物。

齊燮元（議政會常委兼治安部長）本是江蘇督軍，但是並無才能，在和盧永祥戰爭的時候，雖得了吳佩孚的奧援，但仍然不能戰勝盧永祥，到齊盧戰爭之後，他的部隊都傷亡殆盡，成了空頭督軍，不久便趨於沒落。故可以說是一個沒出息的軍人。

高凌蔚（議政常委）在北政府時代會做過農商部次長，及農商銀行副行長；一九二三—四  
年間，曾任北政府的國務總理，自一九二五年以後，也匿跡消聲了十多年。

徐世昌有「臨時政府」主席之望，現尙未成事實，他今年已七十九歲了，是前清的奉天巡撫，  
一九一八年的被選爲總統，是靠安福系的力量。徐氏是一個老官僚，同時也是一個極圓滑的政客，  
除此而外，並無其他特長。

吳佩孚拉不到「臨時政府」那般人心目中還有一個人物，那便是吳佩孚。他們想推曹錕  
做正主席，而以吳佩孚做副主席。吳佩孚是比較骨氣的軍人，他自從失敗之後，一向沒有住過租界，  
他在一外國銀行中沒有存款，在一外國租界上沒有地皮，他那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雖沒有成功，但他  
依然是愛國的，他大約不致於做外國人的傀儡。

傀儡勾當危險。真的，像吳佩孚那樣有才力，同時清正廉直，且負有相當聲望的人，是不會出  
來組織和全國爲敵的偽政府的。因爲有才幹有聲望的人，知道出來做這種勾當，不獨他的聲望將  
掃地以盡，同時他更知道這種勾當，是不容易幹的。這種勾當顯然是漢奸賣國賊的勾當，看了東四

省義勇軍的遍地皆是，華北游擊隊的風起雲湧，可知這種漢奸賣國賊的勾當，前途是凶多吉少的。史活倫在正月七日從上海發出的無線電報說：「日本軍隊因為設法產生一個政府樣的東西，來收拾其所佔領的廣大地域，所以不能不暫時停止一下軍事行動……但是稍微有些身份的人，決不願做日本人的傀儡；無論在北平，或者在南京，或者在上海，日本人連第二流的華人都找不到。

日本人原以為反對他們的，祇是南京政府，其他各省各地的重要人物，都是歡迎他們的；一待南京動搖的時候，便會起來為日本人效力的。但事實上，日人不僅遭遇了南京政府的抵抗，更激起了中國全民的抵抗。因為這種抵抗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意志，所以各省各地的軍隊，不能不協同中央政府的軍隊共同抗日；到軍隊撤退之後，所有撤退區域中的中國一切行政機構也都隨之後撤，不為日方利用。日本人沒奈何，所以祇有收羅一般寡廉鮮恥的投機分子，來組織北平「臨時政府」。

傀儡可分三類，所以日本人現在所能收羅得到的人，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不過一些書記公務人員之流的人；第二類，稍有惡才，能為日人作爪牙之流；但這一類人，日本人也並不十分信

任，故處處加以監視束縛。第三類爲僅有虛名，形同「行屍走肉」的傀儡。此輩的名望，雖知道的人很多，但他們在事實上並不是什麼運動的領袖，下面也沒有什麼團體和組織支持他們。所以日本人的利用他們，完全是因爲他們有一個空名。事實上，日本人也祇能利用這種人裝裝樣子，否則日本人的大權，未免會旁落的。有了這一般活屍，於是日本顧問便能運用其「全智全能」的才力，去駕御他們；發命令固然是日本顧問，而執行命令，也往往是日本顧問；至少命令的執行，須由日本顧問監督，所以名義上，是中國人所組織的「政府」，事實上，是第二個「滿洲國」。再則，這些傀儡，都須日軍的刺刀來保護，因爲他們所做的是最不名譽的勾當，非有日本的武力保護，是不能一日存在的。

還有一點，便是中日戰爭若延長下去，則日本的軍閥，必將愈形不耐，不耐的結果，必將對於這一第二「滿洲國」的控制約束，愈趨於嚴厲。做傀儡的，在一方面則受外國上司的壓迫；他方面，更受愛國志士的威脅，處境亦將愈見困難。除非是目光短淺，毫無節操，以及在滬被刺的偽國際主義者陸伯鴻等輩，決無人敢做出賣國家利益的政治買辦的冒險工作。

世人必能覺悟。現在，這個日人控制下的北平「臨時政府」已在朝鮮方面另派領事，並強迫朝鮮華僑承認，並強迫他們懸掛五色旗，對這個傀儡政府宣誓效忠。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日本人還將利用這個傀儡政府來接收西方各國在華的租界，改訂稅則，以便像「滿洲國」及冀東一樣，對於日本的進出口貨，特別優待。到那時，世界各國纔會認識這個傀儡組織的真面目。（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大美晚報）

## 太原的魔舞

郭從周

題解：

下面兩文，都是介紹太原淪陷後的情況的；我們真爲這山西省會的蒙恥而痛心，

我們要立志救復失地。

永·不·忘·掉·的· 在痛苦的迴憶中，我們將永遠地不會忘掉，那巍峨的西山，那綿亙十餘里的具有四十年歷史的兵工廠的偉大建築，那北門外落成不久的鍊鋼廠，那正太路旁山西大飯店的雄姿，那無數大小工廠的煙囪，那有「小北京」之稱的整齊的街道，那敦厚樸實的民風……然而，這樣美麗的太原城，現在是在敵人鐵蹄蹂躪之下了。

敵寇於去冬侵略太原後，首先將綏署和繁華的區域燒了，把敵人所說的「抗日份子」殺了，同時在正太路旁設立稽查處，對出入的人民，嚴厲的搜查和盤問，女人給打上藥針，男人在耳朵上

穿孔。據說，經過這番手續後，男女都停止了繁殖的作用。在商業區和住宅區開始了有計劃的搶劫，起初是金銀財寶，以後移到桌椅板橙，敵人搶過以後，再讓流氓地痞重新洗劫一次。綁票勒索也是公開的行爲。前晉軍師長宋士珍的姪子瑞奎，被漢奸綁去，索款五萬元，後來少到一萬一千元。據說是十一個好平均分配。姦淫案件，更是層出不窮，大街小巷，婦女只要遇到敵人，很少能幸免的。同時，敵兵藉口檢查，不分晝夜，經常出入民間住宅，老幼婦女，也要受到蹂躪。

敵人於入城後不久，即運來大批日鮮婦女及大同張家口晉北等地擄掠之中國女子，遍設妓館於察院後中和市場（太原未失前新修之菜市）豆芽巷，分等列級，專供敵軍官兵之娛樂，最近純中國式的妓館，也迫令恢復了。

城陷後的工商業。太原商業，在城陷後，已完全停頓，敵人爲歌舞昇平，嚴令各商號，一律開門營業，清和園羊肉館，泰和昌綢緞店，利億五金行，同生祥軍服莊等大商號，都在敵人強迫下開門了，但是這些商號，大率勉強地撐持門面，有的商店，因爲生活無着，賣些存貨維持着。太原各要人公館，多爲敵方無條件沒收，開設了好多「料理店」，如「富貴柳」，「柳吉」，「大天」。旅館新設的，有

「太原旅館」（萬壽宮四號，前山西省立醫院院長呂某之公館），晉谷香、梁園春、恢復的有正太飯店、山西大飯店，這些酒館飯店，完全僱傭所謂「妙齡女侍」，以廣招徠。毒品的推銷，尤其加倍努力，大街小巷，遍設大煙館，海子邊的中山公園，成了攤販集中地域，交易的物品，大都是混亂期中搶劫的贓物，上自傢俱什物，下至鍋碗碟筷，以及衣服飾品，無奇不有，儼然是都會裏習見的黑市。

娛樂場所，也在敵人的強迫下，部份開始營業了，山西大戲院，改爲啓明大戲院，中華大戲院，新華大戲院，也不過抓了些伶人唱「中路梆子」。這兒我們特別提起的是名崑伶程玉英，拒絕敵人漢奸的命令，而逃亡了。

太原的工業，西北火柴廠、麵粉廠、洋灰廠、晉生紡織廠、女子職業工廠、晉華捲煙廠，統統在敵人「軍管理」的名義下開工了。山西兵工廠，具有四十年的悠久歷史，規模宏大，山西鍊鋼廠，是事變前才落成的，敵人也開始利用。最近發現「軍管理」的工廠，已有第二十七局，食鹽也在「軍管理」下稱爲「鹽務督銷處」，電燈、電話、電報已局部恢復，汽車公司雖已營業，但僅有太原至榆次段通車。我們軍隊，在撤退太原時，沒有澈底的執行「堅壁清野」政策，沒有迅速的把機器運至安全地



帶，結果反以我們的資源，給敵人利用，能不痛心！

漢奸政權。敵人近在校尉營前實驗小學及國師附小舊址，開設所謂「新民學校」兩所，分少年科，青年科，商業班；此外另設小學教員訓練班，及地方人員訓練班，敵人雖然大登其「待遇優厚」的廣告，可是報名受訓者，也不過幾十個人，宣撫班除開公開搶劫，逮捕「抗日份子」外，還在大事宣傳其「東亞和平」，「中日親善」，他們到鄉下往往帶上留聲機，吸引老百姓，有時還散發糖果，施行小惠，其卑鄙無恥如此。

金融方面，北平偽組織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之偽鈔，已在太原流通，偽國紙幣及鮮幣，亦充斥市面，但人民均無形拒絕行使，市面交易之媒介，仍以中央及山西省行紙幣為最多。

太原漢奸政權，醞釀了已經半年多，但直到現在，纔剛剛有些眉目。太原漢奸，最著名有高步青，前山西省銀行經理，因貪污案件，被閹撤職，數年來鬱鬱不得志。白老五，太原流氓地痞首領，此外還有七十多歲的前清拔貢韓某，前陽曲縣財務局長曹某，奸商郭辛耕等，這是初期維持會的人物。以後敵方宣傳南桂馨，溫壽泉將入晉組織偽府，但南溫迄未離津，前禁煙督辦公署主任宋澈，數月前

由漢赴津，原爲勸告南溫等勿做漢奸，孰意抵津復爲敵方利用，返晉活動，前綏省財政廳長蘇體仁，亦於最近由津入晉，任偽晉省府主席，蘇逆日前返晉時，其專車在正太路壽陽附近，爲我游擊隊襲擊，死僚屬漢奸十餘人，蘇因臨行改乘飛機，幸免於死。聞漢奸高步青近爲敵方扣留，有生命之危險，亦可爲作漢奸者之當頭棒喝！偽晉省府，敵稱「新民政府」，下設市政公所，另組「糧食購買委員會」，由地方漢奸搶劫民間糧食，集中囤積，以資敵用。陽曲偽縣長姚伯璋，乃亨得利鐘錶店之修錶匠，僞組織之內容，不問可知。

現太原城十里以外，非敵人所可統治，游擊隊的人民自衛隊遍佈四郊，上月我游擊隊員化裝糞夫及菜販，暗藏武器炸彈於糞車菜筐中，襲擊城內敵人，收效頗大，敵人乃於太原、清源、陽曲等縣，招募警察數十人，加厚戒備。（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新華日報）

## 淪陷後的太原

### 一個死城

太原淪陷後，經過暴敵瘋狂的屠殺焚燬，姦淫擄掠，一時陷於混亂的狀態；不特過去的繁榮已不復再見，莊嚴的太原，簡直成了一個死城，後經敵人利用漢奸，極力粉飾，表面上似乎較前略形安定，但實際上，有十九萬居民的太原，除日僞軍與少數漢奸外，僅有不足兩萬的老弱，滯留在這個死城之內，敵人「太原已經恢復了過去繁榮」的宣傳，那簡直是欺人自欺，茲據調查所得，將太原最近情形略述如下，以正觀聽：

首先應當提到的是偽組織，太原偽組織於淪陷之初，就有幾個不知名的漢奸組織，所謂「新政府籌備處」，後因這些流氓式的漢奸，絲毫沒有號召的力量，站在主使地位的日本人稍不高興，這個脆弱的傀儡組織，就銷聲斂跡了。經過這一次的教訓，日人一轉前計，決心找尋過去在山西「頗負聲望」的人，充當傀儡，南佩蘭先生任山西偽省長的虛偽傳說，就是敵人此時的計劃。後經

南先生嚴詞拒絕，於是敵人不得不等而下之，更擇他人，可是畢竟甘心爲虎作倀，喪心病狂的中國人爲數很少，所以敵人用盡了威脅利誘的方法，經過了幾個月的工夫，仍然找不到認賊作父的傀儡，不料事有出人意者，曾任綏遠財政廳長的蘇逆體仁竟在一般人似信似疑之中，充當了山西的僞省長。

毫無辦法。敵人在山西的毫無辦法，絕不能因僞省府成立而稍形改觀，現在太原依然是一個死城，太原城郊我游擊隊的活躍，反較前尤甚。

形式上現在僞山西省政府總算在敵人操縱之下成立了，但是所謂「省長」匿居太原新成街前日本特務機關內，猛然看去，門口的戒備森嚴，很有「省長」公館的神氣，實則這個戒備森嚴的大門，能夠自由出入的，祇是日本的「皇軍」，我們中國人不祇平民沒有問津的機會，就是居這個公館名義上主人公的蘇逆，也沒有自由出入的權利，事實上僞省長的職權，除開會講演需要利用其出席由負有監視之責的日籍衛士護送出入外，僞省長囚居公館，直同囚犯。

至於僞省府政治的設施，那簡直與所謂「省長」毫無關係，由蘇逆領銜之堂堂僞府布告，已

滿貼街衢，詢之「省長」尙未之聞，這種辦法，可說是已經開了亘古未有的滑稽先例。「省長」尙且如此，位置較低的「廳長」「局長」以及其他職員，不問可知了。

郭象升是太原很負盛名的學者，曾任山西教育學院院長，現在已經充任了偽省府的指導員，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有人說郭氏的情形，係日人強迫處此，實情如何，我們局外人實無從得知。

**繼·續·破·壞** 其次，談到太原的教育，在敵人的鐵蹄下，教育是根本談不到的，現在經傀儡政府的努力，有幾處小學校，是已經開學了，但住戶很少，又且都是老弱平民，所以學生很少，就是這極少數的學生，敵人也在積極的行他的「奴化」政策，學校課本，主要的是宣傳敵人的「德政」，其次就是日語，所以我們的同胞都不願意把他的子弟，送到這些施行「奴化」教育的學校。

復次商業的情形，亦是一般人關心的一點，可是現在太原除了幾家小本買賣被迫開門營業外，大商號都已被「皇軍」搶劫一空，最近雖然有幾家推銷日貨的商號，開張營業，但一般同胞多痛恨日人，裹足不前，所以買賣特別蕭條，太原淪陷後，商業中最形活躍的，只有鴉片煙館與妓院，聽

片是強行推銷，所以吸食的人，一天比一天的加多，日閥不僅要亡我國家，並且要滅我民族，於此可充分證明。

最後將社會情形總括一述，日軍侵佔太原後，第一步就是燒殺奸淫，截至現在，最熱鬧的開化市柳巷一帶，依然是廢瓦頽垣，滿目荒涼，日人不僅不加以建設，現在仍在繼續破壞之中，太原各工廠機器，是已給日人運去了，婦女三分之二以上都已受了日人的蹂躪。

太原近郊的游擊隊，在敵人的打擊之下，確已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這卻的確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武漢日報）

## 鐵蹄下的濟南

松 一

題解：敵人的殘暴，漢奸的幫兇，是目前每一淪陷地方所例有的慘事，下文就是介紹山東省會的淪後經過給我們的。

東省會的淪後經過給我們的。

漢奸世界。「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濟南，從去年十二月陷落以後，已被敵人和漢奸弄得烏煙瘴氣，非復舊觀。現在濟南的市內，是充滿着敵人的土行，漢奸的狐媚，鴉片煙的氣息，和極端恐怖的气氛。

最近，由濟南逃出來了一位朋友，談起濟南被暴敵和漢奸弄得已成非人世界，令我們悲憤談起濟南的民衆刻刻熱望着國軍的到臨和都充滿着反日的熱血，使我們欣慰！更談起濟南的四郊時，時有我們游擊隊的襲擊以及敵人在濟南跼促不安的情形，叫我們興奮！

去年濟南淪陷之後，便有些漢奸出來組織維持會，直到今年的三月，才成立了偽山東省公署，漢奸馬良，便一躍而爲偽山東省長。馬字子貞，在五四運動時曾經在濟南鎮壓過學生運動，近些年來，蟄居濟南作寓公，去年濟南未陷，他便和日人有勾結。所以他的居心當漢奸，由來已久。馬良背後的牽線人是日人豐田神尚和井下田，這自然是偽太上省長，馬良的一切，不用說要受他們的指使的。偽省署的職員，都是些老而不死的老漢奸，每天上午九時上班，十一時下班，下午五時上班，七時下班，每當上下班的時候，一羣僂僂得像駱駝似的老古董，出現於偽省署的門口，真是可笑亦復可憐！

山東全省，在敵人佔領下的，只不過是幾十個縣城，在縣城以外，便是游擊隊的勢力。然而漢奸馬良，卻把山東劃分爲魯北、魯南、膠東、魯西四道，並派了四個偽道尹。據聞魯北道尹住德縣，偽道尹是成逸庵。魯西道尹住泰安，偽道尹爲朱子芹。魯南道尹住益都，偽道尹是方永昌，方逆永昌第一次走馬到任，小漢奸們還搭起戲台想唱戲給他慶賀，然而在晚間這戲台便給游擊隊放火燒掉，並且在益都城內外佈滿了便衣游擊隊要活捉他，方永昌嚇得魂不附體，在第二天抱頭鼠竄而逃，直到



最近，才又帶了一小部份人馬，走馬到任，膠東的道尹，據說是煙台的一個漢奸張某。這四個偽道尹，除卻終日想法如何保住自己的腦袋外，什麼作用也不會發生的。此外，馬良還派遣了二十幾個偽縣長，這二十多個偽縣長，到任之後，也只有躲在衙內苟全性命，不但不敢出縣城一步，就連縣署的大門，也不敢輕易跨出。就這樣的偽縣長還有在縣署內被捉的事發生，（膠東的牟平縣）而捉偽縣長的不是糾糾武夫，倒是三個衣裳楚楚的女學生。這是一兩月前的事了，在一天的絕早，有三個女學生到牟平縣府要見縣長，並且對崗兵說：她們是縣長的親戚，崗兵信以為真，又覺得是三個女子，便放了進去。三位女學生裝束的女英雄到得縣長的臥室時，偽縣長尚且高睡未起。這三個女子便拖出槍來將偽縣長架出，走到大門，崗兵的槍，也驀不提防而被解除，這位偽縣太爺便給架到野外去，至於以後的下落，大概只有到閻羅店前查得出。

在敵所佔的據點內的行政，大概是政不出衙門口，在濟南偽省長馬良，也不過是一個傳達的角色，實際上日本領事館，特務機關，偽省府內的兩個日本顧問，才是真正的主子。

經濟工業強盜 關於濟南的經濟情形與商業狀況，也自然是操權在敵人手裏。偽經濟機關，

有偽聯合準備銀行，朝鮮銀行等。中國的中、中、交、農各銀行的法幣，是被禁使用的。中、交行的鈔票，也只有蓋印山東印的，暫准使用一年，而敵人卻強迫着行使聯合準備銀行的偽鈔。不過，到此也有使敵人頭痛而沒辦法的事情，一般民衆，對於中國的法幣，有着非常的信仰，而對於偽鈔，則不願行使。假如到中國的鋪店購買東西，分明只值得二元錢的物品，他卻非五元不賣，及至你交錢時是中國的法幣，則他還是只收兩元，如果是偽鈔，就非付五元不可了。到得下縣的敵兵，有些搶得一些送葬用的冥國銀行鈔票，強迫行使找錢，否則就拿槍來對付，弄得一般小商人都遠走避之。至於在中國游擊隊的區域內，因為法幣短少不夠流通，游擊隊有的臨時發行一種紙幣，這紙幣民間倒很樂使用，原因是民衆對游擊隊已有了信仰。

濟南的工商業，大工業如紡紗、麵粉等等，有的是敵人自營，有的則美其名曰「中日合辦」，例如魯豐紗廠已由敵方開工自營，電燈、電話、自來水等公司，也是歸敵方自營。

其餘的紡紗廠、麵粉廠等，因為是華商私人資本所經營，便改爲中日合辦，所謂「中日合辦」也者，則是敵方只拿絕對少數的資本，或者簡直不拿資本而派人進去，便算中日合辦，利息分配，則

是「二一作五」的均分，中國商人失去了國家的保障，也只是有冤沒處訴，敢怒而不敢言。

日本的窮苦小商人，則是強佔的性質，濟南商埠的中心緯二、緯三、緯四各路一帶，鋪店都被日本的小商人強佔去。來時只提着一隻破皮包，看到相宜的房子，進去便把原來的鋪主驅逐而佔為己有。現在在上述一帶的房子，都已被佔去而改為小跳舞廳、咖啡店、料理店、大煙館一類的營業。中國的原來鋪主已見不到，而換成些滿口日本話的強盜男女了。

濟南的大小工商業，都被敵人強佔了，街上充滿了太陽牌的日貨。據說這些日貨由青島、天津等地運來，關稅是輕微得幾等於零，而歐美的貨品，關稅卻提到很高的稅率，於是歐美的貨品被排斥得無法運銷。歐美各國希望敵人勢力在中國境內還能維持着他們的商業利益，那真是比夢還渺茫的事。

文化、麻醉。敵人想滅亡中國，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一面在屠殺，一面又來麻醉。在濟南，對於各書局原存的書籍，都迫令全部焚燬。對於具有國家民族觀念的青年，則謂之「思想犯」而逮捕槍殺，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不想又重見於今日。至於中小學的教育，則也完全施以亡國教育，三字

經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大學中庸一類的書籍，又被選作讀本。此外並且編了一種新教科書，內容是非常荒謬，這教科書已經在東京印好五百萬冊運到濟南。敵人這種處心積慮，是根本想把中國滅亡而永不得翻進的。

濟南的好多地方，也已經改觀。省政府已改成公園，大明湖也改爲明湖公園，而偽省署，則在南門外女師附小的舊址。敵領事館佔據了前民生銀行，敵特務機關佔據了前大陸銀行。敵人在濟南的華文報紙，原名濟南日報，當他的領事與僑民下旗回國時停刊。現在已改爲新民報，社長是日人，下設三局，由漢奸擔任。內容的荒謬自不必說，然而卻迫着每家非訂閱一份不可。濟南的戲院書場等娛樂場所已被迫開業，算是粉飾太平。每到晚間從街上走過，喝醉了的敵兵，東斜西歪的在街上喊着走着；跳舞廳裏時時傳出三絃琴聲和日妓的歌聲；走不遠便有一股鴉片煙氣味刺激着鼻孔；真是一種非人的世界。

濟南的治安，是由敵兵和警察來維持，偽省署下面，有警務廳，廳長是東北的一個漢奸張亞東。下午七點便戒嚴，最近，因爲游擊隊活動特別厲害，提前到下午六點戒嚴，濟南的大西門和普利門，

都由敵兵把守，無論誰從這裏經過，總要下車受檢查，連馬良都不能例外。

我們的游擊隊

濟南到天津，到青島，都已通車，然而靠不住。因為游擊隊破壞鐵道橋樑，時時

會發生阻礙的。膠濟鐵路，破壞的尤甚，從濰縣到青島間四百餘里的電桿，被游擊隊砍得一根也無存。路軌和橋樑的破壞，每隔三兩天便有一次，敵人無法，日前竟把沿鐵道線的民房統統燒掉。以去游擊隊的隱蔽，然而這只是燒熱了游擊隊的憤恨的心。濟南上下車的旅客，都從膠濟車站上下津浦車站，則已成了倭寇的軍事禁地了。

當敵人入據徐州時，濟南的民衆被迫着開慶祝大會，敵人用僱買和威脅弄得一批人遊行。然而，民衆的心卻都不能被收買威脅當遊行時，遊行的竟哭了，街旁參觀的，也潸然下淚！敵人收買和威脅的結果，只是試驗出了中國民衆的心，得到一些亡不了中國的鐵證。

濟南是被敵人和漢奸弄得烏煙瘴氣，不成人世界了。濟南的四郊，卻潛伏着無數的游擊隊，早晚之間，時時聞到清晰的槍礮聲。而且時時有侵入濟南市邊區的情事發生。因此，給烏煙瘴氣的濟南加上了極重的恐怖成分。敵人和漢奸，也惴惴不安。

濟南是淪陷了，然而濟南的民衆卻是我們的。濟南的四週又活躍着許多我們的游擊隊。敵人與漢奸的壽命會延長到幾時，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吧！（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星島日報）

## 淪陷後的青島

題解：本文介紹青島的敵人的暴行，敵軍的膽怯以及該地漢奸的可笑。

現在你們要得到一點青島地方情形的真消息，真是比登天還難的事情。因為這裏敵軍佔領以後，就把碼頭全部霸佔，除了日本郵船大連汽船等商船可以靠碼頭外，其餘太古怡和或是別的公司，的輪船只可停在海裏，裝貨落貨，上客落客，都要用小舢舨擺渡。因此，無論什麼人，要離開青島，都必須經過日方的嚴密檢查。搭停泊在碼頭上的日本商輪固不必說，搭停在海中的別的公司，的船，也都不能逃過檢查，因為擺渡的舢舨完全由日人組織公司運輸，每人上落需付一元代價。凡是離開青島的人，必須經過日方的准許，方可搭船，否則便認為某種嫌疑而被拘捕。

青島的市政府大樓（本地人稱作石頭樓）已被日本軍佔作司令部，偽維持會用的卻是中

山路的市商會原址。漢奸首領是從前的青島督辦趙琪，這原是大家早已料得到的當然人物，不足爲奇。可怪的是前鐵道部顧問某路副局長崇明陸氏也參加在裏面。而青島撤退以前，盛傳一時的親日份子膠濟鐵路崔專員，非但本人已遠避南國，他在青島的巨額房產據說也有被敵方封閉沒收之議。誰忠誰奸，可見要到事實證明的時候才可知道。

敵人到達以後，對於青島市內的居民還算客氣，但在市外的四倉等鄉區，便毫不客氣的用大汽車裝載大批女工，運進營房住宿。市內的處置有一般「承歡膝下」的漢奸設計，如把膠澳日報改作東亞日報（這是唯一的報紙）宣傳「皇軍威德」，傳令大小商家開市營業，并由日方某軍官的得力助手陳某經營大新舞場，以「繁榮市面」。表面上一切無甚變異。不過另外幾件事上研究，便可見敵人的膽虛和驚惶了。敵人的陸軍既由濟南經濰縣一直沿膠濟線到青島，那麼從濟南青島火車早該通行了。可是這條路非但客車不通，白天雖裝運軍火或軍隊，一到晚上，卻把火車頭開到大港海邊，用起重機吊到船上。這種辦法，無非怕我國空軍的夜襲，或是游擊隊的偷襲，因爲事實上膠東雖被佔據，其勢力範圍僅在沿鐵道數十里之內，稍遠之處，游擊隊便活躍非常。客車之所



以不敢開行，也就是這個道理。

也許因爲感覺到了佔領區的無所得益，所以只好老了臉皮逐漸把強暴行爲暴露出來了。在中山路上的一帶大鋪子，如亨得利等，都被沒收了去，原因是「反動嫌疑」這種口實自然只好當作笑話了。一面強搶，一面用全力傾銷他們的「國貨」傾銷的程度已經到了「清一色」的地步，連吃的米都是完全從朝鮮來的了。

最後還有一個可憐的笑話。敵軍沿膠濟線到了青島，因爲沿路的橋樑都在我國軍隊撤退時毀壞，所以他們趕緊要修理那些毀壞了的工程。那時膠濟路原有的工務處某科長「這是一個極有名望的人」還躲在自己家裏，就被敵人召了去，把他升任了工務處處長，責令督工修理沿線工程。此公欣然領命之後，做了一個月堂堂處長，但是到月終領薪水時，他的「主人」卻只給了他一張五元紙幣，說道：「現在沒有收入，先拿去用吧。」（二十七年四月五日星報）

## 青島海關現狀

題解：我們可在本文看看失地的海關是怎樣被劫掠的。

在中國軍隊從青島撤退的時候，一部分青島海關華員，也曾奉命撤退到上海。後來青島的稅務司來了命令，叫我們即日回到青島做事。他來的命令非常簡單，只說青島海關照常辦公，叫我們回去。這時日本軍隊已佔領了青島，我們回去，就要受他們統治，我們怎麼能回去呢！我們集議了幾次，一再推代表謁見海關華員領袖，然而因為海關華員領袖，不能同情我們的意見，終於使我們大部分同事動搖，決定回去。

我們回到青島之後，才從留在那邊的同事口中，知道了被佔領的青島的海關所受的種種痛苦。

日本軍隊是在一月三日上岸的，一上岸就把政府各機關加以佔領，海關也不能避免這個命運。當時就由四五個日兵把守大門，屋頂上升起了太陽旗。十二日總務司甘柏操向日軍司令交涉，太陽旗就扯下來，改掛了海關旗，但大門口的日軍還是不讓關員進去辦公。經過總務司再度交涉之後，關員才能進關辦公。這時總務司也就打電報到上海，叫我們回去了。

我們回到青島不到一個星期，總務司發表了命令，把原來的總務司甘柏操及其他八位洋員全數調去，另委日員山本恆三郎爲膠海關稅務司。這命令充分的顯示總稅務司對華員立場的蔑視。到這時全體華員才知道是受了騙，憤慨非常。

山本恆三郎是個個子矮小的人，他一來就由原來的稅務司陪同對全海關作了一個巡視，他以陰險的笑臉向我們每個華員打了招呼。他就職的佈告上是一「奉北平臨時政府命令……」這明白的表示他是北平偽組織委任來的。

到二月十日，正式實行易幟了，事先，山本出了一個通知，召集全體內外班華員參加升旗典禮，這是比鞭撻更難受的懲罰，只要稍爲懂得廉恥的人，誰都不能忍受這無比的侮辱。內班同人全體

和外班同事一部分，都甘願承受更嚴重的威脅，而拒絕出席觀禮。

偽組織新稅則，也就在掛五色旗那天起實施。領事簽證的規則，從十一日起也取消了，二十日起收用日幣，拒收中央銀行的法幣。而稅收也改存入橫濱正金銀行了。這樣，青島海關，就完全成爲一個偽組織的機關了。我們也就成爲他人統治下的奴才了！

實施了新稅則以後，日本商人還是不肯納稅，不納稅的日貨，就大批大批的從船上下來，船也根本不照手續報進口，隨便來，隨便去。浪人對待華員，兇橫狠毒，惡言相加，是常有的事。外班同事，更常遭拳打足踢。同事三等檢查員某君，就因爲在碼頭上看了看浪人們私運的貨色的號碼，就被浪人在左眼睛打了一拳，醫院裏睡了二個禮拜。

我們天天上班做事，在路上頭都不敢抬，看見日軍，還得脫帽敬禮。內班同人，爲避免脫帽行禮的麻煩，現在都不帶帽子了。但我們是外班，上班穿制服，不能不帶帽子，因此每天就避免不了這脫帽敬禮的麻煩。

這裏窮苦的百姓都被拉去做工，稍不如意就加槍殺更殘酷的是活埋用槍逼着他自己掘坑，

掘好就把他埋在坑中，兩腳伸出在地面。沿鄉僻的地方，很容易看到這樣雙腳朝天的慘象。這裏的女子，常常被借搜索爲名，半夜裏搶了去，以後就永遠沒有消息。這種情形，在青島是司空見慣的了。

（二十七年四月七日大美晨刊）

## 淪京五月記

李克痕

題解：我們首都淪陷後是怎樣的爲敵人侮辱？我南京同胞又是如何的受着敵人蹂躪？

我們應熱讀了這篇血淚報告，下決心去光復我國故土，去昭雪我同胞的深仇。

記者係南京某文化機關的職員，當南京陷落，因職務所累，未得退出，身受種種痛苦，目睹我男女同胞遭暴敵之蹂躪，想來傷心至極，淚已盈眶。我不善爲文，謹就個人之經歷，誠懇記下，獻於我愛國同胞之前。

當南京局勢嚴重時，我住在板橋（南京之南的一個村鎮），一位六十三歲的老母，和病得很重的妻伴着我，而我又是個殘廢人（足跛）。一家人就是這樣老弱殘廢，加之有公務在身，使我不得不留在南京。以下寫我生活在敵人鐵蹄下的實況：

(一)乞討生涯 去年十二月九日，敵人由江寧縣向南京進攻，我方在板橋之守兵較少，於是敵軍很容易的佔領了這重要的據點，向東可與羊首山呼應，向西可控制大勝關，南京受嚴重的威脅。當敵我在板橋一帶發生劇烈戰鬥時，我躲在地窟內，只聽得緊密的槍聲，越響越猛。好久，槍聲漸漸停了，一陣沉重細碎的脚步聲，皮鞋的鐵釘發出尖銳的慘叫，夾雜着幾句聽不懂的話……這些飄送到我的耳鼓裏，像一排利刃刺在我的心頭上。

「呵，我被宣佈死刑了，我就這樣陷落在敵人的手裏嗎……」

我所住的是一所較新的民房，爲了避免敵人的注意。我搬到一家破舊的茅屋裏，老葛（我的老僕人）就在這時被拉去作伙子，他只好隨敵人去了，他的兩眼發出憂鬱光來，一邊走一邊回首望我，他的內心該如何悲哀，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是那樣的衰弱，就是不死在敵人的刺刀下，也要累得筋斷骨折。殘暴的敵人臨去時，指着這殘廢的腿，發出奇怪的瘳笑，啊，就是因爲這條殘廢的腿，我才能活到現在。

十日晨，暴敵軍開始燒燬房屋，附近的一些新房子都點火燒着，誰知就是這些破得不堪住的

草房，也不能倖免呢？匆忙中，扶着年邁的媽媽逃出火場，躲到一所地窟內，病得極沈重的妻，被扔在茅屋裏，我以為她一定燒死了，誰知她竟從火堆裏爬出，這時獸兵正忙於焚燒房屋，跑來跑去，看到我的妻坐在道旁，燒得焦頭爛額的，殘暴的敵兵呀，他們不但沒有一點憐憫心，並且在忙亂中還用皮鞋踢她，還報之以怕人的狞笑。我的妻已不能自由動作了，她忍着痛坐起來，爲了要避免敵人的糟蹋，她又爬進火堆內躲起來，當時房子已燒塌，可是還有燃着的灰燼，燒着她的棉褲她昏迷了，直到我喚醒她，棉褲已燒得不能再穿，身上已燒得破爛不堪了，在凜冽的寒風裏她只好穿那一條破單褲，卻也燒破了好些洞。

一天就在火堆中過去，充滿恐懼，也充滿憤恨，死，這魔鬼，時時的要爬到我身上來！上帝啊，我只將我的命運交給上帝！（在這裏，我要聲明的我是個基督信徒。）天黑了，給人帶來更多的恐懼成分，廣漠慘淡的大地，越覺淒涼了，熊熊的火焰還在燒，除了遠處傳來的密密槍聲，一切都現出死的沉默，藉着火光，映出敵軍崗兵的兇惡身影！媽媽摟着妻躲在牆角，一天沒有吃東西，飢寒交迫，使她們抖在一起。落雨了，淒冽的北風吹得越緊。這一帶的房子都被燒燬了，夜寒襲來越猛，我想找個



寄身的地方，絕不能在破瓦頽垣的火堆裏過夜，可是妻不能走路，媽媽同我又無力幫助她！

好容易我找到兩個老人，求他們幫忙，他們只是搖頭，我跪在地上不知磕了多少頭，又應許給他們兩元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們才答應了。一塊破門板作了抬人床，妻已經人事不醒，我擔心她會死。

雨落得越猛，夜色越深沉，我們在黑暗中踉蹌，約有一點鐘，我們到了一座僻靜的山村，這裏，逃難來的人很多，四面有密密的山環繞，不熟悉的敵人，對這裏並沒有注意。

我向當地住戶借宿，他們都報以冷眼，因為我是外鄉人（我是東北人）他們另眼看待我，媽媽向一位老太太求情，她只給我們一點稻草，我們只好這樣露宿了。

妻倒在稻草堆裏，媽媽伴着她睡，一切人都睡了，山村也睡了，近處的寂靜顯得遠處的槍礮聲更清晰，每一聲巨響，每一片火光，都使我起一陣痛苦的痙攣，那是日本劊子手在屠殺我們的同胞，不知多少生命財產，頃刻間毀滅了。我躲在一棵禿頭枯樹下，張望周遭，牛首山蹲踞在遠方，像一隻垂死的野獸，已失去往日的雄姿，我們的首都，在敵人的礮火下作死的掙扎，陣陣的喊殺聲，是那樣

雄壯，聽來卻像鬼嚎，飄蕩在夜空，掠過每個山頭，奔向遙遠的關山，喚醒那裏沉睡的人們——那裏是我的故鄉，六年了，我離開她，無盡期的流浪，如今，我又逃亡，望望明日的去路，我不禁迷惘。

敵軍疲於應付前方的戰事，對於佔領區域不得不忽略，於是遍地土匪起來了，敵人燒殺淫掠的來殘害我同胞，這些無知無識的土匪們，好似忘記了他們是中國人，唉，我只好承認我們是一種可憐人！有錢人的性命是極危險的，土匪們注意你，搶你的錢，還要殘害你！我本來隨身帶有公款二百元，不知如何爲土匪知道了，他們屢次向我探詢都被我巧言哄過了，以後我只好裝作窮困，每日乞衣乞食度日，以後土匪已不再向我歪纏了，不久，妻以久病不起，與世長辭了。唉，她與我逃出故鄉，回到祖國的懷抱，在這樣環境下，她死了，我只好看着她死去，我沒有一點挽救的辦法！

這樣的乞討生涯，過了八十餘日，嘗盡了人間未有的痛苦，人生的折磨！

在荒野裏露宿，南國的冬天，是陰濕且冰冷的，但找不到住處，後來租來一處豬圈棚，那是媽媽向人家跪了半天，磕了不少響頭，並密許以每月租金兩元方弄到手。最令我忘不掉的是一件向人討來的破夾襖，整個的冬天，我就穿着這件破夾襖，平日身體便是極不耐寒，現在又沒有相當的住

處，幾次，我幾乎凍死，但我終沒有死！

我只好這樣故作窮困，過乞討生活，不然，那些可憐的土匪同胞們，搶了我的錢是小事，恐怕這世界早已沒有我存在。

想來，我的乞討生涯是具有深長意味的，也是極令人傷感的！

(二) 南京城裏。南京城裏有各國所辦的難民區，很早就聽人說過，但進城是很困難的，要經過嚴密的盤查，方可進城，因盤查失言而死的，不知有多少。進城是這樣危險，所以我總沒敢打進城的主意，直至今年二月間，鄉下的土匪鬧得越兇了，我只好決定進城去住，行李是很簡單的，背上一個小包裏，同媽媽向中華門走去。

中華門仍如從前那樣雄偉，站在那兒守衛的人，卻換了兇殘的敵人了！門洞處站有八個敵兵，一個官長樣子的敵兵，還有兩個漢奸，老遠望去，怪怕人的，他們的樣子都太兇了，但也只好硬着頭皮走向前去，僥倖得很，還是這條腿的功勞，我得到進城的許可證！

秦淮河不停的流，除了難聞的臭味，好似又添了些血腥氣！

中華路、太平路一帶的房屋差不多全燒了，頹垣敗墟，我不忍去看，低着頭趕快走，到了寧海路，這裏有我朋友的一所房屋，除了一個看房子的人，其餘的都逃走了。我就在這裏住下，首先應辦的事是領安居證。（以前的安居證是中島隊部發的，三月一日以後，改由特務機關換發。）

在山西路大街上，放了一張桌子，兩旁排列二十餘名敵兵，雪亮的刺刀儘在向人發威，這是日本特務機關發安居證的地方。一羣來登記的同胞們，排着整齊的隊伍，都不說話，連喘氣的聲音也低了些。每次有四個人站在桌子前面，一個戴眼鏡，尖頭，瘦臉的中國人，板着嚴肅的面孔向每個人詳細的盤問，遇着身體健壯精神飽滿的小伙子，同時其他三人又不認識他，那位戴眼鏡的人只一揮手，便有日本兵走來架出去，這小伙子便送了命。據說已經有一萬人之多，斷送在那戴眼鏡的老漢奸手裏！

媽媽同我都很容易的得到安居證，只是一張白紙，幾句「日文」，許多人卻爲牠送了命。安居證上面有兩個大圖章，是打過牛痘針與防疫針的證明圖章，下面有圖章是特務機關的，在特務機關幾個字的上面，男人畫一「ノ」作記號，女人便寫個「女」字。

以上是我個人的經歷，現在就此結束，再報告別的事情。

(三)難民區。南京未陷之先，國際救濟委員會便設有難民區，地點是南由新街口起，經中山北路、中山東路、漢中路，直到漢中門、挹江門等地，當時一般人目爲安全地帶，但敵軍入城後，竟不顧國際公法，肆意恣擾，外人亦無法制止。

南京陷落時，尚有四十萬居民困居城中，難民區成立，但房價昂貴，一般人均裹足不前。在難民區居住者不過十五萬人左右，難民區以外之居民，多被敵人殘殺，後來難民區也失其效用，敵軍是同樣的搶奪燒殺。

南京淪於敵手，國際救濟委員會所儲之糧，僅可支持數日，而難民又少有自己存糧者，殘暴的敵人又封鎖糧食店，一時糧食大起恐慌，殘暴的敵人又阻撓往南京運糧，國際救濟委員會亦束手無策，百般設法，皆未成功，敵人這樣做的目的，在破壞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工作效能，令其自行瓦解，敵人亦可除一眼中釘，其用心之狠毒，說來令人髮指！

現在難民區，已有名無實，國際救濟委員會，已無聲息的瓦解了，敵人多方設法妨害該會工作，

該會又有何辦法呢？該會對我國同胞的關切與幫助，真令人感激，由於他們的同情，更反映出敵人的殘暴，日本法西斯已失去人性；連狗的心肝都沒有了！全國同胞們，全世界愛好正義的人們，快起來，消滅了這人類中的強盜！

(四)敵人的獸行 在這一段裏，我要多報告一些，事實上也應該多說幾句。

自抗戰以來，敵人在各戰區所暴露的種種行爲，真是萬惡極了，燒、殺、搶、姦，都是暴敵的拿手好戲，但這種殘暴的行爲，一方面能增強我們抗戰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使世界主持正義的人，明了暴日是人中禽獸，是應該羣起消除的，所以我們要盡力的暴露敵人的獸行。同胞們，我們該覺醒了，我們不該再作紙醉金迷的夢，日本人要亡我們的國家，亡我民族，他更要亡我們每一個人，我們不能存一點苟安的心理！

敵人攻入南京後，搶、燒、姦、殺，是同時並行的，中華門、通濟門、光華門一帶，遭敵人屠殺更爲慘痛，百姓死者不知其數，就是年邁的老人，也不能倖免，大街上屍身橫躺豎臥，血流滿地，暴露日久，有些被狗吃了，肚腸拖地，屍首不全，真是慘不忍睹。敵人又到處縱火焚燬房屋，尤以中華路、太平路、夫子

廟等處爲甚，燒得片瓦無存，往日繁華街市，今日卻變成一片廢墟，殘瓦頽垣，真令人觸目傷心，總之自敵軍進城，終日火光冲天，煙霧瀰漫，放火焚房，成了他的能事，有時且迫我百姓前往救火，卻將我同胞推入火堆，看其活活燒死，而殘暴無人性的敵兵，卻鼓掌大笑。同胞們，這種拿我同胞的性命開玩笑的深仇，我們應當如何來報復？

搶掠，這也是敵人的拿手好戲。入城後，挨家搜索，翻箱倒籠，凡稍值錢的家用什物，或完好的衣服被褥，亦被搶去，敵人用卡車裝載，不知運往何處。不過兩天光景，難民區以外各處，被搶一空，於是敵人便設法到難民區內搶劫。敵人狡猾多端，宣稱以檢查逃兵爲口實，闖入難民區，經國際救濟委員堅決反對，但敵人對國際公法一向漠視，也不能制止敵人的瘋狂行爲。他那裏是檢查逃兵？只是檢查衣箱，遇有貴重物品，卽行擄去，我同胞只有忍氣吞聲任其搶劫。敵人又想出搶劫的妙法，在路上以檢查行人爲名，搜索行人衣裝，於是我同胞所有之鈔票及其他貴重物品，盡被擄去，卽或有稍美好之衣服，亦被強行剝去，想起敵人這種卑鄙行爲，真令人痛恨。

殘暴的敵人好似得了瘋狂症，恣意的擄掠我同胞的財物，就是留京外人的財物，也不免受其

搶奪敵兵竟公然闖入外人住宅，翻箱倒籠，搶劫值錢物品，各大使館之外人多離京，僅有看房子的（中國人）對此暴行，亦無法制止，後由德大使館發起向日軍當局要求賠償，並開具失單，日軍當局允調查後再賠償，並代懲肇事兵士，但調查時，日軍事當局強迫看房人承認爲我軍民所搶，看房人以威勢所逼，只好承認，敵人無恥極矣！

所謂「武士道」、「大和魂」、「皇軍軍紀」不過如此而已，與國際強盜有什麼分別呢？日本法西斯是毀滅人類文明破壞正義的魔鬼。近視的人們，請你們認清些日本帝國主義，對此破壞和平的戰爭，你們不該沉默不語，你們應當援助爲正義而奮鬥的人們，沉默，無異於爲虎作倀！

說到敵人姦淫婦女，真令人氣憤得無話可說，罵他是禽獸，他尚不如禽獸，他連狗的心肝都沒有，他是完全喪失人性的！

日兵進城後，除搶燒殺，更重要的卻是姦淫婦女，十一歲的幼女，五十餘歲的老嫗，都不免被辱，輪姦後，多被殺死。「花姑娘」整羣結隊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軍娛樂部」，有的專供敵人長官以洩獸慾，一般敵兵，到處搜尋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許多女同胞被輪姦，慘叫和



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氣，送到我的耳鼓裏，不禁使我戰慄。我不知是恐懼，還是憤恨！

街頭上有很多輪姦致死的女同胞的屍身，通身剝得精光，赤條條的，乳房被割下了，凹下的部分呈黑褐色，難看極了，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腸子湧出來，堆在身旁地上，陰戶裏有的塞一塊紙，有的塞一塊木頭……多慘痛啊，這是人的行爲嗎？同胞們！起來復仇呀！女同胞們！起來自衛呀！

起初，難民區較爲安全，一般婦女都到區內藏躲，敵軍是從未把國際公法放在眼裏的，深夜擅入區內，我婦女或被姦污，或被擄去，雖經外人阻攔，亦不生效，且外人竟有因此而毆打金陵女大，中華女子神學院，皆有此種事實發生。日軍爲避免我婦女見其來而逃走，多趁黑夜到各民宅搜尋婦女，且有換便衣者，敵軍捉住男人，即指着小孩說：「要小孩媽媽！」或者說：「要花姑娘！」若答以沒有，日軍即行怒打，或以刺刀戳死。日軍每捉到女人，即就地淫污，而迫令其夫或其父立於旁，目睹此非人行爲，而姦後必將女人殺死，這該多慘痛啊，想起來真令人髮指！

以上對敵人的獸行不過說個大概，現在單獨就幾件事實來細說，這樣可給讀者以有系統的

印象：

人橋——板橋某地有小河，水深僅沒膝，當地居民將該處木橋拆毀，如此可避免敵軍過河殺人，某日敵軍六人行至該地，無法過河，便到附近村莊內捉來鄉民多名，強迫伏於河內，鄉民不肯，敵兵乃用刺刀威嚇，並以槍柄猛打，不得已乃伏於水中，層層疊起，作成一座「人橋」，敵兵在上面往來踐踏，又用刺刀亂戳，日兵玩弄盡興，鼓掌大笑而去，河內有被淹死者，有被戳死者，生還者極少。

玩弄老嫗——南京南郊六郎橋十八村處，居民皆爲土匪。但頗有組織，人民亦較強悍。一日，有敵兵三名，到該處要豬雞等，並找女人，當有王姓少女爲其姦污，旋即去。當地居民皆憤慨，便決定如敵兵再來騷擾，必加以抵抗。第二天果有敵兵六名前來，居民大憤，奮起抵抗，當即槍殺敵兵三名，餘三名逃走。不久，便有大隊敵兵開來，以機槍大礮向該村猛攻，居民甚爲驚恐，相率逃走，敵兵放火燒房，又進內搜索，在福音堂內找到陳姓老嫗三名，皆六十歲以上，敵兵無法洩憤，竟將三老嫗毒打，又強逼脫去衣履，老嫗不從，敵兵乃強行剝去，三老嫗脫得精光，敵兵驅之遍遊各處，倍加羞辱，用刺刀劃其身上各部，不禁老嫗哭喊，或用刺刀撥動乾癟老乳，令其怪叫，後用小刀亂戳其陰戶，老嫗痛得昏厥了，敵兵割下小足，狂笑而去，真殘忍極了！

亂倫——城外沙洲衛有朱姓人家，某日突去敵兵四名，將朱姓兒媳（年四十歲）強行姦淫，當日兵輪姦該婦時，強逼她的公公，丈夫，兒子站在旁邊看着，輪姦後又逼其公公去姦淫，殘暴的敵兵說：

「老頭！你快活快活……」

同胞們，這是多麼萬惡的事啊，可是這老頭也只好照辦，伏在他的兒媳身上，做個樣子，可是敵兵認為不對，又毆打老頭，叫他認真去做……

公公姦了兒媳，敵兵又逼該婦之子（年僅十七歲）姦其母……讀者們，寫至此，我不禁生顫了，我真不忍再詳細寫了，總之，那兒子不幹，敵兵會強逼的——讀者們，我們替那站在旁邊的丈夫想想，他的心裏該作何感想呢……敵人這種行為真是喪卻人性，兇殘絕倫！

敵軍的種種暴行，講起來真令人切齒痛恨，可是不可徒自悲傷憤恨，我們要亟起復仇，為我死難同胞復仇！同時我們更應當堅定信念，唯有與敵人死拚才能有活路，女同胞們，我們要自己不受辱，只有趕緊起來訓練自己，我們能保護自己，同時要抱定一個觀念，就是至死不屈！

關於敵人的獸行，我不想再寫了，情緒很激憤，也很忙亂，只好止於此。

(五)市面一瞥。自南京陷落敵手，日軍屠殺姦淫，搶劫橫行，市面房屋多被燒燬，商業根本摧毀，延至本年二月間，各處方有由敵人操縱之經商產生，所賣物品多係敵人搶掠而來，售價昂貴，且人民懷有深仇，那肯購買，故商業頗冷落，同時又沒有相當房屋，沒有一定的地方，後來在路旁起與板棚，權作販賣處，情形簡陋得很。

敵人在各侵略地行使偽鈔，這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實，在南京自然不能例外，並且鬧得更兇。爲了行使偽鈔，日軍當局想盡方法來推行，先將一切物品搶去，對日用品之出賣，嚴加統制，又阻撓國際救濟委員會運糧至京，這都是敵人欲統制商業，吸收法幣，摧毀我國經濟的辦法。因爲如此一來，我民人只有向他購物。敵人用心狠，手段卑劣，真令人氣憤！

在南京行使之偽鈔，有「滿洲國」鈔票，「軍用手票」，以後者爲最普通，也簡陋得很，日軍隨便印發，強迫民人使用，市面上不準使用中國鈔票，欲購物品，須換得「軍用手票」，方可購買，但往往「軍用手票」又行使不通，小販竟有因此而傾家蕩產，無以圖活。總之，敵人想盡方法吸收法幣，

害人之甚，殊令人痛恨！

白面販賣所突然增多，公開販賣，飯館茶社皆可隨便吸食，用毒品滅我種族，也是敵人亡我的手段之一。

剃頭匠的生意較好，留長髮的同胞恐敵人目爲不良分子，都紛紛剪除。故剃頭匠大發利市，不過這也只是目前的特殊現象。

大街上有日兵站崗，我同胞行其側，須恭敬行禮，然後掏出安居證，檢查後方得通行，人民只能在城內活動，城門從不讓出去的。

近來日兵姦淫婦女的事，在白天雖少有見到，但在晚間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藉檢查爲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聽其胡爲，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人的影子！

近來敵人宣稱，南京繁榮如故，這真是荒謬絕倫的話，日軍入城之初，燒殺不絕，南京已成一座死城，近來，日軍當局雖努力繁榮市場，但人民皆知其詭計多端，除購買糧米等必需品外，鮮有與之

交易者市面冷落荒涼，有何商業可言！

(六) 偽組織。日軍自佔領南京，即進行組織偽政府，先後有自治委員會，督辦公署之成立，今分述如下：

自治委員會——陶錫三任該會會長，副會長爲孫淑榮，陶會任律師公會會長，孫爲留日者，該會壽命極短，其組織又未公布，故其內部情形不詳，約分六科，有總務、財政、交通等科，其餘名稱不詳。陶任該會會長之初，曾出布告安置散兵，勸告藏於難民區之散兵可自己承認，官方設法安置，願返里者可資以路費；無知散兵竟有三百餘人出首承認，被日軍拘捕，在大方巷口盡被槍斃；後爲紅十字會埋於鼓樓二條巷口，利用該地兩防空壕掩埋，作成兩座大肉坵墳。據傳陶以此事處置不當，乃辭職不幹；但亦盛傳陶爲純粹之漢奸，甘心供敵驅使，究竟陶爲何等人，殊屬疑問，但以後從未見陶某出首作事，而自治會會長亦由孫淑榮代理，事實究竟如何，殊屬疑問。

自治委員會成立之初，即宣布沒收公家財產。主人他去之財產，雖有看守人，亦被沒收，宣稱暫爲保管，并代爲出租，租金亦暫替保管，待房主返來，一併交還，說來冠冕堂皇，其用意爲何，真令人懷

疑！

督辦公署——繼自治委員會而起的，便是督辦公署，署長爲任援道，直到如今，南京的市政仍由該署主持，署長以下分財政、總務、教育、警察各廳，以警察廳成立最早，日軍初入城，即有一旅館老板王春生，出首組織警察廳，網羅舊日警察供敵人驅使，據傳王久爲敵方作漢奸工作，此次在京漢奸中，以王爲最無恥，諂媚圖寵，真是毫無心肝。警察廳分保安甲戶記救濟調查各組，又劃分南京市爲五區，難民區爲第四區，其餘不詳。警察多爲舊日的，他們都不甘心作敵人的走狗，有機會他們便要逃回祖國來，因此，常常有警察改衣便裝逃走，但常爲敵軍捉回槍殺。

偽組織除爲敵人作諂媚工作外，雖想穩定京市秩序，繁榮商業，但工作之始，即遭敵人阻礙，如敵軍到處燒殺姦掠，民心惶惶，東移西遷以避敵人，焉有秩序之可言！只可作敵人爪牙，爲敵人服務，徵工，代覓婦女……種種無恥工作。

偽組織之產生，純係少數漢奸甘心認賊作父，爲敵人效勞，多數人是受日軍強迫，不得已而爲之。少數漢奸從中作梗，便能破壞大事，所以對於漢奸我們應該特別注意，設法根本消除之。

(七)教育與郵政。在敵人的瘋狂威勢下，民心惶惶，當然無法想到子女的教育問題，近來在難民區內雖有山西路小學、五台山小學已開學，但學生甚少，日人極力監視。

敵軍對我幼童極表好感，日兵多隨身帶糖果，見我幼童便給糖果吃，我幼童對日兵之畏懼心漸漸消除，敵兵麻醉我幼童，用心之狠毒，真是可怕！

敵軍當局爲便利其士兵之來往通信，故欲恢復南京之郵政，但我前郵政局長李某，知郵政恢復後，不過爲敵人便利，對我同胞之信件必嚴加檢查，乃拒絕恢復郵政，敵人無法只好應允不檢查信件，李局長方允以恢復，由三月二十六日起試辦三日，看日方是否遵行條件，現敵人對信件並不檢查。小包匯遞均可，錢數不得超過二十元。郵局公務員之帽徽未變，唯須帶有袖章，由日人制定標誌。

其他關於飲水電燈方面，經國際委員會屢次交涉，已行恢復，自來水任意使用，尙不收費。

(八)其他。在這一段裏，我要補充以上各段的遺漏，再報告些瑣碎事項。

「自治委員會」之先，曾有一「維新政府」之出現，主持人及內部均不詳，其辦公地點亦不曉。



歷時不久即消滅，僅有該組織之「行政院」出佈告安民，但不久便煙消雲散，自行歛跡！

關於「國際救濟委員會」之名稱，是經過幾度改變的，最先有「難民收容所」，後又改稱「國際難民救濟委員會」。

敵人對給養之運輸，頗感困難，江南路雖可藉之運輸，但缺乏機關車，故敵人乃利用汽車換以鐵輪行駛於江南路上，汽車亦缺乏，便強徵民夫，捉耕牛，以運輸給養，由此可見其困難矣。

我在南京之各政治機關，除交通部被焚外，餘者皆完存，多為日軍強佔駐兵。總理陵無恙，由城內五台山可清楚望見，仍是莊嚴巍峨，人民看了亦覺安慰！

(九)怎樣脫險。京滬通車，這消息振盪了每個人的心，但敵人不准我同胞乘車，後經國際救濟委員會交涉，方允每次車只賣六十票。

要離南京的人，首先須持「安居證」去領「遷移證」。許多同胞都願意脫離這人間地獄，但所有的錢財都被搶劫了，那有錢坐火車呢？我費了好大精神，所有的錢沒有被搶，這真是我的幸運，六月三日我離開南京。

在下關車站上車的時候，須經過嚴密檢查，就是外人亦不能例外，且往往比我們更嚴苛！車開了，車漸漸飛跑。別了，南京，別了，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被難同胞，別了，那莊嚴巍峨的總理陵，別了，別了……紫金山，玄武湖……漸漸的模糊了，說不出這時的感情是怎樣複雜，不是快樂，不是悲哀，是什麼？……

到上海時是在黑夜，在旅館裏住了一夜，我知道上海同胞在不斷的作救國工作，尤以租界內的同胞，他們幹得很勇敢，也很有收穫。是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願作亡國奴，我們都是有熱血有良心的中國人，我們都來打日本，一定能趕跑他！

在上海住了一夜，翌日晨便趁輪船轉香港，現在我住在湖南的一個僻靜山村裏，每天安靜的生活着，青翠的山，潺潺的水……這裏的一切，引不起我一點愛戀來，我厭倦了這蟄蟲似的生活，我要過有意義的生活，我願意常常興奮着！

當我在南京的時候，一個北平的朋友寫信勸我回東北故鄉去，他說：「你是個殘廢人，回東北去，安全是不成問題的，在國家，失掉了你這樣一個殘廢人，是沒有什麼影響的……」我沒有回答

他，我要回到祖國，我雖是個殘廢人，只是身體殘廢，我的心並不殘廢，我有一顆赤誠熱烈的心，我要把它供獻給祖國！

同胞們，淪落在南京的四十餘萬同胞們，日夜在默祝着國軍去拯救他們，我們不要再圖安逸的享受了，紙醉金迷的生活沒有我們的份！

記者淪落在敵人的鐵蹄下，五月有餘，目睹我同胞遭慘殺淫污，（據統計，到五月初，由紅十字會掩埋屍身二十七萬，婦女三分之二被姦污，其他扔入池塘河水內之屍身尚不在內）身受種種痛苦，始於最近逃出虎口。敵人蹂躪我同胞之情形，真是慘絕人寰，不忍卒睹。同胞們！這樣的深仇宿恨，我們必須報復，爲我死難同胞報仇雪恨！

各位讀者，以上只是誠實的報告，文字間毫沒有修飾，但這是我身經目睹的事實，寫出供獻給我愛國同胞。敵人屠殺我同胞如宰雞犬，真是難以忍受。我們只有積極抗戰，爲我死難同胞復仇，只有同敵人死拚，失地可復，同胞能救。同胞們！時急勢迫，事實已不許我們再猶豫了！同胞們，快奮起！同胞們，快奮起！（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公報）

## 關於華中傀儡政府

小兀

題解：本文介紹一大批的漢奸是如何無恥的去幹那賣國行動，我們要記牢這批漢奸

的罪行。

傀儡題名錄

「行政院院長」梁鴻志，字衆異，福建省長樂縣人，年五十五歲。「法制院院長」溫宗堯，字欽甫，廣東省台山縣人，年七十二歲。「財政部長」陳錦濤，字瀾生，廣東省南海縣人，年六十九歲。「內政部長」陳羣，字人鶴，福建省長汀縣人，年四十七歲。「外交部長」陳籙，字任先，福建省閩侯縣人，年六十二歲。「實業部長」王子惠，福建省廈門人，年四十七歲。「教育部長」陳則民，江蘇省吳縣人，年五十九歲。「實業部次長」沈能毅，浙江省桐鄉人，年四十五歲。「綏靖部次長」任援道，江蘇省宜興縣人，年四十八歲。「教育部次長」顧浩然，江蘇省無錫縣人，年五十五歲。「內

政部次長「夏奇峯，江蘇泰縣人，年五十一歲。

醜態十足。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這批無恥之徒集合在南京做那世界稀有的醜事，

居然揚揚自得，大擺其所成立典禮。那天早晨十時，就預陳儀仗兵於大禮堂，大門儀門及甬道，設樂隊於大禮堂簷下，參加「大典」之人物，預集於大禮堂左右邊廳，鳴贊官在大禮堂簷下，正中南向立。贊恭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成立典禮。又贊奏國樂「卿雲歌」。又贊行升旗禮。大禮官率導引官，導引各院「院長」，各部「部長」，「次長」至升旗處肅立。大禮官至「行政院院長」，「法制院院長」，「司法院院長」前，一鞠躬。恭請升旗畢，各就原位。鳴贊官贊全體向五色旗行一鞠躬禮。一鞠躬畢，於是大禮官恭請各「院長」並導引至大禮堂，就位肅立。各導引官分別導引各部「部長」各部「次長」至大禮堂，就位肅立。贊鳴官又贊請觀禮外賓就位。於是大禮官率導引官至邊廳，分請各外賓及新聞記者至禮堂肅立畢。大禮官率導引官糾儀官等就位肅立。樂止，鳴贊官贊政府人員，向五色旗行三鞠躬禮。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畢。鳴贊官贊宣讀宣言，於是大禮官捧宣言陳於案上。至「行政院院長」前一鞠躬，恭引至案前。啓讀宣言畢。由大禮官再至「行政院長」前一

鞠躬，導引還立原席。鳴贊官又贊外賓代表致祝辭。於是導引官至外賓代表前一鞠躬，導引外賓代表至案前，朗誦祝辭畢。大禮官至案前，向外賓代表一鞠躬，致謝。導引官復導引外賓代表退還原席。鳴贊官贊奏「卿雲歌」全體肅立，樂止。大禮官率導引官，導引觀禮代賓及新聞記者先行退席，然後分別導引「各院院長」「各部部长」「次長」至大禮堂外攝影。鳴贊官贊禮成。於是大禮官恭引「各院長」「導引官恭引「各部部长」「次長」退席。

這副醜態十足的味道，真令人作三日嘔！

荒謬絕倫的宣言書。於是那一手製造這傀儡政權的敵人，就裝腔作勢的紛紛致電祝賀，如海軍大臣米內光政，華中遠征軍司令畑俊六等，在畑大將之祝詞中，曾有一「維新政府」宜與華北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相呼應，基於一途之方針，提倡遠東之和平，撲滅共產主義，排斥一黨專政……策劃與友邦之敦睦為政綱之根本，兼以中日之善鄰提攜為國是，最後並云：華中民衆宜信賴日軍，毋存點微疑念，順從新政權之指導等語。

這些肉麻賀電也，虧這批漢奸受得了！但尚不知人間世到底有無恥辱之事，竟發出如下的荒

謬絕倫的宣言書：

「近年百政腐敗，羣小盈廷，不諳外交。但矜豪語，不教民而使作戰，無軍備而恃空言。不啻以民命爲犧牲，以國家爲孤注，遂致神州塗炭，京邑邱墟，萬竈無煙，四民失業。當國者喪師愈衆，報捷愈頻，失地愈多，搜括愈甚。未聞舉一事以省愆，出一言以罪己。焦土政策，等於自戕。容納共產，儼同召寇。是中國有史以來惟一之惡政府。其居心行事，蓋桀紂所不肯爲，閻獻所不忍出者也。現雖苟安巴蜀，潛伏荆湘，但以竊號自娛，已失統御之力。同人等激於義憤，急起救亡，除舊布新，與民更始。爰於三月二十八日，在南京重建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其惟一使命，則在使領土主權，復現戰前狀態，與鄰邦樽俎折衝，歸於敦睦。務使國人免鋒鏑之苦，同種無箕豆之爭。本吾國舊有道德，確立東亞之和平，更與歐美列邦，保持聯絡。至維新政府之成立，係根據蘇浙等省之事實，原爲暫時性質，與臨時政府初無對立之心。向來中央所管事項之不可分析者，仍由臨時政府商酌辦理。一俟津浦隴海兩路，恢復交通，卽與臨時政府合併。蓋同人等雅不願國內有對峙之兩政府也。至於恢復秩序，撫輯流亡，安定農村，復興商業，皆目前最急之務。謹當集合羣力，逐一進行，俾我父老子弟諸姑伯姊，各安常業，漸復生機。

爲人民減少一分兵災，卽爲國家多留一分元氣。譬之醫病，急則治標，必待標病既除，徐圖培補，不敢空談治理，高語富強，以欺我困苦顛連九死一生之民衆也。明知荆榛遍地，烽燧彌天，復舊國於灰燼之餘，撫窮黎於傷殘之後，程功不易，着手尤難，惟有各盡知能，完我使命，天視民視，矢志不渝，用特宣言，敢告有衆。」

爭先獻媚。可是儘那批出賣祖國的漢奸，怎樣的去討歡主子，仍得不到主子的歡心，主子可以隨意調換的；最近消息傳來，說是「狐羣狗黨之南京偽組織羣奸，因爭權奪利，以致內訌甚烈，其中尤以梁逆鴻志與陳逆羣任逆援道等暗鬪最兇，一方面對敵爭先獻媚，一方面對地方則極盡其搜刮之能事，適於此時，匿居大連數月之陳逆中孚，又以到滬聞，據悉，陳此來與南京偽組織之改組頗有關係，且擬取梁逆之地位而代之。陳羣等亦擬借陳中孚之力，排除舊安福系人物，故南京偽組織在短期內卽可實行改組，並將以陳羣或任援道任「上海市政督辦」，以便僞督署能直隸於僞組織之下。云云。」可知所謂華中傀儡政府，到底幹一回什麼事了！取材上海大美晚報及香港立

報



## 痛話南通

惜夢

題解： 本文是一位離開敵蹄下的記者友人的對於南通淪陷時實情報告。

(一)南通是淪陷在夢裏。三月十七日的清晨，時間還不到六點，敵機四架開始盤旋南通領空，好多人都從夢中醒轉，有的以為這是慣事，並沒有走避，隨後一個炸彈的巨響，大家才感到驚惶。但也只以為敵機來轟炸，萬想不到大隊的敵軍，已在飛機掩護下進了南通的市街。

這種倉促的事變，不但無辜的民衆完全是出乎意外，就是各級機關的人員，也毫不知情。專員公署在城外的南門附近，首當其衝，遭難的人員最多，科長張某，為避飛機，被敵人在地下室裏擊斃。縣政府因為在城裏，勉強分由東北兩門逃出。當時的騷亂，我們不難由想像得知。在一度騷亂之後，繼續是敵人的鎮壓與漢奸的活動，陳葆初早已準備好了，很快的把偽維持會成立了起來。

南通監獄很大，寄押犯人約一千二百餘名，多係匪盜，兇悍異常，平時有乘機騷動危險，變時有被敵利用可能，我親自把監獄視察了一週，當時立向縣長彭龍驤君提出這一個嚴重的問題，並另電報告給關係方面，怎奈都沒有指出辦法。敵人進佔南通以後，當天上午就開放了監獄，把這一千二百多犯人，除少數衰老的以外，一部分派定苦工，一部分編入軍隊，立刻都變成了敵人的爪牙。事後知道敵人是在十七日晨一時，從任港姚港兩處登陸，初僅八百餘人，以後陸續增至四千左右。當時毫無抵抗，所以竟悄然進城。只有公安局長何潤章，在急迫中帶走了一部警察和青年，避到城外向敵人游擊，直到現在，他們所領導的游擊隊伍，還不斷的向敵人襲擊。想不到我所眷戀的這樣可愛的南通，在這樣可憐的情形下淪陷了！

(二) 鐵蹄下的慘劇 敵人佔領每一個地方，首先是殘殺我們的青年，在南通當然也不會例外。我在南通的時候，一位小學教員，曾經和我談過，因為漢奸活動太甚，說不定那一天，很多的青年不知不覺就被漢奸作了敵人的贈禮。那時，我的主張是能組織就趕快組織，不能組織，可以聽憑學生自動的疏散回鄉，因為南通的情形太特殊了，這時，偽大道政府正廣播準備接收南通的消息，四

五天的時光，學生已經很多回鄉去。僅有少數中學的學生，還留在南通，成立了一個聯合中學。敵軍到南通，這一百幾十個學生，一點都不知道消息。剛剛知道了消息，敵軍已經把學校緊緊的圍住，把一百幾十個學生逼在一個較大的教室，一排機關槍，結果了他們全體的生命。據當時在場的一個漢奸事後對人說：這些學生在機關槍的響聲中，都高喊着「中國萬歲！」「領袖萬歲！」情形是非常的壯烈。其他沿戶搜查，死於非命的青年，他的數目實在是無法統計。

其次便是姦淫我們的婦女。南通城裏的婦女，也是因為偽大道政府那一個廣播，多半都逃避到四鄉。敵軍因為漢奸陳葆初等的跪懇，經過一天澈底的搜查以後，都移住到城外，因為這種關係，他們只有向城外附近的鄉村騷擾，三五成羣，乘着腳踏的汽車，到各鄉村去搶劫婦女。可憐的婦女們，像是被宰的羔羊，被他們一批二批的駝載回來，輪流來洩他們的獸慾。在南通縣城附近二十里以內鄉村的婦女，都逃不了這一個極盡人間慘事的劫難。

另外有好多私人的工廠，都被敵軍強行佔領，因此，也有好多人死於敵軍的槍下。大生紗廠掛起德國的國旗，聲言已經是出兌德商。敵軍進佔唐家閘（大生紗廠在此），首先闖入大生紗廠，德

國顧問出來攔阻，敵軍絲毫不理，結果還是無條件的被他們佔領。唐家開爲南通工業區，工人不下五六萬人，敵軍借口清除不良分子，有好多工人也遭到了意外的不幸。

(三)張非武小姐的義勇。張非武小姐是張季直的孫女，張孝若的女兒，和她的妹妹斌武，在南通，在上海，都有相當的風頭。斌武因爲她父親的慘死，吃了安眠藥片，以後的風頭，便被非武小姐所獨佔了。她住在南通南門外的濠南別墅，這在南通是一個惟一富麗的建築，後院緊靠着南通的博物院。南通被接收的消息傳出以後，張家的人們已經陸續的跑開了很多。敵軍進佔南通的早晨，全家的人們都跑光了，惟有非武小姐單獨的不動，她有一個奶媽，哭着勸她，無論如何，要離開南通。她的表示是：她的妹妹吃安眠藥片死了，是太沒有意義，現在，國事到了這樣的地步，打死一個敵人，也算够本了，所以無論如何，決不離開她的家。

十七日的下午，三個敵軍，終於是跑到了濠南別墅，挨屋搜尋，這時非武小姐拿了一枝手槍，藏在一個曲折最多的屋裏，虛掩着板門。三個敵軍不久搜尋到她這一個屋子，因爲是板門虛掩，敵軍感覺到心怯，輕輕的把板門向外一開，她的第一槍響了，但是沒有擊中。想接放第二槍的時候，子彈

被刻住了。這時，敵軍知道屋子裏有人，都躲到板門的後邊，接着向屋子裏打了很多槍。非武小姐，趁着他們躲在門後亂打的時機，急急的跑出了這個小屋，經過了很多的曲折，從別墅後邊博物院的旁門逃出去。

她經過了好多的危險，終於是逃出了南通。她自慚連一個敵也沒有打死，她覺得這種仇恨比以前更加重了。於是，她決心改變了方針，願意把她的生命，更有意義的獻給國家，獻給這一次有關民族存亡的抗戰，因而，她輾轉的跑到了某處，自動參加繆激流軍常恩多師的義勇宣傳隊，並且作了義勇宣傳隊的隊長。南通是淪陷在夢裏，張非武小姐這樣的義勇，不但光榮了張府，也光榮了南通。（二十七年五月三日大公報）

## 無錫剪影

高純如

題解：一個京滬線的工業區，目前遭受羣鬼橫行，真是暗無天日的了！

老友孫君，倏無錫人也，刻來自故鄉，談及錫地近況甚詳，人民生活黑暗淒厲，不勝浩嘆也。

無錫以交通便利，故工廠林立，絲廠紗廠等尤多，此次事變，華軍以戰略關係，全部西撤，各工廠在倉皇之中，大部未及將機器及存貨等遷出，致受損極鉅，淪陷後，日軍將貴重機器以及所存紗布麵粉等，搬運至滬，或予出售，或裝回國，同時擇布之次者，分散鄉民，並強令扮作盜狀，攝入鏡頭，冀作良好之國際宣傳，最近將所剩之工廠，稍加修理，即行開工，西門之申新除一部份作為全縣電燈之發電所外，餘亦與鄰近之振新紗廠，作為紡織工場地，南門之華新振康等亦均由日方開設絲廠，其錠子為各廠所固有者，機器則如甲廠所無，至乙廠搬運，總之無錫之各種公私實業，均為日人攫

爲己有，且乘鄉民窮迫之際，將工資減至極低，聞最高度之工資，僅日得三角而已，在廠工作備受虐待，雖無過失，亦須受鞭撻之苦，孫君之親，工作祇三天，受撻竟達十餘次，心雖不願再續，然爲生活所迫，亦無可如何。

吮·吸·車·夫·血·汗·

日人之榨取華人脂膏，無微不至，即徵取人力車特捐事，足以驗之，錫邑當淪

陷前十日內，已趨混亂狀態，人力車類多停駛，迨後維持會成立，車商爲謀生活計，與之接洽放行辦法，該會請命宣撫班白澤茂之結果，准予先期散行四百輛，惟每輛除按月依照向例納捐外，另行繳呈三十元之通車費，該款由宣撫班收取，否則雖納車捐，亦不准拉行，車商以戰後餘生，無此鉅款，報效日軍，往返請願，求予免納，未得允准，勢成擱淺，維持會恐大好財源，行將失落，乃從中折衝，結果減收爲二十元，車商以生活困迫，祇得忍痛繳納，現時交通大部恢復，乘客較多，故又復准放人力車四百輛。

錫·滬·交·通·阻·礙·

錫滬交通，其初僅賴江浙輪船公司之汽船及民船調劑之，船價高昂，後大直

公司等放行汽車，與之競爭，價格漸降，茲火車通行，票價售日金一元五角，如持法幣，須預至煙店調

換日鈔，並貼水一角，否則逕往購票，必將法幣撕至粉碎，惟由滬至錫，不易搭乘火車，蓋以車輛無多，每日行駛二班，而乘客擁擠，有購票不着之憾，且須有居住地之宣撫班之通行證，該證限期極短，不易設法，故自錫至滬，搭乘汽車，僅須三元，然由滬至錫，票價亦恆在六元左右，其因良由是也。

畸形市面 此次兵災，北塘及工運橋畔，燒得一片焦土，獨崇安寺一段，僅古寺遺殃外，餘未波及，遂爲今日無錫之商業中心，其中以收賣舊貨及飲食館子爲多，攤戶櫛比，如滬上靜安寺香汎然，近來一般漢奸，創設茶室，雇用女子招待，實行中日聯歡，而一羣無恥婦女，點唇塗粉，鮮衣招展，躑躅在市，亦擬與日軍提攜，至於沿公路之各鄉鎮，地痞每與日軍聯絡，或向鄉民敲詐，或竟持械劫舍，更有甘願爲虎作倀之奸徒，睹見婀娜多姿之姑娘，尾隨之，俟默識其家舍後，昏夜領導敵軍前來作樂，故鄉農中較爲富裕者，紛向城中避居，因城內駐有憲兵隊，品性惡劣之日軍，無可施其技巧也。

農民參加游擊 由表面觀察，今日之無錫，在日軍手掌中，車站由其管理，公路由其使用，維持會諸人亦唯命是從，然遠離公路鐵路之各鄉鎮，均埋伏無限之游擊隊員，該隊由遣散軍官領導，組織年青農民憤於日軍之暴行，類多加入，並可按月得支餉銀六元，孫君家鄉榮巷，靠近錫宜公路，亦



時有游擊隊員在茶店探聽軍情，或收買華軍撤退時所遺棄之子彈及槍械，其身佩有符號，並編號，估計僅無錫四郊，約有游擊隊二萬人，除備有長槍，匣子砲外，另有機關槍及小鋼砲，日軍在錫者，僅八百人，雖武器優良，但以華方多數熱血健兒，與之相抗，勝敗立顯，將來日軍再行深入內地，戰線延長，勢有人數不敷支配之憾，屆時華軍採取總攻勢之後，與游擊隊互相策動，日軍崩潰之迅速，有出於意料者。（二十七年七月五日大美報）

## 歸蘇小記

小小

題解：

淪陷後的蘇州城內，漢奸、敵軍、平民，互相交織着一幅靡醉生活圖，但在這黑暗城

市的郊外，卻就有光明勢力逐漸發展起來。

寒山寺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因爲有了張維這一首詩，蘇州城外的寒山寺，就大大的有名；又因爲日本有一個和尚，名字恰巧也叫寒山，會到過蘇州，訪過寒山寺，帶了「月落烏啼……」這首詩的碑帖到日本去，大大的宣傳了一下，弄得日本人不到中國則已，一到中國，總得到蘇州訪一訪寒山寺，想聽聽夜半鐘聲，想看看江楓漁火，但是夜半既沒鐘聲，更沒有江楓漁火，可是日本人並不掃興。據說：日本人對於這個古跡，時時有一個最好「爲日本所有」的慾望，正如日本軍閥，想把中國的整個土地鯨吞的慾望一

般。現在我想寫一些日軍佔領了蘇州以後的情形，只因瑣散複雜，無從寫起，所以把寒山寺作一個引子，本是閑話。

跑到蘇州城去觀察，各人見解不同；別人現在寫蘇州漫記，也許要先寫景德路上的「食堂」門。女招待的強拉日本兵，或中央飯店已改了「軍慰安所」這些固然也是我這一篇裏材料，可是我因為寫了寒山寺的引子，自然仍得先寫關於寒山寺。

殺人不忘風雅。日軍是去年十一月十七夜十時進的蘇州城。到十一月底，蘇州城內，就發現了許多的「月落烏啼……」碑帖。這些碑帖，起初還是說寒山寺內那塊碑上揚下來的，後來因為求過於供，而且只有一塊碑，日夜揚都來不及，聰明朋友便想出了翻刻木版的方法。於是立刻「一窠蜂」（蘇州人的特別脾氣，就是盲從的意思）的翻刻木版。因為起初每一個日本兵，不論他的出身是工、是農、是商，都要想買一張「月落烏啼……」的紙帖，遮蔽他初入城時的暴行，將來萬一居然能回到三島，則一方面可以傲視鄉里，表示到過了寒山寺；一方面還可以表示他一面殺中國人以外，還不忘風雅。所以每一個官佐，每一個兵士都要買一張「月落烏啼……」起初銷路最好的

時候，聰明的蘇州人，會抬高價錢，每張賣到五元國幣，或十元日本的軍用票——可是用日本軍用票買的，一百人之中，至多只有兩三人，可證「皇軍」袋裏的中國鈔票是非常豐富——後來因爲大家買了，銷路漸減，價格也逐步着跌，由四元半跌起，直跌到現在，每張祇賣國幣二角五分，卻都成了呆貨，所以現在走到蘇州城裏，許多店鋪，或小攤子上，雖然還有黑底白字的「月落烏啼……」懸掛在那裏，卻再也沒有「皇軍」去顧問了。駐在蘇州的日軍，也時常調防。新調來的不是不愛風雅，並不是不知寒山寺；只因有了「蘇州美人第一線侍應」（這是從一家爲「皇軍」而開設的食堂門口廣告牌上抄襲而來），有了一金二十錢五分鐘發洩性慾的軍慰安所，當然不願再買臭墨搗的碑帖了。

#### 發賣贓物

中國人把日本兵士當作個個人愛搶，那未免近乎一筆抹殺。這一次蘇州的失陷，珠寶玉器骨董字畫的被劫，爲數是很多，而「皇軍」帶了去的卻很少。因爲到蘇州的「皇軍」大都不是現役兵，而征的是已退伍的後備兵，所以他們的出身職業，是各各不同。所以他們的愛好除了「蘇州美人第一線」和「軍慰安所」而外，是各人不同的。譬如他本是做皮鞋匠或開皮鞋店

的，他們的眼光，只知估量這雙高跟鞋價值多少；本是一個時計修繕者，那麼他能審定這是一「亞米茄」那是「愛而近」了。諸如此類，所以一定說日本兵士對於蘇州城內的事物一樣樣愛好，是完全不確。有一個向來挑舊貨擔，沿街喊着「玻璃瓶舊報紙」的蘇州人，至今是靠「皇軍」而發了財，已不再挑舊貨担了。他告訴我一件事就值得我這裏記一記。

他說：我的發財，是全靠膽大，有恆心，和一句「阿里軋篤」。我向他們一個團體裏去收買舊貨，一共十八次，而只有第十七次是發定了財。買舊貨的方式，是很簡單的。挑着一副空擔子，很膽大的跑進了門崗守衛者的防線，入了一間屋子，把空擔子還是挑在肩頭——要是先放下了擔子，准有一頓東洋特別大菜可吃——在身邊掏出五角法幣放在桌子上。這是一個等於啞叭扮戲的通行證。他們一見了五角法幣，便去把所要賣的舊貨搬了出來，於是我再付給五角，他們於是搖搖手，我便知道必須再增加五角，那時他倘再搖手，我就再增加；可是這時不必拘泥於五角一單位，可以五分，一角，或兩角，逐漸增加，直到他不搖手，而把桌子上法幣收藏到他的袋裏而且默然的走了進去，我便很恭敬的說一聲「阿里軋篤」把東西裝在擔子裏便跑出去，完成了「交易而退」。有時

他們所出賣的，我真不想買，而且也是不容易轉賣掉的，可是不容你不買；要是空擔子出去，走到門口封鎖線上，便有重大的危險，最低限度，也得吃一槍柄一刺刀。本來進去收買舊貨的不止我一個，可是因爲我是能說「阿里軋篤」，佔了不少便宜。我記得有一次，我付了四元七角的代價，買了一隻紅木天然几，我一個人真沒有辦法運出去，要想哀求許我去招一個人進屋扛搬，又苦言語不通，做了許多手勢，總算邀他們的允了；誰知等到我招了一個人去搬的時候，已被另外兩個同業以八元二角買了去，我祇得認灰氣，平空損失了四元七角而莫名一物。但是那第十七次只買了一個小小紙包，等到回家打開一看，幾乎使我發狂，計有四小粒金剛鑽戒指一只，翡翠戒指一只，二兩重金鐲一付，還有一只挺大挺有火油光的獨粒鑽戒一只。我是十元五角買來，後來到上海變賣，卻賣三千八百元。你想這不是意外發財麼？

不給小民吃飯。蘇州人摹倣性，是最適合於做順民的。一個修理鐘錶的攤子，門口貼了「時計修繕屋」；小小的煙錢兌換店，已掛了「兩替屋」的金字招牌，小飯館搖身一變而爲「御料理」；尤其是景德路上鱗次櫛比的咖啡食堂，家家雇了女招待，像雉妓一般的拉着「皇軍」進去。據說

這種食堂，倒很能經商，五個蜜棗，十筴落花生，一律定價金五十錢，而「皇軍」呢很高興的支付；有時（蘇州美人第一線）把皇軍弄得開了心，把身邊罄其所有的都送給了女招待，所以竟有好幾個「第一線」手指上戴了不少的金戒；而這種「第一線」在真正蘇州人看起來，也許無人領教的。

這些食堂太聰明。用這方法，掙了不少錢；但是好景不常，事被傀儡省政府所知，便下了一道命令給傀儡警察廳，轉令禁止女招待在門口拉夫，禁止以低價物售高價，弄得食堂老板大煞風景，大罵陳則民祇知拍「皇軍」馬屁，不給小民吃飯。

苟延殘喘。所謂陳則民者，因為他的太太（他娶日本老婆時候，家裏還有髮妻）是日本人，而且是松井的妹妹，所以搖身一變而為江蘇省偽省長，因為省政府必須像一個省政府，所以也要設幾個廳。目前成立的只有一個偽警察廳；教育廳民政廳，也須立即成立；但是因為經費雖然一向是有敵軍津貼，而最近則奉令必須自給自足，所以想到只有開銀行發鈔票才是生財之道，決心成立一個省銀行。他已把江蘇省銀行的新鈔票印好；誰知所謂介乎上海南京之間的「維新政府」

卻板起了面孔，向他們要準備金，這就一記拳頭，打在心窩裏，痛得一句口都開不出；而且因爲印鈔票關係，偷雞不着蝕把米。只有誠心誠意捧着「皇軍」，求得他們的歡心，希望續發津貼，苟延殘喘。如城內外凡屬洋房，一概讓給「皇軍」居住；充衢大道讓「皇軍」的自由駛車騎馬行走；辦有好幾個軍慰安所，使「皇軍」得以隨時洩慾等等，都使「皇軍」感覺到陳則民辦差辦得還不錯。同時開放煙賭，抽收煙賭捐斂錢，現在城裏的「售吸所」已超過了三千處。所以有人說蘇州人是麻醉而毒化了，而駐劄在蘇州的「皇軍」也麻醉而毒化了。

一個麻醉辦法，還有一件事，也是麻醉蘇州人的。因爲現住在蘇州城裏，除了偽政府裏當什麼差使的人以外，只有一些中級以下的工商，和車夫貧民之類。他們爲了生計關係，不能離開蘇州，尤其是那些貧民，簡直沒有一天或兩天的乾糧，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的費斧，所以只能永久住在蘇州，老死在蘇州。因此「皇軍」想出了一個辦法去麻醉他們，同時表示「皇軍」衣袋裏的軍用票，是十足的值錢。在最近的兩個月之中，已舉行了軍用票換米和麥粉，不但在蘇州僅有的一張傀儡報紙登了廣告，而且在大街小巷張貼了招紙：「軍用票可交換軍米，麥粉」上等米每石七元，中等米



每石五元，麥粉每袋二元；每日上午八時至十時在宣撫班交換，須自帶器具。表面上這米價是便宜的，而且是把「皇軍」發出來或用出來的軍用票去交換，不知道實細的人，腦筋簡單的人，怎麼不感激「皇軍」體恤蘇州平民呢？啊！這是「皇軍」的聰明，把狙公賦筍的方法，如法炮製的學了去，而實地來試驗一下了。果然，每天宣撫班門口的平民擠滿了，男女老少都有，或挾了布袋，或拿了飯籮，爭先恐後的擠上去。啊！這是米，這是麵粉；而且是「皇軍」自己吃用的，「皇軍」竟分給了蘇州平民了。於是發一道命令，大家挨着牆壁，一個人一個人魚貫地排成隊伍，依次進去，不要紊亂秩序，等到排成隊伍，已費了一小時多的時間，而能進去換到米與麥粉的，至多每天只有十幾個人，每人所換到的至多幾升，滿斗的是百不獲一。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一方面是要麻醉蘇州人，一方面向上面去報銷，還有一方面向傀儡省政府多索取軍米。

以上所記的，都是些雜碎；倘然有蘇州旅外同鄉，有人要問我目前蘇州是否安穩？工商業如何？走水路回去好還是乘火車去好？因爲不是我這一篇裏的範圍，我只能簡單答覆如下：

我們的正規軍與新四路軍游擊隊，已在溧陽作了據點，（是從廣德長興一帶出發的，）一面

已到了天王寺（句容相近），一面已到了京杭國道，一面已抵了常州近郊，一面已進攻無錫和滄墅關，蘇州城內少數殘留的居民是麻木了，所以城內不覺得什麼，一到閶門馬路，就時常可以看見陣地式的鐵絲網和沙袋堡。而黃埭吳江一帶，游擊隊出動的時候，日軍常用七八架飛機和大隊的步伐砲兵去作戰。至於蘇州的日軍呢？城內外，一共約駐二千多人。

至於工商業呢？多種吃食店已全開，其他各種店鋪，只疎疎落落擺幾個攤子，作小本經紀；銀行錢莊已停業了，蘇滬的匯兌，只靠上海××銀行和蘇州電氣廠可以互匯，少則十二元，多則一二千元，都可以匯報紙呢，只有一家蘇州新報，起初名蘇報，是一個叫做汪鑄新辦的，他是拾日本人矢櫟作新聞材料，但仍不能使「皇軍」滿意，而以一千七百元收買了去，派秦墨晒為社長，汪改任副社長，以便宜統制。（秦前為某報駐京記者，今已拜投傀儡維新政府五省新聞管理處為傀儡處長，凡中聯新聞社以及各地傀儡報紙都由秦為社長。）

蘇州城裏，一切國貨與歐美貨的牆壁廣告已不見，大街小巷的牆壁上，祇看見仁丹，老篤眼藥，味の素的白字，比狗糞還要多；可是戰後城裏的狗，也很少很少，據說都被「皇軍」槍斃了。

倘然你從上海到蘇州去，或去了再回上海，千萬不要坐火車！因為表面上客車已通行到南京，而實際上，每天只在兵車上掛一帶三等客車，車票是輕易不能買到，常有人捏了通行證在車站上等候了六七小時，票沒買到而嘗到了刺刀，或槍柄，或東洋來路的火腿。那麼乘小輪罷，又因各地四鄉游擊隊活躍，中途折回，已是很僥倖；否則有吃流彈的可能。比較好的路，是乘汽車走公路；但是嘉定太倉一帶游擊隊已很活動，公路上的橋樑，時時被焚，或中途原車折回，或有全車傾覆到河濱裏的危險。

至於日軍初到蘇州時候，姦淫搶劫等暴行，決非文字所能描寫得盡，我不願再寫，污讀者的眼光，只有就此擱筆。（九月三日上海通信）（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大公報）

## 寶山的傀儡

仲某

題解：所謂淪陷區維持會，是怎樣組織起來？到底做些什麼事？本文有很詳盡的解答，我

們真不難舉一反三呢！

不許他走。頃有在寶山當了一個月餘漢奸頭目的楊某，自寶山逃出。楊某是江蘇省人。向在吳淞路日人開設的某大百貨公司中任出店頭腦之職。滬戰爆發之前二日，該公司的經理，便囑其速把家眷遣歸。過了兩天，滬戰果然爆發了。當時楊某便要求辭職歸去，該公司經理不許，說的跟他跑，是不會沒有好處的。該公司的經理叫做木村，本來是一家布店老闆。二十年前，楊某的母親，便在他家當阿媽。楊某的母親死後，楊某便由他介紹，在一家藥房裏當出店。後來，木村任了該百貨公司的經理，瞧着楊某誠實可靠，便把他拉去當出店頭腦。所以楊某和木村的關係，可說是有着悠久歷

史的。所以當時木村拉着楊某，不許他走，楊某便也不再堅持。

木村一方面在該百貨公司中任着經理，同時在日本居留民會，以及上海日僑金融界中，也是具有着相當勢力的。所以戰事爆發之後，木村便允許着楊某，待等戰事有相當進展之後，將昇以一個差使。

日軍攻下寶山之後的第七日，木村便找到了楊某，說的已給他謀得了一個「寶山地方維持會警察局局长」之職，并命其即日前往履新。在那時，虹口與寶山的交通線，尙未打通，於是在公和祥碼頭，搭着海軍的交通船，（小汽艇）取道小川沙登岸，即日前往寶山。

倒是十分相得。登陸之後，徒步而抵達寶山，進城一瞧，但見城內除近三十所民房，未被炸毀，或僅炸毀其一部分之外，其餘的，已成一片焦土了。其時街道間雖已難得見有一二個尸首，但是滿城的死人臭之烈，委實的令人有些兒難受。街上行人，除了來來往往的日軍，以及臂纏黃布臂章的所謂公務員之外，（此輩所謂公務員，均係漢奸）幾乎一個也找不到。

楊某，在街上，問了一位日軍，才找到了在一家豆腐店門口掛着「寶山地方維持會籌備處」

布招牌的所在，而投下了介紹信。那時，在這籌備處中，除一個日本浪人，任着主任之外，尙僅華人八人。其中的五個，是在當地找來的所謂「名人」。其他三人，也都是由上海派來的。過了約有一星期，又在地方上，找來了七人，上海也陸續派來了十七人。於是積極的籌備，而成立了這個「維持會」。楊某果然被任爲「警察局長」。那個幫助他辦公的所謂「副局長」，姓俞，是楊行人，據說是向在寶山城內一家南貨鋪中當伙計的。

「地方維持會」既經成立之後，原來的籌備主任池田，便改任爲顧問。楊某，因爲說得一口的日本話，所以頗蒙池田的青睞。但是楊某所吃虧的，便是舉不起筆來。幸而那位所謂副局長俞某，卻倒會得寫幾個字，所以這二位漢奸正副局長，倒是十分相得。

開始辦公。在那時「地方維持會」雖然成立了。警察局址，也已選定了南門口被炸存的四間小屋子，開始辦公了，可是在全城之中，除了二百名左右的日軍，七個日本浪人之外，所有的華人，是僅只有三十餘人。而且這三十餘人，都是一式的在臂上纏着白布的，那便是說這三十餘人，都是他們自己人。因爲那時已把黃臂章，改爲白臂章了，除着這些人之外，滿城找不出一個老百姓來，就

是要找一個煮飯的。櫃子簡直也沒有找處。所以在那時的伙食，是由「財政局長」和「教育局副局長」二人擔任的。好在鷄鴨蔬菜之類，不難向城外居民逃避一空的鄉村中去捕捉採摘。白米更是易得。所以倒不用就憂着斷糧。不過這種捕捉鷄鴨，採摘蔬菜的責任，卻便是由「警察局正副局長」所負的。

除此之外，一天的工作，便是出外貼告示。這種告示，是由「維持會」秘書處所發來的。每天約在十張至八張之數，是由秘書處的二位秘書先生所手書的。發下之後，由「警察局的正副局長」二人分頭的往城外各村中去張貼。那告示是「安民告示」，命地方上的人民，速即回來。同時，并限期十天，若不回來，便得把房產土地等沒收，永不發還。

槍刺下的犧牲者 此類告示，揭出之後，在寶山城的四郊，果然逐漸地發現着少數農民的蹤跡。於是「警察局」中，便加多了一種工作，那便是戶口的調查。每天由「正副局長」帶着四名日兵，往近郊鄉村中去查戶口，而在調查戶口的第三天，在一個農人的家中，搜出了一個手榴彈，這個農人，和一個十餘歲的兒子，都在日軍的槍刺之下喪了生。他的老婆，給帶到了營部裏去，以後，便

沒會有過消息。

這一個消息，傳播了開去，附近五個村莊中，見着「安民告示」而回來的農民十餘戶，便又都偷偷地逃完了，從此寶山城內，以及城外四周，又沒有居民了。

所謂俘虜人民，在寶山城裏，真是寂寞透了頂。「公事」既沒有，消遣又沒有去處。但卻幸而向未曾燒毀的屋子中，找出了六副麻雀牌，於是大家覺得無聊時，便只有拉搭子打牌。因爲在寶山中，大家是絕對不談「消息」的。而在事實上，也沒有「消息」可談。所以前線的戰事如何，除了日軍和浪人，或許有一些知道之外，任誰也都不會知道的。

過了這麼些時寂寞的生活，從某一天開始，卻每天的由日軍解來着二十來個以至四十來個左右的「俘虜」。這些「俘虜」，小的在十歲至十五歲之間，老的在五十歲以上。其中卻一個都沒有中年人，原來這些都是寶山縣附近各村各鎮中的老百姓，因日軍的進佔，不及逃出，而被捕捉得來的。每有一批的解來，便由警察局正副局長，給安插在城內外的各空屋中，命爲寶山的「人民」。最初時所「俘虜」得來的，均爲男性。到了後來，也有十五歲以上，至四十歲左右的女性了。這



些婦女，也都是各地未曾逃出的難民。每有一批的解來，均由警察局給編號而留養着。若有自殺而死亡，或病斃的，均須詳細呈報備案。因爲每一婦女，在軍營中，均有照相存備着的。每天得隨時來索取某號婦女，入營以供取樂。而被徵入營的，十個之中，得生還者，均只三四人。

寶山城中的「俘虜人民」，一天一天的增多着。雖然還是沒有市面，但是已是顯着熱鬧得多了。而「警察局」已獲得軍隊方面的同意，在「俘虜人民」之中，選出了十六人，充任警察。既有了警察，便有事幹了。要清理街道，便命警察上街去抓幾十個所謂「人民」前往清理。要搬運東西，便命警察去抓幾十個所謂「人民」前往搬運。任何事件，不拘是軍隊裏的，或是「地方維持會」的，都可無代價的支使老百姓。於是地方維持會中的漢奸們，不用自己煮飯，也不用自己洗衣，甚至於鋪牀疊被，也都有人代替了，因爲在那時，每一「公務員」，已有二個「俘虜人民」給當着勤務了。

血淋淋的人頭。該維持會初成立時，日方允許月給經費五百元。但第一個月所發下的僅只三百五十元，而其間，日本顧問池田卻獨佔了一百五十元。所以楊某之所得僅只五元。此五元，可供打牌時作勝負之用。

自從有了所謂「人民」之後，一部份抓來充築路運輸等工人之外，其餘的一部，便撥往農田中工作。若有不從的或圖脫逃的，只須一紙「公文」，陪同解往日本營部去，不上一個鐘頭，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便號令在城門口了。

指天誓日不再做漢奸。楊某在該「維持會」中，任「警察局長」五十天左右，繼之以閘北的淪陷。更得其舊主人木村的吹噓，竟被調任爲「閘北警察局長」。爲了需要，特給與出入於租界的通行之便利。因爲楊某，在日人卵翼之下生長起來的，所以日方不疑其會有貳心。不意楊某雖爲一目不識丁之苦力，對於國家觀念，倒還具有着相當的認識，自知在敵人之下當漢奸，將來是沒有面目以見祖宗於地下的，所以憑着一紙通行證，於本月二日，進入租界之後，即日的回故鄉去，指天誓日的，不高興再去當出賣國家與民族的漢奸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日辛報）

## 松江淪陷經過

題解：本文是介紹松江淪陷初期的各項情形。

國防線的前衛松江，扼蘇浙交通之要道，南瀕杭州灣，北鄰青浦，黃浦江貫於中，與北之吳淞江並行西流，而通禾境。且兩江中間，河港縱橫交織，使浦江成爲水陸交通之大動脈，更有陸運動脈之滬杭甬鐵路，輔以上松路、松泗路、磚余路與青浦接通，銜接京滬間之公路，在浦南與松楓路交叉於松隱之平南路，爲由平湖東經亭林至南橋，與滬閔南柘線及浦東之公路接通，更自亭林築有支線至張堰，與舊滬杭公路銜接。上述各線，俱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一月內完成，因此松江不但爲交通之要點，亦爲第一道國防線之前衛。又爲淞滬戰線之給養站，且右側爲金山嘴柘林之海岸，更增加軍事上之重要性。

空寂之死城。自滬戰發生，松江雖東境正面有激烈之戰事，在側爲海灘，日人有登陸企圖，但因戰事膠着於淞滬金山嘴柘林一帶堤岸，盡構堅固工事，密排砲位，故八月十四日以後，日機逐日轟炸車站橋樑與一二處市房，人心並不以此浮動。及九月八日，西車站難民列車被炸，死傷千人，更因法院前莫家弄底、學士街、菜花徑等處被炸後，婦孺老幼，爲避免無謂之犧牲，紛紛遷走鄉間，但中秋後，返還城廂而重理生業者漸夥，商市由縣商會之勸導而漸復舊觀。詎大場失守之前後數日間，日機加緊轟炸，東西車站與列車，一日間均被炸二三次，十月二十四日午後，更出現巨型機，猛轟長橋南新繁榮之市街，與西市梢之錢涇橋至倉橋上下塘一段。市房商店之被燬者頗夥，並因燒夷彈之爆炸而起火者兩處，某糖坊以破布網堆成之避彈穴，出口爲火勢遮斷，四週爲煙燄炙逼，葬身其間者，竟達四十餘人。二十八日下午，日機在城內東部連投彈三十五枚，更輪流用機鎗掃射，以致死傷多人。二十九日晨，數批日機，投百餘彈，自此城廂內外公共機關，如縣政府、縣法院、縣警局、地政局、縣立醫院、縣積穀倉、看守所、監獄、省職校、省女中、正心中學等悉遭炸燬外，民房卽不傾倒，牆壁上亦不免彈痕疊疊，門窗尤無完整者矣。居民中縱自詡鎮靜者，至此亦因蔽身之所被燬，而不得不忍痛

離去，其遷避之地點，北爲余山、天馬山，西爲章練塘，間有至杭垣者，南爲亭林、葉榭、張澤，東爲上海。居民既四散狂奔，松江遂成爲空寂之死城，故十一月二日至六日之空炸，對於生靈之死傷不大，徒破壞殘餘之房屋耳。

十一月九日淪陷。四日侵晨，日軍因軍隊調防，乘接防隊伍未到以前，突然在沿海各地登岸，迅速北犯，在金山嘴上陸者，中路取道河缺口、山陽、蔣莊、亭林、盛梓廟、莊家行，左翼取道張堰沿塘犯松隱，北出至余來廟、米市渡、張澤，西出趨金山縣治之洙涇，爲進逼石湖蕩、楓涇之主力；右翼襲柘林，與莊行一支呼應，以防我軍自浦東方面之側擊，計中路五日侵晨抵達山陽，曾遭當地壯丁之堵截，惟火力薄弱，爲其衝過，當晚九時許達亭林鎮。其左翼方面，四日陷張堰，五日經松隱，七日侵晨抵米市渡，時松江行政長官縣長曹伯權因官衙被炸，二十九日卽已遷至城北五里之五里塘，七日移篆於新任費公俠，專員兼保安司令王公璵則於八月離松，六日起松江已援軍雲集，多數駐守於浦江北岸，尤以米市渡方面爲最多數，千人則駐於浦盛、梓廟、葉榭南間。八日日軍渡浦，傍晚相持於南門外，東門外，九日午松城淪陷，城廂中僅存之房屋，多數復斷送於祝融，地痞則大肆搶劫，多以贓物至

葉樹等處兜售，東門內費宅，房屋雖尙存，而器物則已搶光，如此情形者比戶皆是。

松江自淪陷後，旅滬該縣同鄉，均悉已有維持會之組織，惟據本月十一日離松者言，松江尙未聞有維持會之成立，且人已逃避一空，即使有之，因街上行走不易，亦無從知悉。惟現在留滬而向爲一般人目爲最有可能性之人物，暗中頗爲活動耳。近有人擬籌通松滬長途汽車，然松江旅滬士紳，實從未計及之。最近更悉有留滬松人五人，內以某退職縣長爲首，準備回松，此訊確否，且待事實之證明。

### 鄉鎮情形

據亭林難民言，該處居民在五日傍晚，得悉日軍已至去鎮四里之南星橋消息後，倉卒奔逃者居多數，十九徒步西行，日軍由該鎮東街衝進，俄東街南街起火，房屋之贖者，祇十之二三，受損最重者爲周瞻岐，所有房屋米行電燈廠等均焚燬。

至於葉樹，據來滬者言，該鎮除鹽務稽核所後面落兩彈外，其他無損失。日軍未曾到過，市面已恢復，加以張澤鎮被災後，商店停業，其未離鄉井而欲購日用品者，亦都集中於該鎮，遂愈見熱鬧。亭林以南情況不明，至奉賢縣境及其東，除莊行外，各地無日軍。惟浦江中日軍巡艇往返頻繁，浦南北

交通隔絕。

七寶本一小鎮，經數次轟炸，房屋已殘廢無幾，泗涇與七寶同此命運，且因爲激戰區域，受損極大。天馬山曾被匪劫，佘山脚之房屋曾被炸，教堂尙完好，並收容難民頗多。楓涇、石湖蕩、莘莊等處，情況不詳，惟悉盜風甚盛。

金山縣因位於平湖之東，楓涇嘉善之側，且南瀕海，爲登陸之要衝，故各鎮均受損極重，尤以張堰、松隱、洙涇、佘來廟爲甚。（二十六年十二月五日新聞報）

## 青浦的新面目

題解：青浦是滬杭線及蘇嘉線間的一個軍略要地，現在還正受着牠淪陷後的規運。

漢·奸·的·下·場· 據青浦來人談，最近的青浦，又換了一副面目了，「委員長」李仲文的被打被澈查，自治會的改組，慶祝「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之成立，和慰安所酒保的設立，都是比較重要的事。

自從上次別動隊佔領青浦後，宣撫班內的日本人即將「治安無方」之罪歸諸七位新貴的委員諸公，因此別動隊一走，七位委員便受了一頓惡罵，訓斥，這使得素來耀武揚威的委員們，覺得在顏面上似乎太過不去了，於是其中有四個便提出辭呈，孰料辭呈甫提上，不一刻幾位委員連委員長一起被宣撫班所拘捕了，據說他們都有「侵佔公款，包庇運毒」的嫌疑。可是經過一夜的偵



查，委員長李仲文是繼續的押着，而另外六位委員則在查無實據之下放了出來，據說這一夜委員長是特別被優待，用籐條刺刀來打，委員雖無此待遇，然亦已飽嘗「東洋蒲扇」滋味，而至今委員長尙被拘在內。據宣撫班所公布的罪名是有下列三條：（一）侵佔公款三萬，不發職員薪金。（二）藉名至朱家角敲詐，並包庇運毒。（三）勾結匪賊，搶劫囚徒，擾亂治安，圖害皇軍。其判決則爲正法。嗚呼！漢奸之下場如此！

當然不拒。自此事發生後，一般委員們都嚇得不敢開口，也再不敢說辭了，可是宣撫班班長財前歲美卻對他們表示不滿，一因別動隊之驚擾，二因李仲文事件之發生，三則因委員們不聽指揮，故自全體被拘後即有解散改組之意，但無適當的人，最近始由委員兼警務科長之楊安青代找到青浦巨商現居滬之張桂聯爲目標，當由日人授意，以張在青之資產房屋爲要挾。殊不知張固早熟於此道，正苦無門，現在找上門來，當然不拒，故自治會改組，將於四月初實現，舊委員蟬聯者是功臣楊安青、葉昌詒，其餘各人視日宣撫班的意見而定，開舊機要科長方中，交通科長夏純一等以不堪再辱，預備不幹，聽說張桂聯上任時，將有一批前青浦失意人士如曹祖參、趙允臧等連同上台，這

班人當然以絕對服從爲主旨，那麼青浦人民又將受苦了。

終·要·全·變·焦·土·的。二十八日，所謂「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青浦隸於其下，當然不可無慶祝。是日早晨科員辦事員警察及拉得來的農民列成一隊，東奔西跑，手執五色旗，紅心旗，並發宣言，頌詞，以實現其所謂之慶祝遊行式，日軍亦列隊遊行。此日街上滿地都是「南京民報」，「新申報」，「宣言」，「頌詞」，連斷垣倒壁上都貼足了，可是街上卻見不到居民的影子。

因爲防別動隊的再光臨，和五個宣撫班的安全起見，所以青浦現在是常駐有五六百個日軍。城門各孔道都由他們駐守，爲了這班兵，青浦又產生了二種店鋪，一種是慰安所，由一個無賴的華人與一韓人所辦，內中妓女，均係來自上海，並聞均係難婦，難女，嗜好白藥粉。另一種店鋪，則爲一日人所設之「酒保」，內中女招待，「太陽啤酒」的招牌高高的懸起，主顧自然是這批「魔軍」了，生意也極盛。

青浦已有一半成了焦土，另外一半，在特盛的搜刮政策下，總有一天，也要變成焦土的。（二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大美晨刊）

## 上海雜寫

解題：

這個發動全面抗戰的東方唯一大商埠的大上海，受到淪陷後的痛苦是比別處更嚴重的，下面四文，各有詳盡的介紹。

越來越兇了。

上海的最近恐怖景象，真是越來越兇了。曹家渡愚園路一帶越界築路的地方，新近已成敵憲兵和暗探大肆活動之所。這些地方與租界的聯繫關係，暫時還分割不開，可是他們仍敢明目張膽地「抄靶子」，逮捕人。最近還令「大道警局」錄用女警五十名，年齡自十四五歲起至二十八歲止，身穿便服，在各要口協助敵僞，檢查婦女。記者在曹家渡電車站，見兩個穿黑大衣的女青年下車，頤指氣使的敵憲兵，就令女警衝去檢查。女青年不知來意，或誤認被搶，當時稍加拒絕，并失聲高呼；敵憲兵就說她們嫌疑太重，硬將她們帶去偵詢，真是冤哉枉也！

由曹家渡歸經極司斐爾路，沿途見敵兵所貼的皇皇佈告，真是「醜」不勝收！但多已被人撕破，心想走去一瞻文采，可是兩腿總不發駕。嗣快到滬西最繁華區靜安寺附近地豐路口時，才站着去拜讀了一番。上列約法十餘章，犯者都是處死刑。有一條所謂「教唆抗日」的刑律，顯然是對我們新聞記者說的。新聞記者及一切中國人欲想不觸犯那些刑律，除非去當漢奸！我剛這樣一想，突有一輛軍用卡車，戛然停在我的旁邊，下來四個出佈告的人，走進一間西式房子裏去，門外懸有木牌，原來那里就是滬西敵憲兵司令部，真使我吃驚不小！

如居暗市。南市開放，盛傳已久，可是居民搬去住的，迄今仍寥寥無幾。那裏有許多馬路里弄的房屋，都已夷若廢墟，水電仍未恢復，令人有如居暗市及臨旱地之感。而且到南市去住的時候，事先還要向小南門外中華路偽「大道市政府警察局南市區分局」登記。該項戶口登記證，截至最近為止，登記去住南市的戶口，僅三千餘戶，不到八千人。

南市與租界交通，仍不得自由往來，僅有兩三鐵門，按時開關而已。有次記者曾到浦東路盡頭，入南市的那個關口去巡禮，那邊破牆頹屋的上面，插着紅白色的「太陽旗」和黃黑色的「太極

圖「旗」遠遠即可看見。攔街橫着沙袋和鐵絲網，有兩條空道，出入左右分行。五六個便衣偵探和非武裝的「大道警察」擔任檢查工作。此外還有兩三個黃衣敵兵，鷹瞬虎視般的在旁監視着。進去有時可以馬虎通過，出來必被週身摸索。

那次還看見幾個有偷竊嫌疑的苦力，被敵兵們反綁着跪成一排，有的頭上箍着鐵絲，有的頭上壓着錫片，或破鐵，有的是頭上綁着電話機，據說這些東西就是他們受種種慘刑的贓物！事實真相怎樣？我雖然不敢妄加臆測，可是這些東西，有的是現成的軍用品，有的是製造砲彈的原料，換句話說：就是等於新近有控制上海勢力的御用品。中西報載，虹口區公私所有上述各物，被敵軍有計劃的搬運一空，這就是明證。

也許敵人惟恐尙未週知，才「故陷人罪」，令這幾個不幸者來受慘刑的吧？

偽「大道市府教育科」最近爲了要推行敵人的愚民政策，也已計劃在浦東南市，於廢曆三月一日開辦若干小學。名稱以數號計算，如「浦東大道第×小學」，「私立者，如浦東昌明小學，已經開學，不取學費，并供給書籍，均讀古文，初讀者爲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大學中庸等等，學生稀如鳳

毛麟角，不過僅有幾個苦力子弟，被迫入學而已。

上海敵軍特務部祕密組織暗殺機關，內部工作人員，均係漢奸及日浪人。分設小組甚多，遍佈滬上，四出暗殺我抗日同志。並訂有獎勵辦法，凡暗殺國府政治要員一人賞十萬，軍事要員一人賞五萬，特務要員一人賞二千，破獲抗日機關一處賞一千。現該機關工作人員正在四出活躍。

擅改路名。滬郊敵軍將上海縣屬沿滬杭公路之閔行馬橋北橋等三處，劃為軍事區域，派重兵駐守，係九三統率之陸軍馬隊及杉田之步兵隊。

現時敵軍佔據下之我市中心區，及江灣一帶道路名稱，敵軍當局均易以在該處戰死之日本海陸軍隊及其指揮司令等名義。例如：原有虬江碼頭現改飯田棧橋，浦西路改廣田通，軍工路改皇軍通，翔殷路改明治通，三民路改大正通，五權路改昭和通，世界路改天業通，大同路改恢弘通，其美路改松井通，閘殷路改長谷川通，淞滬路改倉永通，黃興路改加納通，府南左路改乃木通，府南右路改東鄉通，東體育會路改東陸戰隊通，西體教會路改西陸戰隊通，觀音堂路改天佑通。

至我原有市政府路，聞仍擬易為「近衛通」。此外並擬以新潟、岐阜、熊本、靜岡、德島、宮崎等之

日本各府縣道名稱，將我其他街路名稱，一體依次易去。

### 煙賭盛行

上海四郊煙賭盛行，據調查所得，關於賭者，則滬西徐家匯北胡家宅有大賭窟一處。最近又新開一復興公司，圍範甚大，房屋佔七八間，有搖寶及二十一門牌九轉盤等，資本十萬。在憶定盤路亦有大规模之賭窟一處，曹家渡附近亦有一處，城內則長生街與觀音閣各有一大规模之賭窟。至於浦東則每一市鎮必有一二處點綴。自高橋以南至楊思橋爲止，中間僅爛泥渡一帶則無，北祭鎮最盛，惟局面較滬西爲小。至於煙館之充斥，最少在一百家以上。又敵在滬西豐田紗廠內設立貿易交易所，專事征收來往貨物捐稅。浦東區內近日盜案迭出，最近在上南邊界靠近塘橋鎮之龍王廟鎮，突來股匪五十餘名，執有盒子砲與手槍十餘支，由南北兩路到鎮。該鎮現爲販米要地，共有大小米行二十餘家，因無兵警駐守，盜乃任所欲爲。而目的亦在各米行，同時被打開店門洗劫。二十餘米行無一倖免。但因各行現鈔甚少，總共損失三千餘元。因無抵抗，盜乃鳴槍數響，四散逸去。

### 工商業的停滯

上海淪陷後，一切工商業亦陷於停滯狀態，據悉中國國貨工廠在此次戰爭中損失殊巨。據最近自各方面調查結果，其中損失最大的，包括紡織捲煙電器等業，各廠財產損失，

多者達數千萬，少者亦達數十萬。其幸而未被砲火毀滅者，亦多已移入內地。故目前上海除零星之小規模工場外，幾無國貨工業可言。自戰事離開上海，內地及國外南洋羣島各地，對於國貨生產品需要漸增，但因戰後生產量不足，已呈供不應求之勢。而此種情形尤以日用品爲甚，如本埠玻璃廠戰前有二十六家，今僅存二家，熱水瓶廠戰前爲二十八家，今亦僅有二家，肥皂業戰前爲十家，現僅一家，電氣製造戰前爲五家，今一無所存。由於此項工廠停止生產之結果，以致內地日用品價格大增。現留滬工業界爲謀補救起見，擬於可能範圍內設法在滬擴充生產，以資應付。又外傳敵方擬將目前上海僅有之國貨工業出資收買事，刻尙未達具體化之程度。（二十七年三月申報）



## 人烟冷落十室九空

浦東東昌路行駛公共汽車，直達相距十八華里之高廟鎮後，在浦東大道以東之內地交通，已漸恢復。行走亦得自由，記者爲明瞭各處近狀起見，於昨日午前十一時渡浦，自東昌路至高廟間一度實地巡視，過江之處，仍在法租界羅斯福碼頭，行至浦邊，卽有許多划子夫大聲叫喊兜攬搭客，碼頭高而船身低，渡客上下，極感困苦，尤以婦孺爲甚。船駛浦中，遙見日方大型汽艇滿載布包物，出入於十六鋪封鎖線，平均每五分鐘必有一二艘駛過。中型運輸艦，亦往來甚形忙碌，進出均係重船，所載何物，則不得而知。東昌路登岸處，因落水改在北首鴻昇碼頭，但碼頭甚高，有警察數名，在此處協助渡客爬上，走過浮橋，卽有警察搜查，繼而至登記處書寫姓名，距北十數丈，有一婦女檢查處，搜查者爲一十五六歲妙齡女子，對入口婦女，週身檢索，十分週到。

舊貨攤頭充斥道傍，越爛泥渡路之警戒線，走入東昌路熱鬧區域，以無數攤販點綴成市，有

數家商店半開門營業，過浦東銀行以東，機關林立，儼成一市中心區，計有「水巡總隊」「交通局」「社會局」「財政局」「警察局拘留所」「大道市政府」「警察訓練所」等七八處，此一段之街道上，舊貨攤愈聚愈多，留神計數，約有四五十處，兩旁人行道，幾盡爲此輩所控制，出售檯几椅凳，碗盞壺瓶，銅鐵錫器，爐灶鍋釜，一切家用物具，應有盡有。此輩舊貨攤主以賤價購進，貴價售出，往往以一角購入者，竟以一二元售出，獲利頗鉅，是以攤頭日多，營業日盛。

### 日商紗廠招收女工

日商大康裕豐同興三紗廠，分據救世軍教會堂，正德產科醫院，市公用局辦事處，分別招收女工，年齡以十六七歲起至二十七八歲止，過幼與過大在此限度以外者，均不合格，故應招募者，人數不多。由此往東，各處牆頭上，以藍漆書成之仁丹廣告，到處可見，過新橋入浦東大道，有海軍陸戰隊三名，憑防禦工事駐守。折而朝南，至蔣家橋，又有二陸戰隊把守，鄉民均脫帽而過，據稱否則即須挨打。由此往東，沿石街直達洋涇鎮，無兵駐守，故行人咸集中此路出入。穿過沈家弄，沿石路東行，兩旁均爲農村，越三里，見昔年香火鼎盛之欽賜仰殿古刹，半爲炸彈轟毀，殿內雖已打掃清楚，但無香客一人，廟庭冷落，頗有不勝滄桑之感，再東行三里，已抵洋涇鎮西柵口。

洋涇冷落高廟熱鬧。洋涇街中段橋東橋西一帶房屋，毀於炸彈者，幾有半數，市面冷落，迥非昔比。東柵口有前維持會現改鎮長辦公處，門外貼有紅紙，上書黑字「洋涇鎮鎮長顧練記辦事處」字樣，並有日軍所書日文通告，語意不解。出東柵口沿煤屑路北行，直抵老三井後面浦東大道上沿路朝東，越六七里至高廟，此段情景冷落，行人稀少，因新駛公共汽車，路基不堅，凹陷不平，毀損頗多。高廟鎮上則情形熱鬧，因上川鐵道小火車已直達鎮站，南匯川沙居民大多以此爲出入樞紐，並有通往租界外灘之輪渡，往來載客，公共汽車亦往來行駛，水陸交通便利。

道傍電桿多被砍走。日軍陸戰隊之防守線，以此爲終點。由此沿鐵路朝東，離開市區，又爲另一環境，因時間關係，未能深進。歸途試搭公共汽車，車身震盪，頗爲所苦，故費資一角，至洋涇港七號

大橋，卽下車步行，橋堍有日軍之防禦工事，堆築甚爲堅固，內設探照燈、機關槍、步槍，均能望見，陸戰隊五、六名坐守於內，對行人不加注意。橋上瞭望兵二名，則東張西望，盡其職務。沿大道朝西，離開洋涇橋不遠，遙見四週農村，人煙冷落，十室九空，靠右手一面之電桿木，一直至其昌棧以西五六里範圍內，被人齊根砍去者，不可勝數，可見竊賊膽大，連電桿木亦敢砍下，當作柴賣。

橫架木板代替橋樑。久安公墓北首之六號橋，不知於何時拆斷，僅有板木橫架於上。藉資通行，橋塊亦有防禦物及探照燈等設備，日兵數名在內外防守，對行人亦不加搜查。其昌棧之姚家天主堂，懸有法旗，並未駐兵，其昌棧鎮上，因水陸交通恢復，亦有一部份市面，經楊家宅朝南至四號橋止，計自大道上自洋涇橋以西，共有防禦七八處，均無搜查之煩。記者至下午四時三刻，買棹西返。

(二十七年二月九日大美晨刊)

## 不盡人頭滾滾來

且澄

施行恐怖的对象。自從上海落入了敵人軍事勢力的控制，在魔爪直接威脅之下，所有上海過去一切公開具體的抗敵活動，不得不自動的消滅了下去。但內在的祕密的抗敵活動，亦就同時在艱苦困難中展開着。可是，敵人對於這點仍不會放鬆的，他們爲企畫澈底消滅上海市民的愛國情緒和抗敵意識，於是，他們便開始了殘酷的恐怖行動。最近三個月來，上海正被籠罩在這血腥的恐怖旋風中。

敵人在上海施行恐怖的對象，主要的包括了三方面，最初則以恫嚇信，綁架等方法，對留滬黨政有關人物加以威脅。次之是對我軍隊撤退後，奉命潛留在租界區內繼續執行任務的特務隊活動加以壓迫。在一個月前，我方特務人員在租界區的活動非常積極，尤其是對一般漢奸的活動，曾加以最嚴重的打擊。陸伯鴻，楊心謙的先後遭刺斃命，使上海偽組織未能順利實現。日本駐滬總領

岡本在西摩路一二八號住宅內的不斷發現炸彈，使敵人發生了嚴重的不安和恐慌。當時日方除由特務機關直接指使一般漢奸實行展開恐怖的軍事外，同時復以「準備直接行動」為恫嚇，脅制兩租界當局，進行肅清區內「抗日恐怖份子」的工作。在這一種策動之下，日方特務工作人員，會同租界警務當局，先後在租界區內逮捕的「抗日恐怖行動」嫌疑人員達一百三十餘人之多。同時，為敵方非法綁架赴虹口，被處最殘酷刑罰以致死的，先後亦達四十餘人。但這些被捕和直接為敵人慘殺的人員裏，除極少數外，大部份係屬無辜的市民，我軍事當局為體念一般民衆無故被累起見，特忍痛命令特務總隊淞滬特遣支隊自動撤離上海，臨走時曾發表長篇告上海市民書，說明此次撤離上海不得已的原因，并警告有漢奸行動者，謂該隊於必要時，仍將隨時來滬，繼續執行他們抗敵除奸的任務。

所謂正義團，淞滬特遣支隊雖然撤離了上海，但敵人方面的恐怖行動倒相反地更積極了。而他們行動的對象，亦已由黨政方面負責人和軍事行動者，而轉到手無寸鐵的文化人身上。同時，這亦說明着敵人對上海「潛在」抗日行動的壓制已由一般行動而深入到思想意識上去。最

近一個月來，以「正義團」爲名義的恐怖團體，他們行動的對象，主要是針對着上海幾家外商出版的華文報紙。一顆顆血淋淋的人頭出現，已有七顆之多，屍體到現在爲止，一個都未曾發現，所謂「正義團」的手法除掉搬運人頭之外，便是僱用江北籍小漢，奸擲炸彈。一個月來，新聞機關之被投彈的，計美商大美晚報二次，美商華美晚報三次，英商文匯報二次。三天以前，他們又把一隻齊腕斬下的人手，送給了華美晚報經理朱作同，另一隻切去了五指的手掌連手臂，送給了大美晚報的經理張似旭，另以三隻手指，分別送給了法租界警務處三個外籍高級警務負責人。

有計劃的指使。根據了被捕的「擲彈手」的供詞，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報，證明了最近在上海發展中的一切恐怖行動，完全是出於敵人有計劃的指使，總機關是設在北四川路的新亞酒店，這種恐怖團體的組織，最高指揮者是日本特務機關的支部長，收買了大批漢奸，任中下級的幹部，在特區裏的旅館、公寓，以及一切公共場合裏，都佈置着他們的線索網，過去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偵緝隊長的盧某，便是該恐怖組織實際行動部份的負責者。

過去已發現的許多人頭和手臂，調查結果都是由虹口方面搬運來的，他們不過是從已被他

們虐殺了的許多現成屍身上，把頭手部份支解下來，半夜裏運進特區嚇人。當然，在這階段裏，他們主要的目的尙僅在於「恫嚇」，然而他們的恐怖行動，決不就會止於「恫嚇」的。這幾天來，上海有許多被認為有「抗日」嫌疑的新聞記者和文化人，都接到了各種措詞可怕的恐嚇信，在家裏常發現「不速之客」的光臨，幾家比較大的印刷所如科學公司，國民印書局等，都已遭受了搜查，望平街著名的書報發行商人卜五洲，二日前亦經日方的要求被逮捕。卜五洲的被捕，日方的目的，是企圖在卜五洲的口供裏，獲得現在上海抗日出版物的主持人，印刷處等的真相，俾實行「一網打盡」的陰謀。這種種事實的發生，很明顯地暗示着：不久的將來，敵人更毒辣更殘酷的恐怖局面，即會在上海暴露出來。（二十七年三月八日新蜀報）



## 「恐怖」的上海

梅谷

大敵當前樣。這幾天的上海，天氣是非常涼快，可怕的疫癘也已衰退，人們都顯着欣慰悠閒之色。可是「八一三」週年已屆，一面聽說四郊的游擊隊和所謂「恐怖份子」準備屆時來一個總動員；而另一面租界與日軍當局鑒於過去「七七」週年那許多「恐怖」事件，於是特別的加緊防範起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大敵當前，準備廝殺一般。整個上海，充滿了「恐怖」氛圍。

其實所謂「恐怖」並不是說上海的居民又將遭到一次浩劫，那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也不是說愛國份子因租界和敵軍戒備的森嚴而恐懼，那也決不會有的事情；真真的恐怖，那是所謂中立者頒布的「緊急禁令」，逮捕所謂「恐怖份子」，不經合法的審訊，而將中國人的性命，非法的送交侵略者的劊子手中——租界違反了中立，人民失去了保障——那才是真真的恐怖呢！

移交愛國犯。「七七」事件，工部局將愛國犯移交日軍當局所引起中外輿論的憤懣，工部局反責難外商中國報紙代表上海三百萬餘人民來壓迫租界，並鼓動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的再演，那是不應該的；而且移解的人犯只有一名，事件也已過去，不必再這樣小題大做云云；其實所謂提出一九二五年的事件，那是英文密勒氏評論報的主張，認為工部局這種措施，不免有掀起一九二五年事件再演的可能性；而外商中國報紙卻反以極大的寬容，極力辯正中國人民決不會再蹈一九二五年事件的再演，而請求租界當局應該極力糾正措置的失當；至於所謂代表三百餘萬市民說話，那是一個報紙的言論所應負的責任。反正事件已成過去，這位愛國青年志士已遭日軍處以殘酷的死刑，（據日方同盟社消息）我們除對這位志士敬誌無限的敬禮和哀悼外，又有什麼話可說？在洋大人看來，事件已經過去，不必再這樣小題大做了！然而誰能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情呢？誰知道繼續不絕的在搜查逮捕愛國份子，又有誰知道不再移解給侵略者的劊子手呢？

幾樁痛心事。七月底因暗殺鄭月波范蒼生兩漢奸而遭逮捕的嫌疑犯二十餘名，雖然已有極少數聽說已經無罪開釋（然而究竟有沒有確實開釋也沒有正式宣佈），可是還有許多人呢？

既沒有根據臨時法院協定於二十四小時內移解法院審訊，也沒有依照協定於二十四小時釋放（假定無罪的話），大致還所謂無限期的羈押在捕房裏呢？（根據非常時期的緊急戒嚴令）餘案未了，新的案子又連續的發生了。

「七七」事件發生後，租界當局隨時都在搜捕愛國份子。本星期中又發生了幾樁令人痛心的事，就是公共租界捕房在某處逮獲兩位青年學生，據說這兩位青年學生的手裏，當時執有文卷一束，那是上海學生界救亡協會的文件，還有該會出版的刊物（禁售的）以及會員通訊錄等，捕房乃根據這通信錄，陸續又向各校捕去了許多青年學生，一共有二十八人，認為這樣人都是反日宣傳份子。這樣人的姓名外界都還不知道，更無法營救，這是多麼令人焦急的呀！

最近因有些學校向偽組織祕密登記，被學生反對，於是學校當局便把這些涉有「恐怖」嫌疑的青年，開除學籍，還利用某些無恥新聞記者，說是學校能開除學生，那是表示這學校辦理嚴格，是非營業為目的的學校可比。實在的，它想向偽組織登記，貪得「津貼」，自然不能不「嚴格」的開除被認為「恐怖」的學生，這些「恐怖」的青年，自然是「嚴格」的學校的一大障礙。

中國人心不會變的。「八一三」週年紀念日快到了，租界當局爲「防止刺激人心」便下令禁止報社在「八一三」前後的一星期內，登載有關於「八一三」的任何記載，及任何「刺激」的言論；一若中國人的愛國心都是報紙刺激的言論所激發的。中國人的愛國情緒，即使是由於報紙的言論所激發，那又何必斤斤於「八一三」前後的一星期呢？中國人心的昂張或麻痺，決不致因這一星期的時間會有所變異，這是很明顯的；不過報紙真的便就無聲無息地來度這神聖的「八一三」紀念日嗎？那是決不會有的事。

武裝兵營 侵略者在滬郊四週的「佔領區域」內，已於本月四日起就實行非常戒備，下午六時至天明五時不准行走，並不准在戶外乘涼，白天也須經嚴密的檢查，沒有「通行證」是絕對不得通過的。更增設防禦工事，增加部隊，嚴防游擊隊的襲擊。租界當局除將四郊交界處佈置鉛絲網，加派探捕保護外，公共租界警務處已會同各國駐軍及萬國商團，準備必要時全體出動，在八一三前後的兩星期施行特別戒備，如事實必要，上海將成爲「武裝兵營」。而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交界的愛多亞路福煦路等處各馬路口，並已佈置鉛絲網，只留一狹口，通過車輛，某些不重要的馬路，

根本就堵塞了。日來武裝的鐵甲車及紅色警備車，在各馬路飛奔巡邏。日軍並會同捕房在公共租界北區，挨戶搜查。侵略者更派遣大批特務人員及便衣偵探之類在租界上祕密活動。兩租界並令游戲娛樂場所停止營業三天。其緊張情形，不下於去年今日的戰事狀態。

目前的上海，已成了恐怖之窟。（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星島日報）

## 從上海到金山衛

沈學武

題解：本文約略介紹淪陷後的兩區域間的旅途見聞。

「金山衛」這牽動東戰線大局的海防要口，自去年十一月五日清晨淪入敵手到目前，已經整整四個半月了。淪陷後的金山衛，以及蘇浙邊境的實況，現在究竟怎樣？想是全國同胞所關懷的。因「星報」的使命，我特地冒險去跑了一趟，現在報告如下：

化裝的順民。把筆挺的西裝換上一襲半新半舊的棉襖，雪亮的皮鞋換上一雙布底朝靴，大帽也改換了瓜皮珊瑚帽，另外還上一件馬褂。鬍子早在半個月前留起來。爲的是我不得不搖身一變，變做敵人的「最理想的順民的姿態」。據說，在那邊，你決不能像一個軍人，或像一個學生；而我又決不像商人與農夫，我這樣的化裝是學像了一副「維持」會的小漢奸。據說，這樣以後，敵人才會

當你是「正人君子」而通行無阻。

浦東第一關，渡過「東昌渡」，方才七點鐘。那裏有敵人所設的登記處，每個要到浦東去的「順民」，絕對的要受檢查和登記。這是第一道關口，那些在敵人監督指揮下的漢奸，在一本冊子上，詳細的記載着這個渡客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住址、以及任務（？）等等一類，誰應答支吾些，便輕則批頰，重則吃槍柄子，更重則因為有「嫌疑」，而被帶進監牢去吃刑罰。這種情形下，最苦的是那些不識幾個字的工人和農民，祇要是年少力強的，他們會當是游擊隊而「立地正法」的。但我終於輕易地被放過了，並且那些敵人還在人潮中特地讓我先行登記。當我離開了這關口的時候，心裏在暗暗好笑。

脫帽與行禮。「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大道之行，四海兄弟；」「日支提攜，世界一統。」這是東昌路上的大標語。原來這裏正是「大道」叛逆的根據地，在一張張太陽下面繪着紅藍太極圖的黃底子的怪旗幟旁邊，貼滿了這類大標語。沿途敵軍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任何人經過，必須脫帽立正鞠躬。——小孩子也不能例外。我自然祇得暫時忍辱，也做了個行禮姿勢。經過一座橋，又是

敵兵，又是脫帽鞠躬。於是坐上了黃包車（二十里路，代價一元，）但當你遇見敵軍的時候，黃包車夫必須稍稍暫停一下，以等待「可否通過」的表示。

### 海軍管轄區

路東是禁地，「距東二千米，皇家海軍軍用場，禁止通行」沿途還有「皇家海軍少將×××」的「皇家陸軍中尉×××」的「征支犧牲墓」一塊塊木牌豎立着。

入楊思橋，轉三林塘，卻是所謂「海軍管轄區」有「宣撫班」有「巡邏隊」前者說是「安民」後者說是「除奸」但老百姓是不管這些的，他們正畏之如蛇蝎，但是敢怒而不敢言。

### 游擊之戰區

過了三林塘，再過去便是杜宅行，那段距離十二華里的小鄉鎮，分別了兩個世界。這邊是敵軍的勢力圈，那裏則已被認為「土匪出沒處」。實際上，我們義勇軍游擊隊常出沒於此，常使敵軍感到麻煩。在平時這裏真是十分「安靜」我們的游擊隊知道三林塘有敵人部隊，除相機襲擊以外，絕不衝到三林塘或楊思橋來，因為敵人的大本營即在於此。不能自取無謂之犧牲。但某次，他們為測驗敵人的實力，曾用一個偷營的方式解決了楊思橋敵人的機倉。而第二天，敵人立刻發動大隊人馬在敵機輔助之下，把杜家行毀成焦土。幸而老百姓們早經游擊隊送到另一處



安全地了，結果是傷亡了十幾位鬪士，和幾百間民房。而漢奸所組的維持會中的人，就此被敵人殺光了。據說是因爲他們沒有把「敵人」的蹤跡報告「皇軍」的緣故。

戰士之會見。我終於親自碰到了我們的英勇的隊伍。他們對於過往的人也盤查得很嚴密，因爲我的扮裝煞像維持會中人，他們中便有人錯當我是奸人，而請我走進一條小路上去，在野草叢生的墳腳邊，叫我停住了腳，托開雙手，由他們把我全身檢查了一過，又問了我許多話，才給准許我自由前進。但是，再走了一會，卻在路邊發現了一個我的朋友，×××君。他一邊驚奇，一邊快樂地抱住了我說了二句話：「你想不到吧？我在這裏當強盜！」

（編者誌：原通訊到這裏，還有一段極詳明的可感動的故事，可是，我不能公開在這裏了。）  
我家的悲慘。一直到金山嘴，沿途又曾經碰到好幾十次敵人，他們手裏提着雞和雞子，豬腿，牛腿，而碰着路過的同胞時，騷擾是無可避免的。

這裏是敵人上岸之處之一。老百姓和房子十九被毀。

第三天的早晨十點鐘，我已回到老家。家居然還有一半殘留着。母親已被敵兵打得奄奄垂死，

哥哥已經失蹤，一個嫂嫂和一個姪女則據鄰家的一個老人說，已在一月前投河而死。

我用眼淚來記住了的的悲慘的遭遇，我又用眼淚來矢誓我的復仇的決心。在我眼前現出一段明代英雄戚繼光氏抵禦倭寇的城牆來，但現在已破碎不堪了。低徊久之，我對我的老母說不了半句可以安慰她的話。

兩種人對立。這裏也有維持會，挨戶擄取。但這裏也有我們的游擊隊。在做壯烈的工作。原來在江浙邊區一帶，當我軍退却後，已有人嚴密組織游擊隊起來，每縣都有三千人以上。敵人的飛機大砲是轟不盡的，少數漢奸的操縱尤其是毫無效力的。

「大道」逆府的魔手也正在伸展。我們鄰省浙江的平湖，居然也有人扯起偽旗幟。

在金山衛戚家墩，敵人已建了一個最大的浮碼頭（不下虬江碼頭），作運輸敵兵上岸之用。這裏敵人規定要軍用票，違者槍決。至於敵人的部隊，則因不夠分配之故，除幾個大些市鎮有憲兵外，已不多見。

（編者按下文尚多，亦祇得從略。）（二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星報）

## 淪陷中的杭州

盛維棨

題解：世界上最有名的湖山，現在正遭受着最慘酷的暴遇，本文有沉痛的片段介紹。

### 殘殺的第一聲

杭州，那秀麗的湖山，那六橋烟柳，凡是旅行過杭州的人，該每個人都不會不依戀與追懷！如今，榴花紅似火，杜鵑聲聲啼喚，茉莉在那恬靜的住宅區人家莊園別墅的園子裏吐着清香的季節又來了，杭州，正是濃粧淡抹，青春活躍的時代，可是湖山之景物依舊，而人物已非過去的杭州，只能憑着我們的記憶去回想，杭州已淪陷在敵人的鐵蹄下將近半年了！

去年十月裏，敵人自從在金山衛登陸，東戰場的戰局，全般改觀，不久，戰爭的觸角就碰到了錢塘江，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軍撤退了保衛杭州最後的一道防線——臨平之後，二十四日的下午，敵人的騎兵一名，就由武林門直衝進杭城，這時候杭州已經成了一個死城，全城人家，已十室九空，延

齡路上，只有一個小雜貨鋪還半開着門，敵兵就在這裏下馬搜尋食物，間壁一家理髮店的老板，知道敵兵已經進城了，於是開門迎接，堆着滿面笑容，要帶領敵兵去找麵粉，可是話語未完，子彈已經由敵兵的手槍膛裏跑出來，結果了他的性命，這是敵人進入杭城殘殺的第一聲，而這亦是取媚於敵想做漢奸的下場的好榜樣，當晚，大隊的敵兵就在裝甲車的掩護下由武林門望江門進城，當夜也就開始了他的「焦土防禦」政策——焚燒，大火兩晝夜，省立圖書館，農業蠶桑學校，以及大世界附近和合橋，石板巷一帶民房均化灰燼，燒的最烈的，要推臨平七堡留下開口，南星橋，同杭富（陽路，杭餘（杭）路一帶，二十六日城裏發現我少數便衣隊，與敵發生猛烈巷戰，我便衣隊卒以少數制衆，斃敵二十餘，即安然退去。

傀儡的成立 二十七日起，傀儡的偽自治會即在敵軍的卵翼之下產生了，其組織如下，主持人爲謝逆虎丞，偽會長爲高逆復生，徵集科長王逆五權，救濟科長邵逆力更，宣傳科長程逆季英，建設科長胡逆預，財政科長汪逆嘉生，特務機關長高逆爾武，偽自治會第一件媚敵的事，就是強迫人民登記，登記時，每街每巷由一漢奸負責率領人民赴指定地點填寫登記表，此等漢奸，名爲市民代

表，而實則負監視該街該巷市民行動之責，登記表之格式，分姓名年齡職業數項外，尤注重於「市民將來之方針」一項，登記後，每人發給布條一方，行路時須佩帶左胸，市民迫於淫威之下，無不飲恨吞聲，偽自治會第二件事，就是把湖濱一帶如瀛洲旅館東方飯館等相繼開起妓院來，供敵奸淫強迫良家婦女去賣淫，現在妓館最多而亦最熱鬧的地方，要算拱宸橋了，該地日本妓院，朝鮮妓院都有，其中定價最低廉的，要推中國妓院，所有中國妓院裏被迫而賣淫的婦女，被大小漢奸，一層層的剝削，往往一天供幾個獸兵的奸污而得不着溫飽，每天都幽禁在屋子裏，不准出門一步，並且隨時會遭受着鞭撻，甚至於殘殺，這些可憐的女同胞，她們在那一批無恥的流氓漢奸向敵人搖尾乞憐之下而犧牲了，他們已經墮入無底的深淵，度着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非人生活。偽自治會的羣醜們，又怕敵人的飲食不適，於是又開起什麼「東洋料理店」來，把從前裏西湖的樓外樓菜館改名爲「樓外樓料理店」，馬路上的汽車，乘坐的除了少數的外僑外，就只有敵軍官，人力車敵兵坐了是不付錢的，而車捐偽自治會卻征得特別苛刻，公共汽車也有兩路開行，起點都是偽自治會的門前，（新民路中央銀行）一路開靈隱，一路開拱宸橋。

敵兵的橫行。我軍退出杭州時，電燈廠自來水廠均曾自動炸燬，現在偽自治會已把它修復，並且以二十萬元的代價把電廠押予敵軍司令部。開業的店鋪，都是些快要餓死的小夥計和一般無賴之地痞流氓所主持，以米店小吃館爲最多，湖濱迎紫路官巷口清河坊保佑坊一帶店面，仍是十九關着門，馬路上攤販多得無從統計，攤子上陳設的東西，多半是盜竊來的贓貨，敵兵只要歡喜高興，就任意拿去，攤販敢怒不敢言，於是只有向偽自治會交涉滋擾，偽自治會也是束手無策，除了每天徵收攤販捐而外，額外又強征大洋一角，送給敵憲兵部作爲經費，請求彈壓。敵憲兵部雖然也會敷衍了事，大出佈告，招募警察三百，維持秩序，可是應募者絕無一人，敵兵只要喜歡高興，還是一樣的搶劫，市面仍然通用我國法幣，不過須經敵憲兵部蓋戳方能使用。敵軍部雖會發行一種「軍用票」，一分十錢，五十錢，一元五元等，迫令市民通用，但暗地裏不但不流通，而且跌價，敵兵有幾次竟打開錫箔店的門，搜索大批冥票冥洋，強制使用。尤其是朝鮮兵，他們被敵人已經剝削得體無完膚，每天的身上，很少會有幾個銅子，走進小巷，只要有機可乘，總是路劫。居民沒有一天可以安穩的過着生活，敵軍成天成夜有要上門搜查盤問，如果看到婦女，那末強姦的事情就會發生了，馬路上行

走的人很少發現姑娘們和青年人，敵兵每天洗浴兩次，把店面鋪戶人家的門衝開來，貴重的傢具都搬運到上海去了，水缸則作浴缸用，有時竟迫令婦女一同裸體入浴。（五月十五日武漢日報）

## 今日的浙西

殷堯

題解：

浙西淪陷半年多了，敵人的殘暴也不知演出多少了，但是這淪陷的舊杭嘉湖三

府，像別處一樣，依舊是敵人的大陷穽呢！

### 焦土防禦

浙西淪陷已有半年多了，敵人唯一的本領——燒殺擄掠，姦淫，每一個市集或鄉村，都不能倖免，在這種暴行之中，所謂「焦土防禦」尤為慘烈，最重的當推三失三得的安吉，城內房屋未遭焚燬的，僅僅祇有二十餘棟，劫後情況，傷心慘目，其次是一度失守的孝豐，敵入前後七天的蹂躪，遠超過洪楊時代的災患，再次是長興，城區民房十九被燬，城外各村，亦不能免，其他各縣村鎮及鐵道公路線兩側民房草舍，大都被燬一空，斷垣殘壁，焦椽碎瓦，真是滿目瘡痍，至於殺人，單就長興一地言，被害的不下千人左右，其他各地統計起來，數目可驚，還有姦淫，對女人強迫獸行，固



無論矣。姦後慘殺的也比皆是，莫干山附近有一個教堂，被敵人闖了進去，把教堂九位教女都擄了去，雖然經該堂牧師的教涉，第二天放了回來，但已被糟蹋得憔悴不堪了，總之，野獸吃人的慘劇，凡是敵人盤踞的每一個角落裏，都在不斷的演出。

民族的自覺。戰區民衆大家感覺逃避做難民，流離失所，不是生路，偷生做順民，忍受痛苦更不是辦法，這時期祇有拚命掙扎，死裏求生，救國即是救己。基於這一種民族的自覺，大家都從迷夢中覺醒了過來，都起來執槍桿以衛家鄉，協助軍隊作戰，如報告敵情，擔任嚮導，破壞敵方交通等等，不論老幼，無分男女，莫不踴躍爭先，迅赴事功，浙西游擊隊之迭奏奇功，得力於民衆協助者，當不在少，而最近海鹽的澉浦角里堰等處民衆，自動募集米糧，粽子，雞蛋等物，運往海寧袁化等地慰勞我游擊部隊，更是浙西軍民密切聯絡的一個良好現象。

最近，杭州民衆更發動了一個拒用敵幣的偉大運動，縱在敵人和漢奸們要「依軍律嚴辦」甚至在「均處極刑」的苛政之下，杭州同胞還是堅決的拒用，大家都說：「日本鬼子殺得光杭州人兒嗎？」敵人着急了，壓迫着偽維持會想辦法，漢奸是熟透了杭鐵頭的心理的，知道衆怒難犯，不

敢獨行其非，祇好利用豬糞們所擺設的小攤，祕密約定，（一）使用敵幣以一月爲限，（二）八折計算，這種不是辦法的辦法，結果使敵幣流通更多窒礙，漢奸所辦的「新浙江日報」曾說：「……不但八折掉換，且有拒絕使用者……雖經「自治會」一再布告，一如往昔……」隔了幾天，漢奸報又刊登了一條新聞，說「前（三）日下午，親見聯橋一直至艮山門止，約三里之遙，米攤四五十鋪，全體聯絡操縱，杭市無正式米店門市，全市民大半向該處購買，於前日起，該處各米攤集團聯絡，初則藏匿不售，繼則軍用票暨日本銀票每石十五元，不標示價目，暗盤操縱，中國票定十元八角，每斗價目，相去四角二分之鉅，查該處一帶賣買，見軍用票不售不找，否則軍票七折，風潮釀成極大……」在這條新聞裏充分暴露出敵人及漢奸們的不安狀態，杭州原在動蕩中，現在更是混亂了。

民衆決難征服。不但杭州是很混亂，其他浙西被佔各地，亦復如是，這一嚴重的威脅，給予敵人的打擊，是恐懼是彷徨，敵人縱然狡猾，縱然會威迫利誘，或甚至以恐怖手段相恫嚇，但我們相信淪陷區內的民衆，意志如鐵一樣的堅硬，決不會被敵人征服的。

現在的浙西，如一個鐵圈，也像一個大陷穿，敵人的泥足陷入以後，已進退失據，欲拔不能，杭嘉

湖舊府屬共二十縣一市，被敵佔領的有十二縣半一市，自從我們的游擊隊二月間北渡錢江，展開英勇壯烈的戰鬥以來，每一條公路的，每一點，時常遭我掘毀，各處河道，亦用木椿遮斷航路，阻止敵艇通過，並派部隊越過鐵道線，控制滬杭路兩側，不時予以破壞，被敵佔領的大小市鎮村落，被我襲擊或殲滅的更紀不勝紀，綜計四個月來的戰績，給予敵人的所謂「江南掃蕩計劃」以致命的打擊，敵軍為減少威脅阻我部隊繼續渡江，在沿江地帶，嚴密戒備，但江岸綿長，我軍隨處可以登陸，直到現在，聚師益衆，加以地方游擊隊盪起，聲勢更為浩大，自××以迄××已為我游擊部隊堅固不拔的根據地，迨上月十五日收復海鹽後，戰局更有新的發展。

由於這些中小據點時常被我攻擊，和交通線的迭遭破壞，敵人所受的損失，是難以估計，同時因為敵侵華兵力的薄弱，和浙西是敵人支力量場的緣故，敵人配備的兵力不厚，統計被佔區域，左起嘉善，右達長興，中迄富陽這三角地帶內敵兵不足三萬，支配這樣長的防線，祇有縮短警戒線，從前是保持「線」，現在祇能守着「點」，而變成了零星的斷落的幾個死的據點，它的價值，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來說，都是味同鷄肋毫無意義的了。

泥足愈陷愈深。我們掃蕩小股敵人的計劃既已完成，孤立大股敵人的任務亦已達到，因此我們的部隊更較前活躍，縱橫浙西，馳騁掃蕩，所向披靡，屢建奇功，敵人夜不安枕，竟虛張聲勢，故作疑兵，在來往的軍車上，有以木偶假裝軍士，或紮草人懸掛車上，山頭城牆上的蠢舉，其他如經過鄉鎮，必以華語問「支那兵」，平湖的民衆因誤聽爲「芝蔴餅」，回答說「有」，竟遭浩劫，附近各村都被焚燬，民衆都被殺害，再如敵人士氣消沉因厭戰而自殺的，在杭州、瓶窰、臨平、海寧、餘杭……等地先後發生多起，不自殺的也充分暴露畏戰心理，如崇德敵人曾畫了一張畫給我們的民衆看，圖上畫着一個大圓圈，圈內寫「大日本」三字，圈外寫滿中國游擊隊字樣，意思是說已被我重重包圍了。

從上面的各種事實看來，證明敵人的泥足在浙西是愈陷愈深，而終將活活的埋葬在這大陷穿裏。

軍民合作，把敵人的「後方」變成他們的「前方」，以及在敵人的佔領區域內，摧毀傀儡組織，樹立我們的政權，這是一件極關重要而有意義的事，當局有見及此，特委定嘉興、杭、縣、海寧、海

鹽平湖等五縣縣長，辦理戰區工作，五位縣長都已先後率領員警渡江履新，策劃收復失地及發動民衆武力，浙江省戰時工作人員訓練團也派了團員，到戰區裏從事救亡工作，第三區專員公署戰地視察團一行十一位同志，最近亦由紹興出發，在浙西戰地盤桓了半個多月，來回於敵人的夾縫中，出入於敵人所留下的殘垣斷壁及滿堆的瓦礫之間，該團除了主要的視察任務外，並代表政府在海鹽、銀觀音橋、新篁、莊史、鳳啣橋、餘賢埭、袁化等地發放賑款四千九百二十三元，雖然戰區民衆的生活是非常艱苦，僅僅發了這一點點的賑款，是無濟於事的，但也足表示政府對於戰區民衆是很關懷着的，該團此次所經各地，民氣均異常奮發，對於軍隊，亦有良好印象，可說軍民已打成一片，這一種偉大的民力，已奠定了收復浙西的基礎。

總之今日浙西，遍地烽火，每一角落裏，無分晝夜正展開着廣大的游擊戰，這戰略非但足以因敵，且對於策應主力戰鬪是有着偉大的功效的。現在我們可以說，在軍民合作抗敵下之未來的浙西，就是敵人葬身的場地。（二十七年七月四日掃蕩報）

## 揮淚話金門

正安

題解：金門雖是暫時先陷了，但那些壯丁隊的英勇犧牲，實已奠定他日收復的基礎。

開槍警告。廈門，一向是被認為特殊的地方，日台浪人的世界。自經中日局勢驟變，日台僑撤退，國軍進駐廈門後，這裏已不是從前妖魔橫行的時代了。

敵人的垂涎廈門，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看它在廈積年的經營，就可以知道它底企圖了。廈門港灣優良，容納得下大量的軍艦。南昌、杭州、廣州、離廈門都不怎樣遠，空軍去襲擊這些地方，都要比從台灣起飛來得方便。同時取得廈門之後，和台灣可以結成一線，對於進攻華南，格外來得有力。所以它在廈門的佈置，是煞費苦心的。但是這多年的苦心，卻因為這次的不宣而戰而拱手相讓，當然他們是不會甘心的。日領高橋茂臨別談話，曾說三個月後再會；他們戀戀不肯捨掉廈門，於此

可見。只因爲上海華北戰事吃緊，雖然它企圖佔廈門之心甚切，終於不得不暫時擱下。

果然在九月三日那天，敵艦敵機先後光顧廈門。廈門的民衆，一直是過慣了特殊的生活，這一次突變，當然只會增加它們的恐慌。所以在當時的人心都很浮動，大小商店，實行閉市，搬家的更滿路皆是。後來經過軍政當局的努力，總算勉強平定下去。不想正在要恢復常態的現在，又爆發了這次的金門事件。

金門是廈門附近的一個小島，週圍有三十多里，居民殷富，因爲是僑胞的故鄉，從廈門到金門，差不多有十三多海里。小輪船走起來，只不過兩小時便可到達。這裏是從各地到廈門的必經的航路。十月二十四日晨八時，停在金門附近的敵艦，派出水兵二十餘名，分乘五船，至金門後埔碼頭一帶海面，測量港灣，駐在那地壯丁隊，看到這種情狀，即向前制止；因爲善意的勸告，沒有效力，便實行開槍警告。水兵們全係徒手，當即倉皇間駕船逃逸。

經過了這種事實，敵人當然不會寂然無聲的，果然在二十五日那天，金門附近陸續的到了敵艦十一隻，當中還有一隻航空母艦，明顯地看出它是要採取積極的報復的手段了。

最後一滴血。二十六日早晨三時，住在廈門的人們，就聽到砲聲隆隆在響。自從「九三」以後，砲聲爲人所習慣了，所以當時並不覺到怎樣有異。那知道這就是金門脫離中華民國版圖的時候！敵艦五艘，率領着小砲艦三艘，駛近金門後埔水頭古坑等鄉海面。那時天方黎明，他們便先用探海燈向岸上照射，繼即發砲射擊。駐在金門擔任拱衛責任的，並沒有正式軍隊，防務建設，當然更談不到。這時負抵抗責任的，便輪到縣府保安隊和壯丁隊了。他們在守土有職的任務下，卻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雙方激戰，近一小時，敵艦環攻，開砲達四五十發。敵機又起飛助戰。在這種戰爭情勢下，我方犧牲的重大，是可以想見的。我方壯丁隊，不過並未因此而自餒，他們仍在竭他們最後的一滴血，來爲我們的國土爭光。卒至到了基本幹部百餘名，全數壯烈犧牲在敵人砲火之下，敵艇二三十艘，才踏入我們的國土——金門。在這裏，我要特地大聲疾呼，民衆的自衛武裝，同樣是保我國土的力量，我們不能因爲金門的失陷，而認爲是民衆武裝的失敗。當時的情況，可惜太紛亂了，不然的話，我想可歌可泣的壯烈犧牲的史跡，傳播到每個同胞的，一定要比現在我們聽到的詳細得多了。

海盜行爲

當壯丁隊抵抗的時候，因爲他們的器械，都是腐舊的，所以作戰不久，槍管就灼熱



了，甚至有五指被灼斷的。但是他們仍沒有一人退後，卒至全部忠勇就義。這種壯烈情形，可與南口、寶山等役，同樣地永垂萬古而不朽。我方犧牲，固然如此重大，而敵軍受到的打擊，也比例地增加。所以在登上金門之後，便極端痛恨壯丁，按戶抄索，遇有着軍訓制服，以及中山裝的人，一律給以槍斃。金銀財貨，米麪汽油，均搜劫一空。對於婦女，更竭盡侮辱的能事。在島上蹂躪還不足，整批的青年婦女，還要被獸兵帶回船上，姦淫作樂。愛國青年，公務人員，都是它最痛恨的人，連幼童都要受屍解的慘刑。總之，它在金門是竭盡屠殺的能事，已超過兩國交戰的正當行爲，而成了海盜行爲。我們對於強盜的辦法，只有剿的一途，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

敵軍登陸，係分隊進行搜索，在金門做醫生未撤退的台民，以及從前曾在金門開店的台灣人，現在都變成嚮導了。在向瓊林盤山各鄉前進時，上面並以飛機輔助，散發謊認傳單。金門民衆，連日從西園官漁等地，駕帆船逃至蓮河，轉入內地的，絡繹不絕。逃出虎口的被難同胞，那種悽慘狀況，不是簡單的幾句，可以敘述得完。不過由於事實的教訓，都切齒地痛恨倭寇的無人道，無理性，任意屠殺，任意姦淫，任意搜括，幻想着金錢可以買命的人們，該知道有所警惕了！

澄清吏治的必要

金門縣長鄺漢，自從「九三」敵機敵艦騷擾廈市後，即四處躲避，沒有一天在縣府辦公。月前復封金星輪，在船內辦公，以備事急時易於逃脫。同時封民用帆船兩艘，用以代替金星輪，來往金廈。一方又收集民間槍械，縣府人員，保安隊，衛警，以及火夫，均一人數槍，民衆稍有違犯，則指爲漢奸，拘捕逮禁，而真漢奸反得逍遙法外。此次台醫之引導日兵屠劫，即其明證。而民間武力，均被繳除，致倭寇來襲時，民衆不能起而參加抗戰。當敵艦大砲轟擊時，縣長乃急率縣府人員，由保安隊護衛，乘金星輪逃逸。民衆有攀輪求載者，衛警竟以槍威嚇。這是一個金門逃廈被難同胞的話，登載於二十九日本市星光日報上。從這段談話上，我們感到在抗戰期中，澄清吏治，是一個如何重要的事！因爲我們這次抗戰，是動員全民衆，要全民衆動員起來，首先就要地方當局，對於民衆的認識，有一澈底的新觀念。過去的怕民衆起來，壓民衆下去，爲自己打算，爲地位着想，這樣腐敗的官僚主義，無論如何，是不容它存在。它的存在，就是中華民族解放的障礙。就拿金門這事來講，在敵艦測量不遂被擊走後，就應該提防敵人的再來，事前既沒有一點準備，事發又不能竭所有的武力，發動全島民衆抗戰，任令勢力單薄的壯丁隊，和一部的保安隊抵抗，致敵人易於得手，而廈泉等地

軍隊，援救不及！因此澄清吏治，加強民衆武裝抗戰力量，實是刻不容緩的事。

金門失陷以後，金門失陷後，敵艦又增加到二十三艘，分佈廈金海面。二十八日晨九時許，曾有四艘開向廈門砲台方面而來，有進襲模樣，在遠處開砲四發，未有命中，即行退去。十一時許，又逡巡前來，仍向砲台開砲數發。砲台因伺敵艦駛近，當亦開砲還擊，敵艦當即又行退出。同日七時許，敵機掩護敵艦，向我烈嶼開始襲擊行動。敵機散發傳單，敵艦砲轟，連發四砲，青岐水警隊即開槍還擊，敵艦即轉向青岐開砲五響。至九時十分，敵艦放下小艇，載賊兵約三百人，由羅厝鞍登陸，佔我烈嶼。其登陸時，由漢奸洪清其、洪大山、兄弟二人及許廷等領路（這三位都是在金門行醫的），登陸後便用飛機騰空離地二三丈，散發傳單，一面貼出「安定人心告示」，並在羅厝鞍上破宮廟中演講，強拉鄉民往聽。鄉民畏之如蛇蝎，都紛紛逃避。我們知道金門是在廈門港口，烈嶼是和廈門市、禾山區隔海相對，在這兩重威脅下的廈門動態，是值得注意的；它已由後方的地位，二變而成爲國防的最前線了……（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大公報）

## 廈門在戰鬪中

趙家欣

懸解：淪陷的僅是廈門的土地，同胞的心還是在祖國方面，不會失去的。

獎金五百萬元。廈門，這東方的瑞士，閩南的門戶，敵人的鐵蹄踏上它的心胸，於今已整整兩月半了！

七十多天來，廈門並不會死亡，廈門還在不斷地戰鬪，不願做奴隸，不願做順民的廈門同胞，雖然已逃出了十分之九以上，那些來不及撤退，退入山谷中的戰士們，還在不屈不撓的，予敵人以致命的突擊，當然的，沒有接濟，沒有後援，決當不起猛烈砲火的壓迫，可是，英勇的戰士們已把生命交付給國家民族，在索取敵人相當代價後，死是多麼光榮的一個字，鷺江島上，國魂在長嘯，每個戰士帶着忠貞的靈魂，不保衛祖國，保衛家鄉而犧牲！

在深夜，在晨曦，島上的每一角落，一陣陣猛烈機關槍聲和密集的步槍聲，隨着風飄進鼓浪嶼同胞的耳朵，這聲音，興奮了許多人，警醒着許多人，淪陷的僅僅是廈門的土地，同胞們的心是不會淪陷的！

在鼓浪嶼在香港，在南洋，在閩南內地，在敵人鐵蹄蹂躪下的廈門，無數的心期望着反攻廈門，收復廈門的消息。無數人的記憶停留在這可愛的土地。敵機在閩南撒放傳單，煽動華僑不要信任政府，要和已經佔領廈門的他們這些魔鬼合作，可是華僑方面有這麼一個決定：

「誰收復廈門，獎金五百萬元。」

消滅乾淨。一個月前，敵軍從禾山高崎渡海進犯集美，一陣猛烈砲火的掩護下，兩三百個敵兵得意洋洋地登陸了，我們的駐軍不動聲色，等候他們深入後聚殲，敵軍以為砲火已消滅了這岸上的守衛者，放心前進，誰知道，一聲喊，英勇的國軍四面八方包抄來，兩三百名敵軍，很快就消滅了，高崎岸上的敵軍，從望遠鏡裏瞧到對岸上一面膏藥旗在飄揚。以為他們的先頭部隊已經佔領了集美，於是小艇又載過來兩三百名敵兵，等他們登岸，又如法炮製，消滅一個乾淨。我們的軍隊，乘勝

反攻，在高崎岸邊，展開了英勇壯烈的鬪爭，終於敵人的援軍趕到，在猛烈的砲火下，祇得退回原陣地來。敵人的血染紅了集美的土地，這一役，消耗了敵人大量的砲火和軍隊，雖然不會把廈門克服過來，已夠令敵人聞風喪膽了！

一月來，廈門沿岸，不斷有戰事發生。一般人的估計，廈門這孤島，很難展開有利我方的戰鬪，爲了缺乏接濟，游擊隊根本不能在島上長久支持，海上的突擊，更談不到。事實上這估計是錯誤的，一月來，廈門的沿岸，水上游擊隊和敵軍展開好幾次的鬪爭，現在還在不斷戰鬪中，外強中乾的敵人，已感到疲於奔命了。

展開游擊戰。廈門的碼頭，一向是歸同安三大姓所把持的，所謂三大姓就是石滯吳，丙州陳，後寨紀，數十年來，他們相沿操縱廈門海面上的勢力，在宗族觀念和生、活、利、害關係之下，他們團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集團，近年來，橫行廈門的台灣浪人，碰到三大姓多少便要吃點虧，他們雖然都是老粗，腦袋裏却都充滿正義和愛國思想，因此，台灣人和三大姓結下了極深的仇恨。敵人的鐵蹄踏上廈門島，去年撤退的日台浪人，如蟻赴羶地跟着來了，在這兒的世界裏，浪人們耀武揚威地欺

侮着這淪陷的土地的同胞，爲了不堪壓迫，爲了收復失地，同時爲了生活，生活在廈門海中的人們，利用港灣的熟識，利用原有的小舟，在廈門沿岸，展開了英勇的游擊戰爭，不斷予敵人以致命的襲擊。

在同安，三大姓是有名的強悍，以往不斷的械鬪，使他們積聚許多的軍械，如今，他們是團結一致對外了，停止私鬪槍桿兒朝準着一個敵人，這是多麼英勇多麼有意義的鬪爭！

廈門島上，駐防的敵軍非常空虛，一個日本人，配合一個朝鮮人，一個台灣人，一個東北人，一個金門人，真正的日本兵，在集美岸上死了五六百，現在廈門島上僅是這些雜色軍，短鬍子鴨母脚的倭箇子已很少看到。

民衆要收復廈門，南澳的收復，於敵我兩方都是一個重大的刺激，南澳可收復，難道廈門就不能收復？這使我們更加深了自信和決心，敵人也因此而更感到恐慌，收復南澳的是自衛團，勇敢善戰的三大姓的戰鬪刀并不下於普通的民間武力，因此，三大姓收復廈門也是很有可能的事，這刺激，更興奮了這些戰士的心，爲了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爲了收復失地，保衛家鄉，這戰鬪，是四萬

萬五千萬同胞所歌頌的。是全世界人道正義所讚美的，也是我們英勇戰士認為最光榮最壯烈的舉動。

最近聽說三大姓曾一度從集美渡海打到禾山，從高崎登陸，佔據禾山的大部份，在廣闊的田野，展開了血的鬪爭，迫近市區時，鼓浪嶼同胞會不斷地聽到卜卜的槍聲，槍聲裏面有着無限的希望，有一天，敵人將在這槍聲裏滾出廈門的土地！

集美和高崎，僅僅是一段短短的水程，形勢是有利於我們的，在黑夜，在晨曦，我們的戰士不斷出擊，海中，他們和自己的家一樣的熟識，從禾山至船塢，這一段長長的海岸線，都是戰士們的突擊地段，島上敵軍，一刻也不能安寧。

廈門沒有淪陷，廈門還在戰鬪中！（七，二十七於閩南）（二十七年八月八日星島日報）



## 南澳失陷與收復

題解：華南重鎮的南澳是如何失陷以及如何收復的經過，本文有具體的介紹。

「守金陵不守淮泗，則長江失險，守雷廉不守南澳，則門庭受寇。」遠在明清，南澳已被視為漳潮的淮泗，南澳因為在東經一百十六度四十二分至五十五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二分至二十八分之間，正是閩粵海防要隘，它在驚濤駭浪中，屹立控制着那最險要形勢，自台灣澎湖相繼淪陷後，孤島益陷於孤立，單憑陸軍力量，欲保衛這孤懸海心島嶼，欲抵抗海陸空大軍來犯的日本強盜，那是萬萬分困難的，然而在廣東精神照耀之下，不但可攻，而且能守，征伐隊伍的前驅，竟是兵器陳舊的民軍——自衛團，因此這次規復南澳，人心的興奮，敵國的震驚，（指揮寇澳之敵曾大熊被召申斥）國際視聽為之駭異而好轉，都非偶然的事實，昭示廣東民衆的確示不可侮。

不幸的朕兆。南澳是一個山多田少的島縣，隆澳、青澳、雲澳、深澳四區，縱橫共百八十里，都是長峯山脈的領域，三萬三千餘人口中十之八是漁業，近年失業漁民的激增，發現了很多被日人僱到台灣去，這正是敵人政治侵略的前奏，最近的過去，動的潮汕民衆，是逐漸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然而「化外之域」之南澳在人們發覺觀念錯誤，轉移視線的時候已是太遲了，「南澳海盜會」伯崇餘孽，受敵利用潛入活動……的噩耗，已經傳出來，這正是不幸的朕兆。

失陷的經過。是六月的二十一夜天快破曉了，但還是黑漆漆的，當朦朧的天空，懸着百數十顆照明彈，隆隆的砲聲，向這沉寂的孤島噴射的時候，縣長林捷之和守軍羅靜濤部才有點着慌。東方肚白了，天空上滿佈機影，彈聲震耳，在海陸空軍掩護下，敵兵三百餘，雖然在隆澳登了陸，仍未敢遽進，但當時守軍辦完了「抗戰」的任務，羅營長率部安全退饒平之黃岡，縣長林捷之間道出走，南澳就這麼淪於敵手。直至羅靜濤棄市，林捷之扣留查辦，潮汕人——尤其是呻吟於敵鐵蹄之下之南澳人，尙未平其氣憤於萬一，除了守軍抗戰不澈底以外，還有南澳土匪爲前驅，受僱赴台之漁民作引導，這都是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前車可鑑，我們今後動員民衆，對蘊藏着的武裝綠林力量，

是不應漠視的，關於沿海漁民生活痛苦的解除，亦爲抗戰期間急不容緩之舉。

「順民」的慘痛。敵兵登陸，全島頓成魑魅世界，男孩一批批的拐上敵艦，敵兵白天發洩獸慾還未足，在「利便檢查夜不閉戶」的偽令下，老婦少女慘遭毒淫，壯丁橫遭殺戮的不可統計。白骨遍野，腥臭薰天，南澳人至此才知道連淪爲順民，苟安活下去，日本強盜亦不容許的。敵人的姦淫殺掠一天一天的變本加厲，南澳人亦一天一天的猛醒起來，未及一週，民軍蜂起，除了土槍之外，鐮刀犁耙都成爲殺敵的武器，這廣泛無涯的力量，曾給予敵人以極嚴重的打擊。當鐵蹄踏及深澳區，深澳的老朽紳耆，曾演出一套「郊外犒軍」的怪劇，滿以爲從此低首下心，快快活活做「順民」了，可是敵營紮了起來了，兵力亦由深澳移到這裏來，殺掠姦淫的恐怖事件，跟着一幕一幕排演出來，結果，深澳因游擊隊活躍而暫安定，深澳恰正是「引狼入室」作繭自縛。

規復的捷音。正當敵人在那兒計劃築機場，建碼頭，經營海空軍據點和偽南澳維持會一羣無恥傀儡粉墨登場的時候，我們潮汕防軍師長黃濤將軍，費了半月的策劃和配備，決定了整個規復南澳的計劃，爲了熟識水道和方言的便利，先頭部隊是潮汕自衛團洪之政大隊，七月十一日夜，

悄悄鼓漿掠過了澄鏡海面的敵艦，穿過了南澳島週圍的艦艙，敵人做夢亦想不到我們的部隊會這樣神勇，偷渡三十餘里的行程的，在南澳的東北部深澳登了岸，在長峯山洞裏埋伏了一整日，第二天的午夜不動聲息的，向敵營夜襲兩個鐘頭，完成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任務，沐猴而冠的傀儡一網成擒，鐵索郎當隨着凱旋的隊伍，聽候國法的處置。十三、四、五等夜，我們的正規軍，配合自衛團□□□人，繼續渡海，正值星稀月亮，不幸被敵艦發覺了，但在探照燈和雨落般的砲彈威脅下，我們的神勇隊伍，仍然奮勇前進，安然渡過海峽，爬上南澳山麓，「南澳完全收復，殲敵數百」□□□軍任守備司令「洪之政擢升縣長……佈防安民，儲積彈糧，準備固守」。「僞傀儡董麒麟伏法」十六日下午，這捷音傳遍了全潮汕全中國，汕頭的砲仗聲，雷動了一整夜。

血賬又一頁。當日本強盜唇焦舌爛，正以佔領南澳的光榮，在欺騙國內民衆和誇張於國際的當兒，南澳之被我軍克復，那是何等「丟臉」的事。於是破旂殘鼓，重整起來，再向這兒來一回維持「皇軍面子」的爭奪戰，但我們的忠勇守軍，亦期待着有這麼一個機會來完成消耗戰的使命，雖然孤島是難固守的，自十九日起，敵人以十倍於我的兵力，猛烈進攻，海外敵艦，層層圍住，獸機竟

日向這不設防的城鎮轟炸，然而我孤軍紮硬寨打死仗，迄二十六日止，消耗了敵艦數萬發的砲彈，殲滅了敵寇數百，孤島的青天白日旗依然飄揚，日本強盜老羞成怒了，南澳整天被排砲猛轟和敵機狂炸着，瀕海的隆澳市，被投下燒夷彈逾百枚，三日火焰未熄，哭聲震天，在汕饒的高處，可瞧見那兒的濃煙蔽天，隆澳逾萬民房，現在已成一片焦土，無辜平民死傷逾數千人，這浩劫這血賬我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 壯烈的戰蹟

二十七日，我陣地和防禦工事被燬，但絕無一兵一卒渡海後撤，爲着保全實力

抗戰到底，主力移入腹地，發揮游擊戰，給予暴敵嚴重的打擊，長峯山脈，龍頭山麓均爲我們機動隊伍的駐紮地，鬧得敵人坐臥不安，白天侷促於沿海平原，夜則跑回艦上，直至現在，南澳腹地，仍然在我英勇部隊手裏。殲滅我軍的計劃，敵人知道是失敗了，於是敵艦開始把孤島圍困着，企圖使我軍援絕糧盡。七月末日起，那兒糧彈已陷入萬分缺乏，芋羹果腹，地瓜糊口，每日一餐，我英勇的戰士，雖飢腸轆轆，但軍心仍然盛旺，抗戰陣容毫不動搖，到目前關於接濟彈糧的問題，我們也可以有相當的辦法了。直到今日——八月二日，南澳孤軍已苦戰半月了，這半月來雖然有不少的英勇戰士爲

捍衛國土而壯烈犧牲，但敵人已因此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使敵人認識寸土之不易得，廣東民氣之不可侮，我們英勇的守土孤軍，是以血與肉來鞏衛我們的南澳的。（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武漢日報）